

MAKESIZHUYI YU XIANSHI YANJIU CONG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

# 俄国民粹主义 再认识

夏银平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研究  
加入WTO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  
现代科技革命与广东小康之路  
国外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货币合作研究——性质、意义与理论基础  
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  
评价的认识本质和真理性——刘易斯价值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矛盾观的演变  
德育功能论  
心理治疗方法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学谦  
封面设计：方竹  
责任校对：陈霞  
责任技编：黄少伟

ISBN 7-306-02585-6



9 787306 025852 >

ISBN 7-306-02585-6  
D·264 定价：15.00元

中山大学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

# 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

夏银平 著



2095-12/16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夏银平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

ISBN 7-306-02585-6

I. 俄… II. 夏… III. 民粹派—研究—俄罗斯 IV. D0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118 号

---

责任编辑: 刘学谦

封面设计: 方竹

责任校对: 陈霞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 510275

传真: (020) 84036565

印刷者: 广州番禺市桥印刷厂

经销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格: 850mm × 1168mm 1/32 7.75 印张 1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总序

---

21 世纪的来临，不仅是时间维度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迁。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高歌猛进，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力化，也使社会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历史已经昭示大转变的必然，也意味着人类又一次抵达社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这对中国来讲，也必然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风险的矛盾、发展与稳定的冲突并存的时代。如何在新世纪中更好、更快、更协调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需要我们坚定的信心、拼搏的勇气，而且更需要科学的理论、高超的智慧，以使我们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世界的变化，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式；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探求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指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方法来接受的，这使屈辱、贫弱的中国大踏步地进入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变革时期，并进入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制度才能代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又是吸取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创立的，这又说明它属于全人类。马克思主义创立于 19 世纪，但它思想的闪电和雷鸣照亮和震动了 20 世纪，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并依然照亮了 21 世纪的天空和发展的征程。英国广播公司（BBC）于 1999 年秋天，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上经过反复评选，最后确定马克思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这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超越时代、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体现。面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它的理论与智慧；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对时代与现实的研究而与时俱进，因而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更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研究。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回到马克思，走进恩格斯，全面研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并借助于新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基本观点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以在纷繁复杂的困惑与矛盾面前读懂这个时代；在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冲突面前理解这个世界与中国；在绵延恢宏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把握其精华，以使它走向现代化；并对形形色色的西方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借鉴和扬弃。在新世纪中，我们还要加强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健康心理的教育与培养，以利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依托中山大学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编撰了这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丛书的宗旨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结合、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注重在西方与国外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求和挖掘思想资源，以开阔视野，回答问题，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正是根据以上宗旨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它们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色、价值和意义；研究了中国加入 WTO 后，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要素的影响与对策；考量了现代科技革命促使广东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生活方式变化、农村城市化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西方与国外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矛盾观的演变，以从它们中挖掘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资源。丛书还探讨了在新世纪中如何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健康心理素质教育的新问题。丛书既有教育部、广东省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又有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们都为其付出了自己很多的心血，并力求有所创新。当然，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有限，这些研究成果难免存在不足，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我们深入地学习、探讨和深化。我们愿意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求教，以努力提高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6月

## 前 言

---

俄国民粹主义在 19 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们独特的社会历史哲学理论开创了俄国革命的先河。俄国民粹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第一批传播者，他们提出了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然而，这一学派无论是在俄国历史上的哲学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重新研究民粹主义的理论，无论对于国内历史哲学的研究，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的研究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19 世纪的俄国处于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摆在每个思想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从 19 世纪开始到今天，俄国的统治者和革命者都始终在探索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们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首先，本书从分析、研究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和宗教语境出发，进而深入研究它的历史哲学理论，尤其是几乎被历史遗忘的非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历史哲学理论；同时，运用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揭示了民粹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形成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说明了俄国民粹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其历史哲学理论的当代价值。

俄国民粹主义历史哲学作为 19 世纪对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的显学，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俄国当时所处的时代。在源的探索中，本书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起源作了分析，论证了俄国的文化土壤是产生该理论的基础，尤其揭示出东正教对该理论的巨大影响。本书在对民粹主义的理论特点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民粹主义与东正教不仅外在形似，而且完全具备东正教的某些精髓。民粹主义与东正教有着特殊的联系，实质上，它就是宗教的世俗形式。

其次，本书重点研究了民粹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本书的最大尝试是把民粹主义思想家中最经典的、影响时间最长的、保守的或者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冲击了某些传统理论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评价；分析了该理论中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基石——村社。作者认为，俄国民粹主义者对村社的理解有其合理之处，他们并不把村社本身当作社会主义，在指出村社有其落后的一面时，坚信可以利用它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由此看出该理论与斯拉夫主义的差别。在革命的主体问题上，作者分析了“农民主体观”。民粹主义认为农民是俄国革命的主体，该观点的形成受到俄国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本书提出俄国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也可以成为历史主体的观点。作者认为，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其实是在认识论领域内提出的，这一理论强调了认识中主体的在场。本书分析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米海洛夫斯基和拉甫洛夫等思想家的“进步观”，从中剥离出了一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可能被我们所忽视的至今仍然有价值的观点。

再次，作者用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学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间接得到的，因此这一了解未必全面。本书重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希望对民粹主义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作者

指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启发而形成，马克思也给予民粹主义以巨大的影响。针对有些学者认为在俄国“跨越”问题上，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对立，本书用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事实说明，他们对该问题看法本质上一致。本书还揭示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革命的需要，列宁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的十月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相似性。

最后，本文重估了民粹派的当代价值。民粹派不仅在俄国开了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先河，而且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其批判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值得当代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所借鉴。民粹派们最感动世界的是其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虽然历史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但是他们的献身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抗争。同时，他们同情农民，理解农民的苦难，尊重个体，深刻理解社会进步的内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 目 录

---

绪言 .....	1
第一章 俄国民粹主义概观 .....	13
第一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概念 .....	13
第二节 到民间去——自由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 .....	16
第二章 俄国民粹主义背景文化 .....	22
第一节 社会文化的孕育 .....	23
一、西风东渐 .....	23
二、18—19世纪俄国社会运动 .....	25
三、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 .....	31
四、俄罗斯民族特性 .....	34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36
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争启迪 .....	37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40
三、法国启蒙运动 .....	44
四、德法的浪漫主义思潮 .....	50
五、德国古典哲学 .....	53
第三章 宗教语境下的民粹主义 .....	61
第一节 东正教文化 .....	63

一、从多神教走向东正教 .....	63
二、东正教的影响 .....	66
第二节 民粹主义和东正教精神的内在合一 .....	83
第四章 民粹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路及其分析评价 .....	89
第一节 “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村社 .....	91
一、俄国村社 .....	91
二、民粹主义发现“村社” .....	92
三、对民粹主义村社观的理解 .....	96
第二节 革命的主力军——人民（农民） .....	99
一、民粹主义的核心观念——人民（农民） .....	99
二、民粹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分析 .....	101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 .....	106
四、民粹主义晚期工人阶级作用观 .....	107
第三节 一元多样的发展观 .....	110
第四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 .....	116
一、“主观社会学”产生的原因、内涵、特点 .....	116
二、对“主观社会学”的评价 .....	121
三、对列宁批判“主观社会学”的思考 .....	127
第五节 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	131
第六节 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 .....	139
第七节 “英雄”和“群氓” .....	14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	152
第一节 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	153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影响 .....	162
一、马克思 19 世纪 50 年代对东方社会的否定 性评价 .....	162
二、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形成 .....	165
第三节 恩格斯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	177

---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粹主义的态度本质一致 .....	184
第五节 列宁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 .....	186
一、列宁对待民粹主义态度的演变 .....	187
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民粹主义的“跨越论” 的异同 .....	195
第六章 民粹主义的评价及其当代意义 .....	199
第一节 苏联对民粹主义评价的变迁 .....	200
第二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当代价值 .....	205
一、批判精神 .....	205
二、理想主义精神 .....	209
三、俄国民粹主义人民宗教意识的再评价 .....	213
附录 民粹主义思想家简介 .....	216
主要参考文献 .....	221

## 绪 言

---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出生的赫尔岑用《钟声》唤醒了一代平民知识分子，以此为标志，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诞生在俄国，影响了俄国一个多世纪，这就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围绕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争论从它产生的那天起直到今天，依然众说纷纭。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学术界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成为学界一大“热点”。这一问题引起中国哲学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误读，误读的源头涉及对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形成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我们认为，完整、准确地理解东方社会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实事求是地用唯物史观评价俄国民粹主义。

重新理解和评价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是列宁早年关注的中心问题。从列宁登上历史舞台的1893年发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开始到1905年，列宁在文章中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论所谓市场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

济内容及其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等。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里，列宁把19世纪60年代的启蒙遗产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对农奴制充满强烈的仇恨；二是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三是启蒙者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列宁认为，第三个特征是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sup>①</sup>接着，列宁对民粹主义特征作了这样归纳：“第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第二，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sup>②</sup>“第三，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越出轨道’等等的力量。”<sup>③</sup>列宁认为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毫不相干。“遗产的代表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sup>④</sup>而对列宁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被列宁从民粹主义中剥离出来，列宁认为他代表的是启蒙思想，并不是民粹主义，这就从根本上降低了俄国民粹主义的价值。

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过一个僵化的过程，他们把列宁早年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曲解为对一般民粹主义甚至革命民粹主义的批判，不考虑列宁本身思想的演变过程。因此，在由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395页。

② 同上书，第404页。

③ 同上书，第405页。

④ 同上书，第405页。

中，竟出现民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sup>①</sup>的论断。从此以后，苏联学者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框架被厘定在这个判断中。苏联解体后，对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进入了多元化时期。但是，这种研究在我国国内也遇到了障碍，有学者并不接受列宁和民粹主义具有继承性的观点，认为这是给列宁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

其次，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派别，竟然既遭到保守主义的批驳，也受到激进思想的讨伐，这种批判从地域上说，既有来自俄国自身的，也有来自西方的。在俄国民粹主义问题上，左中右达到了一致的共识，即“民粹主义是一种无组织的、道德上的愤慨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是一种糊弄农民的乌托邦，是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混淆一个落后国家处于封建社会的终结，是资本主义开始这样一个阶段的产物。”<sup>②</sup>

要发掘出俄国民粹主义的合理内核，为民粹主义正名并不是容易的事。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是按照长官意志，为我所用地对待俄国民粹主义，还是从俄国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俄国民粹主义呢？是用经典作家的早年论断作为理解俄国民粹主义的根据，还是从经典作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揭示他们思想发展的内涵，从而拨开重重迷雾，还俄国民粹主义本来面目呢？

我们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思潮作为影响俄国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有它自身产生的土壤；即是说，它既是俄国思想史的合理发展，又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西欧世界资本主义弊端后，被社会主义未来所吸引，最终结合俄国国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

① (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页。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viii.

而创立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弱点，简单地说是“乌托邦”，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种“乌托邦”影响了俄国整整一个多世纪，最终演化为社会革命党，它的力量一度超过了布尔什维克。从理论上讲，它们有哪些可取之处？为什么这些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会为了穷人的利益甘愿冒被流放和绞首的危险？支持他们走下去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思考？

带着这些问题，作者深入研究了俄国民粹主义这一独有的社会现象。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中国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晚年和民粹主义的关系，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应该说，这样的研究也是必要的，确实抓住了民粹主义的主旨。然而，今天热潮退去以后，我们发现，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与马克思晚年关系的层面上，并不能完整地了解俄国民粹主义，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解也可能造成偏差。

本书第一章是研究的基础。在我国研究俄国民粹派的文章中，有不少作者对俄国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并不十分清楚。如我国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年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sup>①</sup>，这显然对民粹主义理解有误。针对此种情况，本书首先厘清了俄国民粹主义的真实内涵。因为民粹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有几百种，名称相同，但内涵不同。本书采用广义的民粹主义理解，认为不能把俄国民粹主义局限在一种运动上；从广义来说，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提法既符合这一思潮本身的发展，也同列宁对民粹主义的看法相契合。

---

<sup>①</sup> 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俄国民粹主义发展脉流较为复杂。纵向看，从它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大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横向看，它既有革命的民粹主义，也有宗教民粹主义，还有自由民粹主义，最终还有政党型的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本章对这一脉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以期展现出其理论的多元性。作为对本章的补充，附录中还对俄国民粹主义影响较大的人物作了简单介绍，这些人物的思想在本书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

第二章对俄国民粹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和国内部分学者也存在误解，认为斯拉夫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惟一来源。西方学者把民粹主义泛化为一种国际现象。而实际上，民粹主义仅仅是俄国特有的现象，是俄国东西文化交融下的特殊产物。为了正确理解俄国民粹主义，必须把它放在俄国文化背景中去把握。背景文化的研究，对深入理解民粹主义的内在精神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它涉及许多方面，只有搞清民粹主义的背景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民粹主义的理论，才能对马克思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出准确的理解。实际上，俄国民粹主义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蕴涵着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它是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本章从两大方面把握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背景文化：一是俄国本土锻造了俄国民粹主义，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共济会的影响、彼得大帝改革的影响、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二是西欧对民粹主义的影响，即受到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启蒙思想、欧洲浪漫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通过分析，说明俄国民粹主义是东西文化的产儿。

第三章论述了宗教语境下的俄国民粹主义。本章是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切入点。俄国民粹主义者中，有的本为贵族，但他们却放弃了自己舒适的生活，深入到民间，解救受苦人。他们的这种行为，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作者深入到俄国国教——东正教的历史长河中，深入理解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他们大部分人

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与作为国教的东正教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作者认为，俄国民粹主义的信仰具有典型的东正教性质，它是东正教的世俗形式。

厘清了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以后，在第四章，本书深入地分析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

俄国民粹主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在苏联遭到了激烈批判，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在没有全面了解民粹主义真正内涵的情况下，也谴责俄国民粹主义是唯心史观，认为他们的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绝无任何相容之处。本书力图在分析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哲学真实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其合理内核，达到对它的重新理解和评价。

俄国村社问题是俄国民粹主义中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基石，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时，不能绕过俄国民粹主义对待村社这一问题的态度。多数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对俄国村社的看法是正确的，村社并不是特殊的，在印度、德国等国家到处都存在，俄国只是保留得较为完好，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村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他们以为，俄国民粹派有如下思想：村社是俄国特有的，村社的农民思想中天生就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可以利用村社直接达到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如果我们把俄国民粹主义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极少有这样的思想。

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并不认为村社完美无缺，他只是积极主张把村社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事业，与哈克斯特豪森赞美村社是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稳固性的观点有根本不同。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村社是俄国跨入社会主义的桥梁。“我们用不着把村社的占有制看成我们民族性的特殊产物，而应

该把它看作每一个民族生活中某一个时期的社会属性。”<sup>①</sup> 保存这种残余“只能证明历史发展的缓慢性 and 软弱性”<sup>②</sup>。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斯拉夫派的理想就是把在将来毫无前途的往昔加以理想化。他认为：“未来的理想是实现文明的发展，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吹嘘早已逝去的往昔的残余。”<sup>③</sup> 但是，我们可以在特殊的条件下利用它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制度。

经典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对村社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村社“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共产主义孕育于其中，可以说孕育于种子、胚胎之中。这个种子可以发育成长，也可以凋零枯萎——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sup>④</sup>。

我们可以看到，特卡乔夫并没有将村社理想化，他也不认为村社是俄国特有的，村社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曾经存在过。他并不认为村社就是共产主义的直接基础，而认为村社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

我们认为，不能把俄国民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对待村社的态度混为一谈。俄国民粹主义强调的是，村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一点被马克思吸收，成为他晚年思想的主要支撑。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对待村社看法问题上，马克思和俄国民粹主义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

本章还涉及俄国革命主体问题。俄国民粹主义认为人民（农民）是俄国革命的主体。这一理解也遭到列宁以及我国理论界的

---

①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选集》第2卷，第456页；转引自（俄）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409页。

误解，认为他们属于“农民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提出这一理论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是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在俄国历史上，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俄国农民比起其他阶层更具有革命精神。从俄国当时的状况看，俄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只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才开始出现，即使这些刚出现的少数工人，也是穿上工装的农民，他们并没有完全割断和土地的联系。就连列宁十月革命的主力军“阿芙乐尔”号上的水兵基本上也是由农民组成。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俄国民粹主义依靠的革命力量只能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列宁早年批判民粹主义是小农的代表，是落后的象征，认为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革命性特别强。但到1905年后，列宁认识到自己对俄国国情认识有误，俄国实际上还是农民国家，部分无产阶级是不能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到1921年，列宁完全改变了对农民的看法，认为勤劳的农民是俄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

在一个农民的国度里，农民究竟能不能承担社会革命的主体？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承认“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sup>①</sup>，人类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劳动群众的历史，那么农民作为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理所当然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俄国民粹主义的农民主体论，实质上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合理之处。

本章还重新评价了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作者认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为“主观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评价中的主体性立场，属于认识论范畴。实际上，他们的某些看法和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一致，马克思从来不否认认识中主体性的参与。

本章还研究了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进步观。作者认为，大多数民粹主义思想家以理性和科学作为理论支柱，看到了社会进步和个人进步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社会的进步可能导致个人的异化。基于这种认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坚决反对导致个人异化的进步。民粹主义思想家的社会进步观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社会的进步是以人们精神的、心智的进步为基础的。这种理论表现了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体现了历史对人的尊重。他们试图调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他们无一例外地看到了社会进步中最不能忽视的主体的因素，看到了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存在的不一致性。

在本章中，对独具俄国特色的命题“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俄国地处东西方之间，东方共同体精神与西方个体自由精神之间的矛盾在近现代俄国表现极为突出。思想界长期以来都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当作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注意到俄国民粹主义提倡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要求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实事求是地说，民粹主义虽然害怕集体湮灭了个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遇到了理论和实践的两难：一方面，他们提出要完善个人，要为人民主义而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主张一旦社会和他们所理想的正义原则相冲突，他们就会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个人主义。民粹主义思想家的思考是人类思想探索的重要经验，不仅给西方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个警醒，也给忽略个人利益的、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思考。

本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社会发展是一元还是多元问题；就是说，社会发展是沿着五形态发展呢，还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可以绕过某些发展阶段呢？这就是前几年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社会发展存在不存在跨越的问题。俄国民粹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多元的，作为后起的俄国完全可以超越发达国家，走在时代的前列，跨越资本主义道路是可行的。

在“英雄”和“群氓”问题上，苏联和我国的学者一直把俄国民粹主义当作唯心史观的代表，认为他们鼓吹了“英雄史观”。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确实把“批判的思维”当作了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也有一些人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米海洛夫斯基虽然提出“群氓”这一概念，给人们以鼓吹“英雄史观”的印象。但是，仔细分析米海洛夫斯基的“群氓”和“英雄”的理论，我们发现在这一问题上，他甚至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因他看到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看到了制约英雄的社会条件，他甚至还批判唯心史观的典型代表卡莱尔。所以，如果简单地谈论俄国民粹主义是英雄史观，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第四章是本书的中心环节，深入研究了民粹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修正了一些传统的对民粹主义的评价。这并不意味着俄国民粹主义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作者的目的在于发掘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给俄国民粹主义以公正的评价，这样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和他们的关系。

第五章讨论了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我国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基本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本质不同，而这一本质不同，被恩格斯晚年和特卡乔夫的论战表达出来；二是认为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是赞同的，恩格斯则持否定态度。

本书坚持用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方法论原则，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理路，考察了他们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看

法。通过研究，作者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看法的形成也离不开俄国民粹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发表前完全否定村社，认为村社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式，不赞成俄国民粹主义的“跨越”论。他坚持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已经拖后的东方专制社会的历史拉向进步的轨道，即拉入统一的历史活动场所。一旦铁的进化规律（作者所加）把那个障碍清除，世界的发展就可能同步”<sup>①</sup>。每个国家都必然沿着“铁的必然性”发展。和俄国民粹主义频繁的交往，特别是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极大地激发了马克思学习俄国、了解俄国的兴趣。在掌握了俄国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质变。他的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集中表达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查苏里奇的信及三封信的草稿里。

我国学者认为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本章研究指出，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只是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谈论利用村社跨越已经失去了意义，恩格斯才在理论上不再支持，但从情感上仍然认为没有实现跨越是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本书对恩格斯对待俄国民粹主义理论的思想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说明马、恩在这一问题上并无所谓的断裂。

本章还考察了列宁对待俄国民粹主义的态度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比较了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与俄国民粹主义理论的异同。说明列宁和俄国民粹主义之间难以割断的关系。

最后一章论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当代意义。俄国民粹主义虽然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民粹派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对不人道的

---

<sup>①</sup>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p6.

社会的批判，对俄国人民的关注，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今天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他们的理论决不该仅仅沦为文献价值。

实际上，最吸引作者的还不是民粹主义者关于俄国发展的历史哲学理论，而是他们为了理想献身的精神。他们究竟为什么抛妻别子“到民间去”？为什么物质的丰裕，在他们看来竟然有罪恶感？促使他们行动的动机是什么？正是带着这些问题，作者深入到俄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试图理解他们的思想，揭示他们思路的合理之处。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对俄国民粹主义者这样一批献身的革命者，无论怎样的赞誉都不过分。而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迫于环境的变化采取了合法的斗争形式，减少了其革命性，但无论如何，把他们当作统治阶级的帮凶是不妥当的。他们继承了俄国革命的民粹主义的精神，继续对弱势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给予关注。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为农民做点“小事情”——帮助农民巩固村社以对抗瓦解村社的资本主义，扩大农民份地，降低农民赎金和各种税收，帮助农民改良土壤，采取科学种田，为农民提供司法、教育和医疗的帮助。他们对俄国社会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希望做到公正、客观地揭示俄国民粹主义至今仍然具有价值的内涵。作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进入这一领域，才知道难度之大超出想象。实际上，俄国民粹主义脉流复杂、派别林立，既有革命的民粹主义，也有非革命的民粹主义，还有宗教的民粹主义，甚至还有警察民粹主义。力图在一书中把他们的观点全部提炼出来，很难做到，所以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个开始。作者对俄国民粹主义研究很感兴趣，而该研究本身难度很大。因此，作者希望能以本书为一学术起点，以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以弥补书中尚存的缺憾。

# 第一章

## 俄国民粹主义概观

---

### 第一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概念

民粹主义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俄罗斯现象。但是，它的思想有较大的分歧。就横向看有左翼和右翼、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宗教式和无神论式；就纵向看有早期启蒙时期的民粹主义、中期革命的民粹主义和晚期自由的民粹主义。他们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是也有比较一致之处：这就是有对俄罗斯人民的信仰，相信利用俄国农村古老的公社可以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研究民粹主义首先需要从语义学界定苏联和西方对“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内涵。以赛亚·柏林在为 Francis Haskell 的《俄国革命之根》一书所作的序言里，从词源学上考察了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是从俄语单词 НАРОДНИЦЕСТВО 翻译成为英语的，НАРОД（人民）首次使用在 1870 年，与此同时 НАРОДНИК（民粹主义）这一单词也开始产生。中文的“民粹

主义”来自日文翻译<sup>①</sup>。这说明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仅仅在这个运动有组织并且开始活跃时才有自己的名称，而在1870年以前人们一般称他们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sup>②</sup>。

西方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专家 Richard Pipes 对俄国“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系统的研究。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下半期农业社会主义的产物，它支持这一主张，即：俄国可以利用合作社和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过程，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它起源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和鼓动。它的纲领来自于拉甫洛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它们崭露头角的第一个宣言是‘到民间去’，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是它的顶点，从那以后民粹主义丢掉了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sup>③</sup>

Pipes 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探究了民粹主义的通常的含义，而且还区分了历史意义民粹主义（狭义上）和意识形态意义（广义上）的民粹主义。“在第一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意味着‘鼓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高于受教育的精英’的理论，第二种意义，则表明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在第一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反对那些革命者的抽象的理智主义，反对他们试图教育农民，对农民施加西方社会主义影响，而不是了解农民真正需要什么，他们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农业已形成的思想状况；在第二种意义上，他们反对声称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和俄国也不能

---

① 刘北成：《俄国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再评价》，第20页；转引自中国期刊网：《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the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xiii.

③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1989, p2.

逃脱社会进化的一般法则。”<sup>①</sup> “严格地说来，在第一种意义上，民粹主义仅仅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短暂的过程，它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不久就被革命的恐怖主义所替代。”<sup>②</sup> “在第二种意义上，民粹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运动，而且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宽广的思想之流，不仅包括革命的民粹主义者，还包括宣传农民利益的合法改革的非革命的民粹主义者。”<sup>③</sup>

据俄国《最新哲学百科全书》记载的民粹主义是这样定义的：“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期产生于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和小官吏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俄罗斯政治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思潮。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民粹主义思潮，其重要前提是国内社会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俄罗斯农民社会革命的可行性；跨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展阶段，直接由农村公社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思潮认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的落后，俄罗斯农村陈腐的父权制，以及那种限制农民的社会分化，进而形成一个独特的心灵追求群体的农村公社体制，这一切，从总体上说，创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这样，资本主义发展被看作不合时宜，甚至是延缓国家历史发展的因素。”<sup>④</sup>

列宁刚刚登上俄国社会政治舞台时，对民粹主义有许多论述，虽然今天看来有些言辞过于激烈，但是他对民粹主义的定义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他认为民粹主义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民粹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堕落，但

①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1989, p3.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④ 李尚德译自《最新哲学百科全书》，莫斯科思想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同时他们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要求废除古老的封建剥削形式。列宁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区分了俄国民粹主义，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他采取的是广义的，即是一种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体系。列宁认为“否定狭义民粹派分子与一般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对的”<sup>①</sup>。列宁所指的“狭义民粹派”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的激进的民粹派，而“一般民粹派”是指作为一种完整意识形态的广义民粹主义。

本书沿用民粹主义广义用法，认为狭义的民粹主义虽然是以“到民间去”的运动闻名于世，但其时间很短，仅仅出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久它就被恐怖主义所取代。狭义地理解民粹主义，更多地强调的是革命运动，采用民粹主义的广义概念，强调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况且，对民粹主义广义的采用既有利于研究革命的民粹主义者的思想，也有利于研究那些长期以来被苏联官方忽略的非革命的民粹主义者的思想，更有利于全面研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恢复俄国民粹主义的真实面目。

## 第二节 到民间去——自由民粹主义 ——社会革命党

赫尔岑在他的《来自彼岸》（1848—1849）一书中第一次确立了民粹主义普遍认可的思想。在他的《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旧世界与俄罗斯》等著作中，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赫尔岑深信，俄国已经成为使它根本区别于西方国家并且预示了它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创造的体现者。俄国的土地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405页。

公社就是这些创造的主要表现。公社原则已经牢固地扎根于俄国农民的思想里，公社的精神渗入到俄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走上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他们的影响渐渐超过贵族知识分子。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知识分子继续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把推翻专制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梦想寄托在农民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些著作对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一种地道的怀疑主义看待了从经济角度有效推进农村公社经济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社明显地让位于个体经济）。然而，他认为，从最终产品分配公正的观点出发，除了公社别无选择。

1864年2月，俄国参议院根据叛徒的口供和伪造的证据，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出有罪的判决。他被判服7年苦役，然后流放西伯利亚。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迫害引起俄国乃至远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赫尔岑专门在《钟声》上声明，一定要向迫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盗和恶棍报仇。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促使革命组织的建立。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农村发生饥荒，农民不满日益加剧，民粹主义开始活跃起来。拉甫洛夫在《周刊》发表了《历史信札》，巴枯宁的社会政治观点先后在《人民事业报》和一批小册子、传单上发表，米海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各种民粹主义理论形成，他们建立了相当严密的伦理观、社会观及政治观体系。这一时期的理论，我们一般称之为经典民粹主义理论。

民粹主义在革命鼓动作用下，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来源于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可能性，以及依靠农村公社及其传统的法制，寻求俄罗斯社会经济自我发展道路的现实性。

民粹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是拉甫洛夫、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

主观社会学。这个基础是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

巴枯宁力图依赖农民的革命创造性。与巴枯宁不同，拉甫洛夫决不认为农民趋向革命准备。他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批判思维的个体”应当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给人民，现阶段运动的主要任务不是急于组织农民暴动，而是在人民群众中直接宣传革命的意识形态。正如拉甫洛夫所说，数千支从专制主义杀出来的有管理的战士大军的组成是革命鼓动的结果。

巴枯宁和拉甫洛夫的理论观点成为了本国贵族和小官吏出身的知识分子进行“到民间去”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一运动在世界历史上并无先例。他们的大规模的“到民间去”，目的是唤起人民投身到革命斗争中，这场斗争始于1870年，虽然几经中断，毕竟延续到了1878年。然而，以向国家社会主义靠拢的观点为指导的这一举措实在令人失望。成千上万“到民间去”的参加者被当局逮捕，显示了农民对沙皇专制制度还存在幻想，而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天性。拉甫洛夫书中所谈及的革命队伍，其建立也是非常不成功。

“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向革命者提出了今后的斗争方式问题。大多数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民群众目前还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革命者应该提出以实现目前人民的各种要求和愿望为目的的纲领。他们认为，“土地和自由”这两个问题就是俄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因此，1876年10月在彼得堡秘密成立的民粹主义组织起名为“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和自由”社把土地和自由作为自己的纲领和旗帜。“土地和自由”社的建立，结束了民粹主义分散活动的历史，强调集中、秘密和纪律，内部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出色的革命家组织。1876年12月18日，几百名大学生和工人在彼得堡教堂前面举行游行和示威，这是“土地和自由”社首次展示自己的力量。“土地和自由”社还积极在农村建立居民点，但并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农民反映冷淡。

19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俄国出现了改革后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土地和自由”社的一部分成员开始热衷于恐怖活动，“到民间去”的潮流渐渐走向低谷。1878年1月，民粹主义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市政长官成功，而陪审团判她无罪，受到各界欢迎。此后，个人恐怖活动逐渐升级。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亚历山大·索罗维约夫刺杀沙皇未遂，被判死刑，此案件引起了“土地和自由”社的分化，一部分人继续恐怖活动，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自由或者死亡”。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恐怖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危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79年6月，“土地和自由”社解散。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成立了“黑土平分”社，继续坚持“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反对个人恐怖，主张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土地平分”社放弃恐怖活动，其部分领导人转为1883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人继续坚持恐怖主义，成立了“民意党”，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主张人民拥有土地和自由，拥护村社，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自己最近的纲领。1879年8月，“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宣布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此后，他们多次密谋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半年后，刺杀成功。刺杀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个月内“民意党”活动家先后被捕和处死，36名委员中有5人被判绞刑，另有1人神经失常，12人死于狱中，其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力。到1884年10月，“民意党”基本停止活动，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到此结束。

从1881年到20世纪初，在革命民粹主义遭受破坏之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运动中发挥作用。他们的领导人是自由民粹主义的米海洛夫斯基。

尽管自由的民粹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教条和组织，但他们仍然

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向人民学习，补上道德这一课；他们往往采取和平方式争得政治自由，再借助于政治自由为人民谋福利；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农民革命，而是帮助农民巩固村社，抵抗资本主义，扩大农民份地，降低赎金和各种税收以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为农民提供司法、科技、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帮助；他们向国家呼吁改善农民状况；他们最典型的特征是倾向合法斗争。

19世纪90年代，自由民粹主义遇到了劲敌——马克思主义。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村社的状况以及保存村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论战标志着民粹主义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实际上，这一过于乐观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自由民粹主义没有破产，而是演化为社会革命党。20世纪初，俄国社会舞台上，由自由民粹主义转化而来的社会革命党又占据了民粹主义的中心位置，社会革命党是民粹主义的最后阶段。

社会革命党来源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革命民粹主义，“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都称他们的党为“社会革命党”。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民粹主义的秘密团体形成，他们构成“社会革命党”的主体。他们是“民权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北方联盟”、“南方社会革命党”、“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以及巴黎的“农业社会主义联盟”。1902年各方组织代表达成建立统一社会革命党的协议。1905年底到1906年初，革命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自己的纲领。贵族出身的切尔诺夫是社会革命党的中心人物和理论家。

社会革命党自身思想上和组织上不统一，其中有左、中、右三派。左派主张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遭到拒绝后单独组织“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主义者同盟”。右派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反对进行恐怖活动也遭到拒绝，后成立“人民社会主义

党”。中派一直保持“社会革命党”的名称。

社会革命党提出了深受俄国农民欢迎的农业纲领——土地社会化，以及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纲领。俄国二月革命成功后，由于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影响扩大，人员一度扩大到 70 万，成为俄国最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参照社会革命党的土地公有化的纲领提出土地法令。到 1925 年社会革命党才完全退出俄国社会舞台。

有学者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一种人民式的所谓民粹主义运动在整个 20 世纪里都存在，甚至中国的孙中山和毛泽东也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本质上泛化了俄国的民粹主义。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民粹主义这一俄国特有的现象，我们还必须深入到俄国文化语境中。

## 第二章

### 俄国民粹主义背景文化

---

背景文化的研究，在民粹主义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没有起步。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主要在民粹主义的“跨越论”与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比较考察。关键问题是，民粹主义是俄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俄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西方学者由于没有理解俄国文化，以至于把民粹主义当作一个国际现象来理解，所以背景文化的研究，对深入理解民粹主义的内在精神，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容易把民粹主义泛化。而且俄国民粹主义这一特殊现象涉及许多方面。如西方文化和文学对民粹主义潮流的形成和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影响；俄国国教东正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包括多神教、萨满教和佛教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具特征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习俗对民粹主义文化生成的影响；俄国固有的哲学，尤其是其认识论和本体论历史观对民粹主义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等等。搞清民粹主义的背景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才可以对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作出准确的理解。本章旨在对影响民粹主义的一些因素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期对俄罗斯民粹主义这一整个世界范围内独有的现象作出进一步的诠释。

## 第一节 社会文化的孕育

### 一、西风东渐

18世纪俄国大帝彼得改革前，俄国基本上是东方国家；改革后，俄国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在东西文化的相互夹击下，俄罗斯文化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杂交。俄罗斯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斯焦宾这样说：“19和20世纪整个人类的历史，其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技术文明吞食了各种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技术文化，也即西方文化又被嫁接到了传统的土壤之上，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杂交社会。俄罗斯也正是属于杂交社会之列。”<sup>①</sup>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以使人神魂颠倒，也可以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发生，它最能激起对其的热烈的爱，也能激起对其的最强烈的恨。俄罗斯民族处在东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既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两种力量永远在角力，从而也引发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东西道路之争。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明确的哲学问题，是以恰达耶夫的《哲学书信》为标志的，从此以后它成为俄国哲学和思想界不能回避的主题，即使在苏联解体的今天，俄罗斯人仍然在继续这一古老的话题。

---

<sup>①</sup> 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东西”的实质在于，俄国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西方，俄国文化有没有独特性。也就是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某些负面影响，如人的异化、物欲横流、非人的待遇等等。俄国思想家苦苦思索，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俄罗斯是否必须走西方的道路？俄罗斯的传统是否可以战胜物化了的“腐朽西方”？整个19世纪这些问题一直是俄罗斯思想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也是直到今天普京政权没有解决的问题。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是欧洲发展的转折点，对俄国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欧革命之败对俄国舆论、尤其对俄国革命运动注定有影响，1848年对欧洲的发展是个转折点，于俄国之发展亦同。”<sup>①</sup> 赫尔岑作为俄国第一批侨民，亲眼目睹了欧洲1848年革命。他起初为这一革命所吸引，并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但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赫尔岑的理想破灭，受到致命的打击。“1848年革命锻造了民粹主义者赫尔岑、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俄国西方派的思想。”<sup>②</sup> “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1848年重要的一课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政治和道德的破产。而俄国的门徒们——赫尔岑、卡维林、葛兰诺夫斯基等其他人士，都开始思考俄国自己的道路。”<sup>③</sup> “从广义来说，俄国的民粹主义总体上属于欧洲激进主义时代的产物。”<sup>④</sup>

1848年革命发生时，巴枯宁正在巴黎，耳闻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赫尔岑后来说过：“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是巴枯宁一生中最为愉快的日子。革命是他的本行，他已将自己献身于革命事

①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ii.

③ 同上书，第21页。

④ RIA Sar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1984, p448.

业。”<sup>①</sup> 巴枯宁在卢森堡宫附近的兵营住了一个星期，和战士们在一起，他深深地被震撼了，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动人的幽默感、纯朴而又雍容的举止、友好和快乐的表现与这些粗犷人们的英雄主义结合在一起”<sup>②</sup>。在巴黎革命一周后，巴枯宁觉得作为欧洲大陆唯一举足轻重的俄国，居然连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对觉得还是俄国人的巴枯宁来说，心里似乎不是滋味。但他的热情并没有稍减，值得他拿出勇气来的任务就在眼前：既然俄国还没有爆发革命，他就得去发动一场革命。”<sup>③</sup>

欧洲革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腐朽没落，暴露了西欧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俄国人走西方道路的决心受挫。民粹主义的先驱们开始考虑，与西欧相比，俄国物质生活虽然并不富有，但俄国由于有古老的村社，农民并没有经受西欧人民的可怕灾难，是否存在另外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民粹主义先驱们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 二、18—19 世纪俄国社会运动

### （一）共济会运动

18 世纪末期，俄罗斯出现了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共济会，共济会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僧团，其宗旨是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和

---

① (英) 爱德华·哈里特·卡尔：《巴枯宁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55 页。

15—17 世纪的欧洲人道主义思想的混合物。歌德、席勒和伏尔泰都是共济会的会员。俄国共济会是其中一个有影响的分支，当时俄国最优秀的人都是共济会会员。莫斯科的“蔷薇十字会”是“我国的第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它第一次用广泛开展慈善事业和与动摇我国文化正确发展过程的‘伏尔泰主义’进行斗争的形式，团结俄国人，引导他们为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服务”<sup>①</sup>。俄国共济会的理论和宗教仪式都是纯粹西方的，但是它对东正教起到了类似新教对天主教所起的作用。东正教把共济会的观点视为危险的异端邪说，是西方分裂教派的现象之一。共济会的观点侵蚀了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他们认为应该具有自我完善思想的特殊博爱、改造社会的愿望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人最重要的东西，是内心精神的生活。人作为一个个体是通过智力的、道德的完善来造就自己，而道德的完善又重于智力的发展。共济会会员在实践中采用了后来对民粹主义影响极大的一条原则：理想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取得胜利的，而是要依靠那些捍卫这一理想并把它付诸行动的那些人所组成的团体才能取得胜利。共济会理论中的人道主义对民粹主义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洛普欣在他所写的“训诫问答”中说的话颇有代表性。他说：“真正的共济会应该对所属人们的未来幸福寄予最大关怀。”<sup>②</sup>另一共济会会员用诗表述了同一思想：“灵魂凝视着永恒，你将看到什么呢？那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里是神！受苦的人们，微笑吧！”<sup>③</sup>共济会的宗教人道主义对民粹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民粹主义的灵魂里，处处

①（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6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可以找到类似的话语。民粹主义虽然标榜无神论，但是他们和共济会的宗教人道主义确实存在天然的渊源。

共济会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共济会里产生了俄罗斯文化的灵魂式样，共济会提供了禁欲主义的精神教程，共济会培养了个人的道德理想。”<sup>①</sup>

## （二）十二月党人起义

世界史上，19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胜利的时代，而在俄国19世纪则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19世纪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十二月党人的暴动，它是非常典型的俄罗斯特有的现象。富有的贵族，有极高社会地位的一群人，为了社会福利牺牲了自己全部等级的和财产的特权。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争取权利，而是争取劳动成果被人掠夺的那些人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专制，强迫沙皇颁布自由的宪法。其中的领袖们都是贵族中的军人及英法自由思想的崇拜者，他们的功勋中有许多人民性的因素。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反政府知识分子团体，其成员大部分是受到西欧资产阶级影响的青年贵族，尤其是他们参加拿破仑的国外远征，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回国以后，更加感到俄国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落后和反动，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俄国问题，提出俄国向何处去。他们“谈论俄国问题症结所在，人民何以执迷不悟，俄国士兵又是何等艰难，以及社会是那样漠然处之，等等”<sup>②</sup>。他们的基本政治纲领是以自由主义精神来改造俄国，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他

<sup>①</sup>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页。

<sup>②</sup> 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们的立场不同于当时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温和改良道路，而坚持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沙皇政权。十二月党人极端派代表皮斯特儿的激进思想体系明显受到雅各宾派的影响，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暴力和集权倾向。在十二月党人最初的秘密组织“救国协会”的会议上，经常讨论刺杀沙皇的计划以及把俄国引向立宪制度的措施。后来的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也都主张通过军事革命即由军队进行武装起义来推翻专制制度。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策划的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带有密谋性质的行动。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包含了民粹主义的萌芽。”<sup>①</sup> 第一，我们看到“牺牲”这个概念在十二月党人的意识形态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大部分成员都是贵族，许多家庭拥有农奴，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却是解放农民。为了信念，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第二，在十二月党人的观念里，还有所谓的对人民的“责任”、“义务”。第三，十二月党人所采取的措施比同时代的运动要明确得多，或者和法国革命措施相类似。他们的愿望就是通过自我牺牲建立一座连接启蒙的精英们和农民之间的桥梁。第四，十二月党人所提出的俄国农奴应该自由地拥有土地，还是自由地没有土地；他们所关注的俄国农村的命运，农奴制和传统的土地占有形式等问题，后来成为民粹主义者经常讨论的问题。这种论题的争论是最重要的争论，因为它涉及俄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问题。十二月党人中，杰出人物皮斯特儿还起草了宪法草案，认为土地是公共财产，私人不得占有。这就具有了社会主义的种

---

<sup>①</sup>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the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2.

子。“皮斯特儿这位十二月党人的极端代表、《俄罗斯真理》的作者，可以被称作第一位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者。”<sup>①</sup>“皮斯特儿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以当时的条件下的农民意志为依据的。”<sup>②</sup>第五，在斗争策略上，一些激进的十二月党人提出通过刺杀沙皇来加速革命形势的到来，有的人还自告奋勇地执行刺杀沙皇的任务。革命的暴力手段强烈影响了民意党人，后来的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比十二月党人的活动有过之无不及。

十二月党人革命发生时，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所发生的运动的重要性。“叛乱、审判以及被抓到莫斯科的英雄深深震撼了我，一个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而且成了我世界的中心，十二月党人的所作所为唤醒了我的心。”<sup>③</sup>应该说十二月党人事件是赫尔岑内心情感倾向政治生活的开始，是俄国知识分子期盼自由和启蒙思想的具体化。后来起义失败，十二月党人领导人皮斯特儿被处决，他的宪法再也无人提及，但社会主义的种子却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赫尔岑在谈到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时说：“我们从十二月党人那里继承了对人类尊严的炽热的感情、对独立的向往、对奴隶制度的憎恨、对西欧和革命的尊重、对俄国发生变革的可能性的信仰，以及参加这一变革的热望、青春的朝气和无穷无尽的力量。”<sup>④</sup>

---

①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

③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2.

④ (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5页。

十二月党运动的失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教训：社会革命若没有广大群众有意识的拥护及热烈的合作，只凭少数上层分子由上而下地去制造，是不能成功的。俄国的群众包含了农民，其中一大半是贵族的所有物，是被束缚在土地上面的农奴。小资产者的手工业工人、小商人的数目很少，他们既缺乏知识，又缺少组织。重工业和制造业还在初期。贯通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的大铁道，也是第一条铁道，还刚刚成功。尼古拉一世的长期统治，是19世纪俄国史上最残暴最专制的时代。

在这样的情形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几乎不可能，社会活动转入地下。知识分子只能逃离现实，沉醉在思想的王国里，从哲学上寻求帮助。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德国唯心派的哲学，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另一种是法国圣西门与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俄国人采取了这两种潮流，把它们加以综合，以适应他们的需要，其产物就是所谓的那罗尼克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社会哲学。这一运动有两种趋势截然不同：一派是向着西方，要按照西欧的方法工业化，发展教育及取消或限制专制政权以改造俄国，他们被称为西方派；另一派是研究德国唯心思想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他们认为俄国用不着步西方后尘，也可以发展及改良本国的专制政体、宗教传统及农民土地公社，他们认为公社制可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他们这一派被称为斯拉夫派。

“共济会与十二月党人为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出现做了准备。”<sup>①</sup>

---

①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页。

### 三、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作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具有学识的人。Semour M. Lipset 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切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这里的文化是指由艺术、科学和宗教组成的人类符号世界”<sup>①</sup>。在西方，intellectual 指从事精神劳动的、创作的人们，首先指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教育家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却有其独特的含义。用西方的 intellectual 并不足以表达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内涵。俄罗斯知识分子并不特指有学问的人，那些不从事智力劳动和一般来说不特别有智力的人也可能包括其中。在严格意义上说，许多俄罗斯学者和作家完全不能包括在知识分子中。别尔嘉耶夫甚至偏执地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便捷地理解为僧侣团体或宗教派别。“他们带有非常偏执的独特道德规范，带着自己必须严格执行的世界观，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习惯，甚至有特殊的身体印记。”<sup>②</sup> 在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精神性的，而不是职业性的。简单地说，知识分子是特指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致被处死。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就是他们一般生活在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sup>③</sup> “分裂、背弃信念、漂泊、与现实不调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

<sup>①</sup> (美)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sup>②</sup>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 页。

<sup>③</sup>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5 页。

公道的生活——这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sup>①</sup> 他们表现的“对神圣事物敏感，对他们宇宙的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深思”<sup>②</sup>。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注。

俄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无根基性。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根源上是异质的，是教育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们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教士、商人、工矿主、贫穷的侍从的后代。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团体和任何一个阶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固定位置，因此他们身处这个社会，又不属于这个社会。他们在贵族和官僚与默默无闻、没受过教育、固守传统生活方式的人民大众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成为社会的多余的人。他们是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漂泊无着的人。他们有很高的教养，有细腻的道德和社会情感，他们生活在农民粗野、绅士阶层缺乏道德和社会良心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们与所有阶层日常生活、传统相脱离，然而这种无根基性也与一般的漂泊者不同，他们的无根基性也是俄罗斯特有的，他们往往为某种思想、主要是社会性的思想所吸引，并无条件地奉献给它。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他们具有仅仅生活在思想中的能力。根据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的条件，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社会事物相隔离，这就往往造成了知识分子易于形成空想理论。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先驱是拉吉舍夫，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我的心为人类的痛苦所充盈”<sup>③</sup>时，俄国知识

①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5 页。

② (美)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③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

分子便产生了，这句话构成俄国知识分子的经典。拉吉舍夫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卓越的人物，卓越并不在于他提出了多么伟大的思想，而在于他对实现公平、公道和自由的努力。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sup>①</sup> 他宣扬富人必须自我节制，号召安慰穷人。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看重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世所罕见的。

第一批真正的、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在 18 世纪 60 年代。苏玛罗科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克宁亚日宁、亚可夫·鲍里索维奇、拉吉舍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等俄罗斯 18 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感伤主义流派的著名代表，这样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先驱。

知识分子与人民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负于人民，他们渴望为人民服务。作家托尔斯泰对自己生活的优裕现状表达过痛苦的感受。他穿平民的衣服，吃黑面包，以此减轻良心的重负。“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命题。

俄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爱“远”不爱“近”。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就表达过这样的典型话语：“我没有找到任何值得眷恋的事务；无论是在女人身上还是在男人身上。我把自己奉献给为人类服务之

<sup>①</sup>（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7 页。

中。”<sup>①</sup>

民粹主义恰恰就在知识分子形成时诞生了，民粹主义者身上聚集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特点，成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显著代表，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就是典型意义的俄国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所说：“很多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后才相信权利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sup>②</sup>

作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偏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完善。“他们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个‘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加入完善世界和最终拯救世界的共同事业。”<sup>③</sup>

#### 四、俄罗斯民族特性

民族性格是一种看不见的精神，任何一个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精神，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整个民族的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而各个国家的区别，它们所有的特征，都是这种精神的后果，这些特性经过代际的繁衍而被他们作为民族文化的传统维系下来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它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

---

①（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③（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突出之处。“俄罗斯民族是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它的最强烈的恨。”<sup>①</sup> 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和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礼；奴隶主义和造反运动。彼得一世就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而民粹主义思想家也难以摆脱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他们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成为世俗宗教的代表。

迷恋往昔和憧憬未来是俄罗斯人的又一性格特点。俄罗斯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把这种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精神存在方式称为俄罗斯人最重要的民族特点。这种精神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执着于对理想社会和未来生活的热切追求。理想主义在俄罗斯民族精神里一直有生存空间，但是这种理想主义往往又容易流于不切实际的幻想。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出现就为这种现象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村社精神是俄罗斯人最典型的性格特征。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村社最重要的原则和道德规范之一。俄罗斯的先民在抗拒大自然的恶劣生存压力，在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建立了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原则。这些原则既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共同遵守的良好美德。尽管后来阶级压迫取代了平等互助，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然而村社精神和原则却

<sup>①</sup>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保存了下来。这种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精神被赫尔岑等思想家视为“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即“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sup>①</sup>。他认为存在于俄国的村社组织，虽然并不是特殊的形式，但它总算保持到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时期。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一书中，对俄国19世纪以来的思想作了一个梳理。他认为俄罗斯思想发展的路径是：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成→俄罗斯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俄罗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及其预言→古典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共产主义与革命→共产主义与基督教。这条思想理路实际上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熟之路，是俄罗斯精神的自救之路，而俄罗斯民族精神自救之路的源头是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大论战。

随着彼得大帝改革后，整个俄罗斯思想界开始着迷五大问题——天赋人权、国家契约论问题、空想社会主义问题、人本主义、有机整体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产生了不同的回答，这就形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交锋。别尔嘉耶夫认为正是它们才造就了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精髓。

---

<sup>①</sup>（苏）瓦洛京主编：《俄罗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第38页；转引自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和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 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争启迪

恰达耶夫是俄国宗教哲学家，曾参加 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十二月党人的北方协会，他在著名的哲学杂志《哲学通信》中表述了对俄国历史的批判的态度。整封信里都渗透着 19 世纪俄国的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结，也贯穿着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信念。“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sup>①</sup>“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sup>②</sup>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失望和赫尔岑对西欧的失望——这是体现 19 世纪俄罗斯主旋律的基本事实。

从恰达耶夫开始，俄国究竟向何处去，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有些主张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人们称之为西欧派；有人主张探索俄国自己的道路，认为俄国有其伟大的一面，这些人被称为斯拉夫派。但不管争论多么激烈，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俄国将发展现代化，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预言了这一点。这些思想家都期待着旧欧洲的崩溃和现代化的兴起，这种文明将要传遍全世界，并且更新旧的社会秩序。斯拉夫派哲学家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写了这样的预言：“西欧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令人悲哀的景象，各种见解、各种权利、各国君主互相纷争不息，科学、艺术和宗教，社会生活的三种原动力，已经失去了力量。我们可以大胆作出断言，这个断言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可能显得奇怪，然而几年之内就会非常明显：西欧正走向崩溃；而我们俄国人正相反，从

①（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34 页。

② 同上书，第 35 页。

来没有参与欧洲的罪恶。我们有伟大的使命，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胜利的牌匾上，在摇摇欲坠的欧洲的废墟上，科学、艺术和宗教的胜利正在等着我们。”<sup>①</sup> 斯拉夫派认为古老的农民公社、教会和沙皇独裁政府是可能产生某种新型文明的力量，他们理论体系的主要之处在于把彼得大帝前的“神圣罗斯”理想化，过分赞扬古老的村社的生活方式，对西方的一切加以否定。西方派则拒绝教会和独裁制度，然而却更多地依恋农民公社；他们希望农民公社被西方科学和文化充实之后成为新型文明的核心。所以，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希望拯救俄国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赫尔岑是西欧派的人物，和斯拉夫派相反，他认为：“俄国多么幸运，农民公社没有垮台，个人财产没有瓦解公社财产；俄国人多么幸运，他们避免了欧洲文明的政治运动，无疑这种文明会破坏公社，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达到了自我否决的阶段。事实上，如果社会主义证明不能重建没落的社会，在西欧完成其使命，那么俄国将会完成……在俄国，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不是僵化刻板的，一切都处在活跃的准备阶段。因此，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在我们这里能够成为人民大众的思想。在欧洲，社会主义却被认为是骚动和恐怖的恶魔，而在我们这里，它显示出俄国人未来发展的预言前景。俄国的民族生活方式和西方的科学，这两者综合起来，将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特长。”<sup>②</sup>

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来源于斯拉夫派。<sup>③</sup> 笔者认

---

① (俄)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1 页。

② 同上书，第 162 页。

③ 见李伟：《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 1 期。

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首先，赫尔岑这个民粹主义的先驱，本身就是无可争议的西欧派；其次，用赫尔岑自己的话说，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同，两派都爱俄罗斯，爱自由，但是斯拉夫派把它当作母亲一样，西欧派则把它当作孩子来爱。应该说两派最终殊途同归。斯拉夫主义者是最早转为民粹主义的，但是他们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别尔嘉耶夫认为，以赫尔岑为首的西欧派在某些特征上近似于斯拉夫派。弗兰克在《俄国知识分子与精神偶像》里认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西方论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也是有非凡精神的人物。细读他们的著作就会立刻发现，一方面称他们是‘西方论者’是相当有条件的，他们同其论敌斯拉夫论者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有如此程度的原则区别。”<sup>①</sup> 别林斯基也是公认的西欧派，可是，“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虽然是无神论的，但其中隐含着不自觉的宗教倾向，这使他的社会主义直接接近于斯拉夫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社会主义中，他要以具体的普济主义克服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抽象普济主义。抽象普济主义中个别的个性被无情地牺牲于世界整体和客观精神的和谐，而具体普济主义则可以同个人对幸福和精神发展的追求共存。这样，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这些‘西方论者’的思维也受到斯拉夫主义思想主旨的内在决定，亦即具体的普济主义的理想，集社会生活与自由于一身的总体性理想”<sup>②</sup>。就连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在《论马克思一书俄文版》也这样说到：“我们是什么人，是‘斯拉夫主义者’，还是‘西欧主义者’？是‘进步分子’还是‘守旧分子’？这个问题报刊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过，而斯特拉霍夫先生甚至对此

①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分子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第 35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挥挥手说，鬼才搞得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人。”<sup>①</sup> 因为“民粹主义者并不像斯拉夫主义者那样相信俄罗斯民族有惟一特性，他们并不是神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不可能达到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sup>②</sup>。马里宁认为，“把斯拉夫派看成是民粹派的惟一的、或者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流的那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况且，克鲁泡特金还提到这一点：‘斯拉夫派不是民粹派的源流’，他对发挥了这一观点的博古恰尔斯基进行了如上的驳斥，并且补充写道：‘我们的民粹派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奥布鲁切夫那里，总而言之，是从这个圈子中产生的（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 1129 号案宗第 1，10 页）。’克鲁泡特金指的是 70 年代门第高贵的革命民粹派，他的意见是正确的”<sup>③</sup>。可见，说民粹主义是斯拉夫主义者是没有根据的。民粹主义思想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共同交锋的产物，只能说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的回答类似斯拉夫派，有时回答类似于西欧派。

##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最先传入俄国的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俄国社会主义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阶段、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对民粹主义影响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圣西门、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4 页。

<sup>②</sup>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

<sup>③</sup> (苏) 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77 页脚注。

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对赫尔岑影响最大的是圣西门。”<sup>①</sup>“俄国的社会主义主要受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影响，俄国人是炽烈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sup>②</sup>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通过恰达耶夫在俄国传播开来，他在1831年给普希金的信中，把圣西门主义叫做“政治宗教”。在1845年1月15日给西尔库伯爵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现在的巴黎是世界社会运动的主要发源地。”<sup>③</sup>恰达耶夫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赫尔岑、别林斯基、巴枯宁等民粹主义思想家思想的形成。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和《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两本书中，也谈到了恰达耶夫对他的影响。赫尔岑在写给好友奥格廖夫的一封信里说：“你说得对，圣西门主义理当受到我们重视。”<sup>④</sup>“猜测和努力理解使我们感到震惊和疑惑之时，圣西门主义的小册子落到我们手中，……一个新的世界破门而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都向它敞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念的基础。”<sup>⑤</sup>

俄国空想社会主义最早出现在1774年。当年，俄国翻译了第一本费纳龙的乌托邦著作《特列马克历险记》。费纳龙在此书里把自然状态理想化。“农业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人们之间建立起理想的关系，属于公社的每一个人都永久享用一份可以保证自己

---

①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10.

②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

③ (俄)恰达耶夫：《文章和书信选集》第2卷，第248页；转引自(苏)维·彼·沃尔金：《论空想社会主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④ 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和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⑤ 同上。

生活的土地。”<sup>①</sup> 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产生于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之中。当时的俄国整体属于农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工人。1789年在俄国出现的第一本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是莫尔的《乌托邦》（根据1780年法译本转译）。翻译为俄文时，译者把这本书译为《到处可以存在的良好政体的情景，或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莫尔原著中并没有“到处可以存在”的语句，显然是翻译者为了说明这样的政体也可以在俄国存在。

在《一个俄国旅行家书简》中，卡拉姆津写道：“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公民社会，都是善良公民的圣物；虽然不尽完善，但是对它的美妙和谐、设备完善和秩序井然应当感到惊讶。乌托邦（或莫尔所构想的‘幸福王国’）将永远是善心灵的梦想，或者通过理性、教育和对善良性格的培养的缓慢但可靠的、安全的成功的途径，这一梦想是可以由时间必然的影响而实现的。”<sup>②</sup>

卡拉姆津还发表了对十二月党人和民粹主义影响极大的文章《托马斯·莫尔》。文章描述了莫尔由于对政治的不满而惨遭迫害致死的状况，并高度赞扬了莫尔的人格魅力。在文章中，他坚定地说：“谁想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谁就需要知道莫尔的命运，这样，当他在大祸临头时就不至于动摇。”<sup>③</sup>

18世纪末期，在欧洲和俄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纷纷出笼。如费多尔·埃明的《贵族哲学家》

---

① （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第25页。

② （俄）卡拉姆津：《卡拉姆津选集》第1卷，圣彼得堡版，第142页；转引自（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页。

③ （俄）卡拉姆津：《开发儿童心灵和理性的读物》第2版，第13卷，第8章，莫斯科1809年版；转引自（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9页。

(1769年), B. A. 列夫申的《别列夫城的最新游记》(1784年), M. M. 赫拉斯科夫的《奴玛或繁荣中的罗马》(1768年)和《卡德姆与和谐》, 等等。这些著作既结合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黄金时代”和“自然状态”的梦想, 也糅合了俄国贵族的多情善感的幻想。

赫尔岑在1834年就已经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在其“最早的著作《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中, 我们发现他已经提到圣西门主义者奥·罗德里格, 并且提到了在法国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学派。……在圣西门主义中, 他评价最高的不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学说, 而是哲学和伦理方面的学说——关于人类更加完善的学说的发展”<sup>①</sup>。到18世纪40年代中期, 赫尔岑了解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范围扩大, “《在一位青年人的笔记》中, 赫尔岑提到了欧文”<sup>②</sup>。

虽然我们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来源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人们一般也称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为“乌托邦”, 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俄国的民粹主义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 斗争手段上不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向统治阶级呼吁, 希望说服资本家也相信社会主义, 主张以和平示范和宣传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 而俄国民粹主义对统治阶级从来抱幻想(除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早年有过这样的幻想, 但后来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号召农民拿起武器和统治阶级斗争到底。

第二, “乌托邦”理论的根基不同。虽然英法的社会主义和

---

<sup>①</sup> (苏) 维·彼·沃尔金等:《论空想社会主义》下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第227页。

<sup>②</sup> (俄) 亚·伊·赫尔岑:《亚·伊·赫尔岑30卷本全集》第1卷, 第306页;转引自(苏) 维·彼·沃尔金等:《论空想社会主义》下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 第24页。

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同为空想，但是英法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主要奠定在人的理性之上；俄国民粹主义虽然也谈到理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思想家表现出较多的从经济角度看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踏入了唯物主义的疆界。

### 三、法国启蒙运动

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俄国的决定性一步，是由彼得一世开始的。彼得号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但是改革的结果却最终改变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方向，俄罗斯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不东不西”的历史。

从18世纪开始，俄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俄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俄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他们开始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取西方思想的养料。“极有可能，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以及他们的历史哲学开启了一个科学和宗教的新时期，也震撼了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sup>①</sup>在西方启蒙思想家中，对民粹主义者影响最大的是卢梭及其自然权利学说。“民粹主义的情感和情绪可谓卢梭的浪漫主义的东方版本，其中心观念是共同体的人民及其德性和知识品格。”<sup>②</sup>

#### （一）社会平等思想

自由、平等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的一面大旗，

---

<sup>①</sup>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10.

<sup>②</sup> (俄)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第2页。

也是卢梭著作的中心议题，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卢梭是位自然神论者，他用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从抽象完美的天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出发，进入到社会状态下的天赋人权也即自由和平等的被践踏，然后通过人们订立契约，达到社会的自由平等。卢梭用“平等——不平等——平等”的公式来概括人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这种自我运动，论证了以往的一切都是需要被彻底打翻的不合理之物，人类必须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建合理的社会文明。

实现“公意”的统治。卢梭所说的“公意”，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是国家一切活动的前提，公意体现人们共同的利益。人们在通过社会契约组成的共同体中，只有公意是正确的，其他的个人意志是与公意对立，因而是错误的。卢梭认为，惟有公意才能按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卢梭看来，“公意”消除了所有的自私、狭隘、奴役，所以，“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是以公共利益为依据。卢梭在肯定“公意”之时，显而易见，否定了个人意志（并不是没有个人意志，而是说个人意志不能指导国家），进而否定了个人权利及君主专制统治。

卢梭的批判对象不仅指向旧的制度，而且指向了蓬勃发展的“市民社会”。总之，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步所持的批判是反历史的。但他对资本主义竞争、金钱关系、尔虞我诈和基于财产不平等的社会不平等的抨击却表现出他敏锐的洞察力。与他同时代的人在为技术的进步高声喝彩的时候，他已经揭示出人的“异化”（他虽然没有提出这一概念）的种种现象，论证文明的进步与人的价值的提高、与人的道德水平的进步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在以懂得法国文化为自豪的俄国人看来，卢梭的理论对正在形成中的

民粹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卢梭的社会正义要求和共和制的思想观念，对于有反抗情绪的俄国人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sup>①</sup>“卢梭主义中的空想肯定的因素所引起俄国启蒙思想家的兴趣，并不亚于空想的否定的因素。”<sup>②</sup>而卢梭的批判精神对民粹主义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赫尔岑高度评价卢梭：“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sup>③</sup>

## （二）西欧进步观念

启蒙思想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对民粹主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启蒙学派的著名代表杜尔哥明确地把进步理解为包括一切时间和空间，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多种因素，适用于一切种族和阶层的发展总趋势，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人性的逐步进化和提高，意味着真理、道德、自由和幸福的扩展。他把进步看作社会自我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进步不是偶然发生或是由外力推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内在力量推动下实现的。杜尔哥从知识的进步联系到理性的增强，从理性的增强联系到道德的进步，从道德的进步联系到社会的进步，联系到人们的更大进步。他还把人类知识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话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理性阶段。

启蒙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孔多塞，对历史的进步作了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他的《人类理智进步的历史概论》一书就是步杜

---

①（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② 同上。

③ 《著名西方哲学家评传》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尔哥的后尘，从人的心智进步方面去寻找历史进步的动因。他认为，个人具有从最简单的感觉一直发展到复杂观念的能力，整个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同个人一样，人类理智的进步服从于个人认识能力的发展。按照这一规律，人类理性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上表现为不断的进步，而且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进步还将无限地继续下去。孔多塞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10个阶段，从最早的渔猎时期，经过畜牧、农业时期，达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然后经过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认为这些阶段的差别往往是同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有关的一些社会现象，如与语言文字的产生、教育的进展、印刷术的发明、思想的变迁等直接相关的，因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是由人类理智的进步决定的。

杜尔哥和孔多塞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法国启蒙学派的主导思想，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以拉甫洛夫为首的一大批民粹主义思想家。

19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以及斯宾塞、达尔文用实证主义原则阐述的历史进步观念对米海洛夫斯基和拉甫洛夫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孔德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源于社会“集体心智”的发展。集体心智的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及“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自由幻想，探求万物的内在本性，寻找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这时期惟一的知识只能是神学。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把超自然的神转换为超经验的抽象概念。到实证阶段，人们认识到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知识，因而放弃了对宇宙起源和目的的探索，致力于用经验的事实探索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同人类集体心智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

斯宾塞进一步用生物学的理论发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进步观。他首先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有机体比生物有机体更

高级、更复杂，但是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本质是一致的。作为社会有机体，它是一种复杂的进化，即从集中到分化，就是“从分散的同质状态进入凝聚的异质状态”<sup>①</sup>。社会进化中，从同质态到异质态表现得很明显。原始社会是同质的个人活动，随着部落的联合而造成政府、宗教、工业、语言、艺术的分化，从而造成人类社会的结果和功能的复杂化。

米海洛夫斯基仿照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把人类社会也划分为三个时期。<sup>②</sup>

俄国的启蒙运动始于18世纪中期，此时野蛮的沙皇专制制度已经成为俄国社会发展的障碍。以莫斯科大学教授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18世纪60年代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作大量地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女皇还亲自邀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到俄国传播启蒙思想，这些对俄国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下，18世纪的俄国启蒙思想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有关社会进步的概念，即各民族都经历了从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到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前进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运动。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类依靠教育、科学、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达到普遍幸福的状态。列宁给俄国的启蒙思想归纳了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对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sup>③</sup>。二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的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sup>④</sup>。三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

---

① (英)斯宾塞：《第一原理》，第360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② 有关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进步的有关理论，在本书第4章详细论述。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109页。

④ 同上。

是农民的利益”<sup>①</sup>。启蒙思想中对民粹主义影响较大的有自然权利的观念和社会正义思想。自然权利肯定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B. H. 塔季谢夫的观念是启蒙历史哲学的典型。他认为：“历史不是由天意注定的，而是由人类和人们创造的，历史的进程也是根据人类的理性的活动而发展的，对于周围世界的认识的发展，以及教育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时代是根据社会教育水平而划分的。……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理性终于变成了历史的真正的动力。”<sup>②</sup>社会正义正是民粹主义者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极力去追寻的。

### （三）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它的实质是不断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向前发展，反对把以前既定的制度看成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主张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的状况；它提出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一世界。早期的理性主义主要从精神角度看待自由，认为进步只限于精神领域，并把世界的进步归结于理性的发展，人的进步主要是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进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主义也在发展，它没有使进步只停留在道德要求的高度上，而是赋予它以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内容。理性主义突破了唯心主义的樊篱，开始向唯物主义发展，它开始从观念的角度揭示具体的物质现实在社会和人类生活发展中所起的愈来愈大的作用。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109页。

<sup>②</sup> （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页。

#### (四) 人性论

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就其本性来说既不善也不恶。霍尔巴赫认为社会环境可以支配人。“教育、法律、舆论、范例、习惯、恐惧，都是一些原因，它们必然要改变人们、影响他们的意志。……这些原因，在本性上就是要在一切人身上造成印象。这些人的机体和本质使他们能够感染人家愿意启发给他们的种种习惯、思维和活动方式。”<sup>①</sup>自然所造成的人既不善也不恶，人性的善和恶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是教育的产物。一个侵犯别人福利的恶人，尽管没有受到社会的制裁，逃过罪有应得的惩罚，但他并没有享受到宁静和平安；一个为别人谋求幸福的善者，即使没有得到社会的奖赏和称赞，但是他却能感到心安理得。这就说明要成为幸福的人，必须有德行。所以，霍尔巴赫断言，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得到真正持久的幸福，德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性论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民粹主义思潮。正因为民粹主义者相信人性既不善也不恶，才致力于改造社会环境，锻造美好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极好地诠释了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改造社会环境，从而也改造人自身，成为拉赫梅托夫那样的“新人”。

### 四、德法的浪漫主义思潮

浪漫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流派产生于 18 世纪末至 19

---

<sup>①</sup> (法)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 197 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 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48 页。

世纪初的欧洲，以德法为代表，以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为其社会基础。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学流派，它同时折射着一种为社会变革寻找出路的努力，因而还体现着一种哲学历史观。它的本质特征是按照理想的方式反映生活，表现自我的激情，重在抒发对理想世界热烈追求的情怀。它尤其强调个人的体验，追求个性的自由及绝对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浪漫主义之父”、“人类之友”的卢梭以其“返归自然”的呐喊震惊世界，并深刻影响了身后的历史，成为在政治、哲学、艺术、教育等领域中诸多流派的鼻祖。卢梭否定的文明是一种以人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剥夺了人的天赋权利并使人性堕落的文明。他认为造成这所有一切的根源便是人的理性。<sup>①</sup>

浪漫主义对民粹主义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们对工业文明发展弊端的种种揭示。在18世纪末资本主义正处在高歌猛进之时，工业带给人的物质利益正在逐日增加。面对丰裕的物质财富，人们沉浸在对人的伟大、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赞叹之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本身产生任何怀疑，人们以为人类终于步入了理想社会。但这一时刻惟独浪漫主义的哲人保持着应该有的清醒，他们看到了物质财富丰裕下存在的问题。席勒就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问题。“近代社会是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械，其中由无数众多的但是却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政治与宗教、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和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片断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片断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机器轮盘的那种单一无味的嘈杂声音，人就无法发展他的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上去，而是变成他的

<sup>①</sup> 邹广文、夏莹：《浪漫背后的现实——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回望》，载《东岳论丛》1999年9月第20卷，第5期。

职业和专门知识的一种标志。就连把个体联系到整体上去的那个微末的片断所依靠的形式也不是自发自决的，……而是一个公式无情地严格地规定出来的。这种公式就把人的自由智力捆得死死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熟练的记忆还比天才感受能起更好的指导作用。”<sup>①</sup>同时代的诗人诺法利斯比席勒看到的更尖锐。他认为：“科学把宇宙的无限的创造的音乐化为一个庞大单调的撞打之声；被机会主义的汽锤所推动，而漂浮在阵阵捶打噪声之上的，只是一部机器，没有建筑师，也没有厂主，只让机器一直把它自己滚压成为碎片，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永远的骚动’。”<sup>②</sup>

浪漫主义本质是由于对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而激起的寻找社会新出路的冲动，无论他们的理论多么疏离现实，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丑陋现象的揭示，显示了他们对工业文明下人的境遇的深刻洞察力。

对俄国影响较大的德国的浪漫主义是从歌德开始的，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所发展。如果说理性主义倾向于把发展和进步的概念只局限于人的精神和道德活动，那么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则把它扩大到一切领域。他们把人和世界的统一看成是精神作用的结果，把一切现实和活动包括在精神活动之中，把世界的发展归结为精神的发展。精神在他们那里不仅成了认识的手段，而且成了世界的创造和指导的因素，世界只不过是精神变易的反映。他们还给世界的发展指定了一个目的，就是神性的最高表现，即自由。自由是一种合理地改变世界的一种无限可能性。他们把这样的自由观贯穿到社会历史领域，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改造了整个世界，宣扬了国民理想而超越了人的

① 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

② 同上书，第226页。

利己主义的特性，使人们将自己的私人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要人们为了更高尚、更崇高的生活而抛弃利己主义。

浪漫主义思想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尽管斯坦凯维奇小组没有直接议论政治，但俄国生活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在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他们都希望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从属关系，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即使俄国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浪漫与西方疏离现实的浪漫明显不同，但不能否认，他们用浪漫的情怀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现实的追求。斯坦凯维奇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一再重复：我们的道路通向哪里？并以此作为浪漫主义的口号。而民粹主义的浪漫色彩主要表现在他们认为工业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我们可以绕过这一道路，或者通过对农民的教化，从而走上一条美好的社会发展道路。

## 五、德国古典哲学

“俄国哲学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受西方影响较深，二是哲学主要是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应用。”<sup>①</sup>而在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对俄国影响尤其深远。“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都是谢林的追随者，他们迷恋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别林斯基都是谢林学派的哲学家。”<sup>②</sup>作为法国革命反映的德国哲学走到了整个世界的前列，影响到欧洲大陆，这一时期对于正在学习欧洲文明的俄国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

<sup>①</sup>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ve*,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1986, p1.

<sup>②</sup>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30 页。

18世纪以前一直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影响俄国，到18世纪末期，康德哲学开始传到俄国，19世纪初康德的作品在俄国出现。尽管康德哲学是以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影响到学院派哲学的，但到了1820年至1840年间，一批德国的教授到俄国担任教职，使得俄国大学中大批的教师和学生成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

康德对民粹主义的影响偏重于社会伦理学，而不是他的认识论。当时影响极大的英法社会主义的最终解决思路停留在对社会的思考上，他们希望发现一种社会形式消灭社会不公正。但在康德看来，这种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认识只是处于经验范围内，没有达到对社会的本质认识，因为理性最终没有超出知性的范围。康德试图超越启蒙理性，突破经验认识的局限，重建理性的形而上学，所以康德极为推崇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一种伦理理性，它不能用形式理性那种推论的方式加以把握。因为在人类的生活，构成一切的基础是人类活动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以实践理性为保障的。所以，在伦理学中，“应该”的价值尺度构成伦理学的本质规定。这种伦理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被淡化，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确立，到赫斯的实践人道主义的提出，康德的伦理理性再次得到复兴。

俄国民粹主义接受康德，同俄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当时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分析社会问题都是一种责任”<sup>①</sup>。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得民粹主义者找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种伦理的奉献精神，康德的抽象的、价值悬设的“应该”、“绝对命令”恰好满足了民粹主义的精神需要。

康德伦理学的立足点是善良意志，善良意志的体现就是“责任”。他认为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为此，康

---

<sup>①</sup> Valery A. Kuvakin, 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volume I, volume II, New York, 1994, p213.

德提出道德的三个命题中最有代表性的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民粹主义伦理学。道德、道德评价和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评定我们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的话，我们应该称之为道德说教。”<sup>①</sup>

费希特的哲学是他那个时代革命倾向的反映。他认为应当实现的目的就是世界发展的主要之点。费希特哲学特点吸引民粹主义的主要之处在于，费希特不重视陈腐的过去，也不重视苦难的现在，他的哲学的着眼点放在他准备采取行动的未来。费希特把革命行动归结为作为道德意志的理性行动，他对俄国民粹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把现存现实同应当实现的理想；即把“有”和“应有”对立起来，把整个世界当成了“非我”，是“自我”这个思维主体的创造物和工具。

费希特把具体的事物归结为思维主体即“自我”的永恒创造物；“自我”未来设定自己和丰满自己而不断与“非我”对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辩证过程，“自我”达到日益完全的独立性和前所未有的道德完善。这种辩证发展即制约现实的合理改造，又超越个体的“自我”；个体的自我和体现国家意志的集体意志逐渐融合为完满的存在。

“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是第一个用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的思想对俄国发生重要影响的人。”<sup>②</sup> 谢林哲学的爱好者是一批“哲学协会”的成员。这个小组成立于1823年，持续到1825年，成员们大多是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谢林对俄国哲学的影响是巨大

---

① (俄) 基斯嘉科夫斯基等：《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②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6, p23.

的。“谢林吸引了斯拉夫主义者，黑格尔吸引了西方主义者。”<sup>①</sup>

谢林的哲学是从绝对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过渡，和费希特相比，谢林的哲学承认外在世界具有较多的现实性。他把精神第一性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论证自然界充满精神，而精神则渗透自然界，并在那里实现自身。谢林的唯心主义理论对民粹主义片面强调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体”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

黑格尔哲学比谢林哲学对俄国的影响晚了很多，但俄国思想界不久就感到了黑格尔哲学的魔力。“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sup>②</sup>“对于俄罗斯来说，黑格尔是人类思想的顶峰，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的所有问题的解决。他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思想。他的影响就如同柏拉图对于教父哲学的影响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经院哲学的影响。”<sup>③</sup>

尼古拉·斯坦凯维奇小组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莫斯科哲学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一开始就对谢林的自然和历史哲学感兴趣，后来他们研究了费希特的哲学，但是不久他们就得出结论：费希特哲学是纯理论围绕着的，是完全虚幻的世界。对于这个小组来说，寻找一种结合谢林的总体性哲学和费希特的哲学观念，形成一种严密的科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时候，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们发现了黑格尔哲学。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都是后来影响到俄国历史的人物，其中有民粹主义创始人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以及巴枯宁。

---

①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6, p24.

②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第 71 页。

③ 同上书, 第 14 页。

黑格尔哲学对赫尔岑影响非常大。1837年，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巴枯宁都成为了黑格尔主义者，“他们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接受了黑格尔主义”<sup>①</sup>。赫尔岑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sup>②</sup>。他经常使用黑格尔的术语，在《科学中的华而不实的作风》一文中，提到他“历尽精神现象的苦恼”<sup>③</sup>，就是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语句。很多年后，赫尔岑回忆起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学习黑格尔哲学的情况时，这样说：“我甚至这样想，没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普鲁东的《社会经济矛盾》，没有经过这一熔炉和锻炼的人是不完全的，是不现代的。”<sup>④</sup> 赫尔岑对黑格尔的辩证否定留下了深刻印象。

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人对黑格尔感兴趣的基本问题是对待“现实性”的问题。俄国知识界注意这一问题，是与俄国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俄国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没有自由和民主，仅仅有农奴制的专制和愚昧。几乎俄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对现实都充满了失望。温和的保守分子尼基琴科在自己的《日志》里写道：“我们现在的社会呈现出悲惨的景象，其中没有宽宏大量的胸怀，没有司法，没有简朴，没有好的风尚，一句话，任何可以表明道德力量之健康的、自然的和强有力的发展的东西都没有。……社会堕落得如此之深，光荣、正义的概念或者被认为是意志薄弱，或者被认为是罗曼蒂克的狂热特征。”<sup>⑤</sup> “到处是暴力和暴虐，到处是约束和限制，贫乏的、不幸的俄罗斯灵魂在哪里

---

①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0,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p12.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8页。

④ 同上书，第129页。

⑤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2页。

有自由？这种状况何时是个终结呢？”<sup>①</sup>“我们生活在俄罗斯的可怕时代，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sup>②</sup>

黑格尔有关现实的合理性思想，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具有革命的意义，认为只有合乎必然性的存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但是这种思想在俄罗斯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并且被随心所欲地解释着。黑格尔的学说可以被保守和激进地解释；它既可以造就右派也可以形成左派，可以在他的辩证法的思维领域带来革命的动力学，并造就马克思。俄罗斯19世纪40年代的信徒对黑格尔的理解是保守的，他们认为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就是在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寻求存在的合理性。民粹主义者如别林斯基和巴枯宁以及后来的一些革命者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他们不满现实，但是也找不到如何与现实进行调和的方法，于是他们走向了思想、幻想和文学道路，逃向了思想的世界。他们因现实的畸形和无道而痛苦，但却无力改变这一切。

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民粹主义思想家，开始对现实关注，因为对现实的虚无态度无助于他们的斗争。他们对黑格尔的合理性思想采取了革命的理解，即现实性属于必然性的存在，现实不等于现存，不合乎必然性的存在，是注定要灭亡的。别林斯基开始认识到，现实中存在的一切并不都是合理的，他开始区别合理的现实和不合理的现实。这种和黑格尔的决裂并不仅仅发生在俄国理论领域，也发生在实践领域。赫尔岑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以后，发现了黑格尔有关现实性问题的理论，他坚持认为，通过行动改变现实以符合人们的理想。“如果我们成功地改变世界实现了我们理想，那么我们就与现实协调了。简

---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2页。

② 同上。

地地接受现实，是对历史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的是他的辩证法，而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事物现状的奴隶，是社会现有制度的奴隶”<sup>②</sup>。“我们并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当然更不是谢林的追随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通过他们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对科学作了补充。他们的基本原理依赖于以下所发现的公理：从发展的形式来说，发展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具有某些相似性。”<sup>③</sup>他回答了那些相信进步是一条直线的观点，他认为个人所有也是历史的进步，是不断回到历史本身的螺旋式的历史进步。“他还详细描绘了农村土地占有制的发展是从公社的集体主义到个人占有，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得复杂，然后回归到它自身的集体主义三阶段。”<sup>④</sup>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方面就在于黑格尔肯定了“生活是一系列的改变，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着，由一个极端变到另一个极端”<sup>⑤</sup>。

费尔巴哈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革命民粹主义的影响上，尤其是他的宗教观对革命的民粹主义否定东正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著作《未来哲学原理》认为，宗教剥夺了人的真正本质，使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由于

---

①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and USA, 1986, p83.

②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论文选集》，俄文第1版第1卷，1950年版，第203页；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6页。

③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0,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p152.

④ 同上。

⑤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论文选集》，俄文第1版第2卷，1950年版，第122~123页；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4页。

这种异化，人不仅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对立物，而且使自己从人的“类”中分离出来，成为利己主义的个体，人只有返回到集体主义的生活中去，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本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集体主义的赞扬。

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巴枯宁不久就认识到黑格尔主义代表的仅仅是“思想”，法国社会主义代表的却是“行动”。两者比较起来，他们更愿意选择行动。所以，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把人类当成了世界的主体，而不是绝对精神。当他们的理论中用“人”替代绝对精神时，表明他们从黑格尔走向了费尔巴哈。

## 第三章

### 宗教语境下的民粹主义

---

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是世界史上一场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了拯救下层劳苦大众而献出自己鲜血和生命的运动。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没有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要想深刻理解他们，必须深入到 19 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寻找源头。而宗教在俄罗斯文化发展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引用丘特切夫<sup>①</sup>的话：“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特殊的東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sup>②</sup> 为了理解俄罗斯，“需要运用神学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sup>③</sup>。俄国由于本身的宗教背景，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东正教的烙印。宗教文化深深地刻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正如涂尔干（Emil Durkheim）所论证的，没有外在于感情和行为的宗教形式而存在的社会，任何社会实在都具有宗教的形式。这一论断对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俄国来说尤其贴切。赫克在《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一书中说到这样一

---

①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泛斯拉夫主义者。

②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 页。

③ 同上。

句古谚，反映了东正教对俄国的影响：“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迟早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谈女人；而俄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则会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sup>①</sup> 了解俄国人的灵魂的人，都称俄国人为“上帝使者”和“上帝追求者”。

宗教现象确实是把握俄国社会文化事实的一个切入点。宗教精神在俄罗斯表现为具有宗教渴望、精神渴求、先知预感和期待的国家，可以说，如果不理解东正教，就无法理解俄国。“俄罗斯文化就其渊源来说，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源泉汲取营养的；就连后来 18 世纪反教会的诸种思想潮流亦如此。19 世纪 60 年代的虚无主义，也只有从这一独特源泉出发，才能得到理解。”<sup>②</sup> 不了解东正教也无法理解民粹主义。因为有的“民粹主义后来接受了宗教形式”<sup>③</sup>。有些民粹主义虽然标榜无神论，但明显是宗教的世俗形式。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革命》一文中说到：“民粹派宗教意识转为无宗教或反宗教意识，转为社会问题，成为那个时代宗教的特点。”<sup>④</sup> 以赛亚·柏林这样评价民粹主义的宗教观：“民粹派社会革命家的情怀是宗教情怀，他们自视为献身大义和人民的革命教士，相信一旦在革命之火中消灭独裁、剥削、不平等，在人民知识分子的指引下，就可以从革命之火焚烧资本主义的余烬中自然地建立起一个自然、和谐、公正的秩序，就能达到尘世天国（earthly paradise）。”<sup>⑤</sup>

①（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②（俄）叶夫多基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 页。

③（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5 页。

④ Nicolas Berdyae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 ann arbor for the study communism and Marxism*, 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 second printing, 1966, p8.

⑤（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0 页。

## 第一节 东正教文化

### 一、从多神教走向东正教

古罗斯社会长期存在着多神教的传统，有雷神、太阳神、风神、繁殖神和土地神，而且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9世纪时基督教开始在瓦良人和东斯拉夫人中传播。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从多神教改信基督教，并定东正教为国教，并强迫民众受了洗礼。从这一年起，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取代此前盛行的多神教，成为一个东正教民族。从此以后，东正教就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罗斯受洗后，教会内部由于西方的基督教会和东方的基督教会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存在着对教义的不同理解，长期存在争论。特别是东西教会都希望得到教会领导权，终于在1054年东西教会分离。西方教会以“普适性”自居，称天主教；东方教会则强调其正统性，称之为“东正教”或“正教”。东正教会，自认是拥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不接受罗马教皇的领导。它自有一套教阶体制，实行牧首制。东正教的经典是《圣书》和《圣传》。《圣书》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组成，也称《圣经》；《圣传》也称“口头传说”、“使徒圣传”或“教会圣传”。除此以外，还有基督教七次大会通过的“信经”。东正教在教义方面与基督教相比，还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东正教主张圣灵只能来自圣父，反对天主教圣灵

来自圣父和圣子。二是特别推崇圣母玛利亚。三是关于原罪的教义。四是关于救赎的教义。东正教特别向教徒指出：如果所有罪人都能参加宗教仪式，并遵守宗教道德戒律，他们的灵魂就能得到拯救。在不断的祈祷中，使自己身上的人性和神性结合，就可以得到拯救。五是关于末世论的教义，强调世界末日后人的审判，有义之人享永生，无义之人投入地狱受永罪。六是关于爱的教义，强调信徒既要爱天上的上帝，也要爱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东正教严格遵守古代基督教会的教义和礼仪，强调与神交流和沟通的神秘意义以及礼拜活动的神圣气氛，教堂布置得庄严、华丽，信众的合唱优美。

在领受洗礼之后，俄罗斯人民并不把自己称为美丽的俄罗斯，或者伟大的俄罗斯，而称为“神圣俄罗斯”。这一名称并不是指俄罗斯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圣洁，而是表达了他们的信仰的“神圣”；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它是指绝对的理想是俄罗斯人民万死不辞的惟一力量。俄罗斯人大概是尘世间最大的罪人，因为有罪，所以他们深深地扎根大地；同时，由于他们的圣洁理想，他们又最大限度地毫无余地地属于天国。在1050年，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Ilarion）在他著名的“律法与恩宠”的讲道中，就把俄罗斯人民当作正教人民，号召他们积极参与普遍拯救。“如果说在西方，在拉丁文中异教 - 农民（paganus-paysan）和异教徒（païen）是同义词的话，那么，在俄罗斯诸大公的敕令中，受洗的居民被称为基督徒农民，……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这一等同表明信仰以及教会是一切真正民族的、真正俄罗斯的特征来源。”<sup>①</sup>

18世纪以前，俄国的文化主要是在教会内部产生和流传的，

---

<sup>①</sup>（俄）叶夫多基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当时俄国的知识阶层几乎都聚集在教会内部，集中在教堂和寺院。18世纪前，俄国只有一种文化，即宗教的文化。“基督教在俄罗斯扎根于全部古老文化的处女地上。荷马也好，维吉尔也好，都没有成为俄罗斯意识的原创根源。是洗礼、教礼、礼仪和圣像强有力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并将此精神引入业已存在的基督教价值世界之中。俄罗斯的儿童是在朗读诗篇中学会阅读的，是圣经和礼仪的语言锻造了民族语言并由此产生了斯拉夫语。”<sup>①</sup>俄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东方国家，在10世纪由“罗斯受洗”开始正式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由于相信自己最为正宗，他们远离了西方的文明进程。教会在俄国的历史上发挥着精神向导的作用，宗教因素也就在俄国的文化中占有了主导地位。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由东正教塑造而成的，它获得了纯粹的宗教形态。

俄国的上流社会长期以来以没有文化为自豪，认为有文化、靠文化谋生不是贵族的行为。世俗文化只是从18世纪才开始产生。教会在俄国文化的传播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在18世纪，许多宗教界人士同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宗教组织共济会也曾积极地推行启蒙教育，著名的共济会代表诺维科夫（1744—1818）等都是启蒙运动的带头人。俄国民粹主义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形成其宗教观的，这种宗教观以东正教为基础，但融入了他们自身的特殊体验，除了对某些主要教义在接受之外，还包括对上帝的辩证体认、神正论思考（对自身怀疑的回答）、对人的内在神性的肯定、对普世宗教的乌托邦理想等，这些思想是构成其历史哲学原则的制约因素之一。

---

<sup>①</sup>（俄）叶夫多基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 二、东正教的影响

俄罗斯东正教拥有自己独特的主题，这些主题使俄罗斯东正教有别于其他基督教。这些教义、教规对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只撷取对俄国民粹主义影响深远的教义以阐明民粹主义的宗教文化背景。

### （一）聚合性或共聚性

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是由霍米亚科夫制定的概念和学说，是俄罗斯宗教独特的概念。在尼西亚信经里规定的教会是统一的、神圣的、普世的和使徒的。共聚性既是俄国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基督教向往社会和精神原则的表现。这个词是由霍米亚科夫提出，弗罗连斯基等宗教哲学家丰富和发展。它难以用其他语言表达，译成英文采用音译为 sobornost。在汉语中，学者也有许多不同的译法。从哲学角度看，它就是西方哲学一直寻求解决的“多样性统一”的问题。最早阐述这个术语的霍米亚科夫用这一术语说明作为基督之体的无形教会，就是一个自由统一体。他们认为：“天主教教会像一面墙，只有强制的统一，没有个人自由；新教仿佛是一盘散沙，只有孤立的个人自由而失去了统一性；东正教教会则是交响乐队，是保持个性和自由的统一体。”<sup>①</sup>

共聚性要求两个因素：自由和统一。俄国修道院的法规是以圣巴西尔法规为基础的，法规强调共同的祈祷和工作，以克服个人观感经验。在圣灵降临日建立的第一个信徒社的情形是：“信

<sup>①</sup>（俄）H. O.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一意地在教堂里。”<sup>①</sup>“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sup>②</sup> 共聚性在基督教音乐里则表现为合唱原则和圣餐。即使是在世俗的生活里，教徒也强调共聚性，大家生在一起，下地狱甚至也不能单独进行。“对于俄罗斯人的意识来说，地狱的问题至关重要，一边目睹地狱一边享有至福的义人的观点是不能允许的。别尔嘉耶夫说，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会说，大家一起进地狱胜过被分开。”<sup>③</sup> 他们认为，没有信仰的人死去时，都是独自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得到拯救的。但在教会中得到拯救的人，都是教会的一员，而且是和其他成员在一起的。任何有信仰的人，都与他人共享信仰；有爱的人，都在分享；祈祷的人和他人一起祈祷。

这种东正教中的共聚性原则，也被斯拉夫派称为合唱原则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认为它对俄国的影响除了表现在“俄罗斯教会音乐，对于歌剧音乐非常重要，在经济生活中就是村社”<sup>④</sup>。农民在村社里习惯集体聚居，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

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民粹主义运动，几代俄国人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政治，希望建立人间的集体主义的天堂，是因为俄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生活就是集体的生活——全体公民有公共秩序和共同享用一切财富，人们友好地生活在一起，没有贫穷、没有富裕。这样的社会的世俗表达，在无神论的民粹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正因为共聚性的影响，他们的社会主义

① 《圣经·使徒行传》3：45

② 《圣经·使徒行传》3：46

③ (俄)叶夫多基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④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既强调社会主义中的个人自由，也强调社会主义的集体观念，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深刻地体现了共聚性的两个要求——既可以保证个人的自由，又可以保证社会的统一。<sup>①</sup>

## （二）神人学说

神人与神人类是俄罗斯宗教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神人就是基督耶稣，神人类就是指未来的理想人类。451年的查尔西会议上明确规定，在基督身上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俄罗斯宗教哲学认为，人的东西与神的东西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上帝对人倾注了最大的爱心，他不仅赋予人以神的形象，而且宽恕人的罪孽，以启示引导人，以恩爱善待人，甚至以圣子的苦难来唤醒人和拯救人。尽管人罪孽深重，上帝仍然相信人的本性中保留有感光能力，有对神光热烈追求的能力。上帝是人的拯救者。“圣父通过圣子表现出他不是法官和统治者……圣子实现的不是审判，而是拯救。拯救不是审判，而是自然界的宽容和明亮，是自然界的神话。”<sup>②</sup> 拯救不是简单地宣告无罪，而是使人达到完美，实际地改变人的本性，创造新型的宗教人，这样，人就具有了神性。人在神中诞生，神也在人中诞生。神人基督是理想的人，是人的理想；神人类是理想的人类，是人类的理想。

神人类思想在民粹主义者中广泛存在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理想答案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只有每个人都与道

<sup>①</sup> 关于民粹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问题，在本书第4章详细论述。

<sup>②</sup> （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德理想保持一致，世界才可以得到拯救。《怎么办》的副标题就是“新人的故事”，它所描写的正是19世纪60年代的正面典型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象征”，他们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起来。他的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出身贵族的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当拉赫梅托夫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体系和实质以后，就立刻着手去实践。为了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拉赫梅托夫走出学校，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他尝试性地做过许多劳动人民的工作，种过庄稼，做过木匠、摆渡的船夫和工人。拉赫梅托夫卖掉了自己的家产供7个大学生读书，他自己却过着近乎自虐的生活。虽然他曾经是贵族，但他故意吃得很差，目的是为了能体验贫苦人民的生活。他甚至故意睡在扎有几百枚小钉的毡毯上，扎得全身鲜血淋漓，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使自己万一在被捕时能经受得住严刑的考验。除了运动、锻炼体力的劳动和读书之外，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工作。他一直都在做为人类的事。他从不把时间浪费在娱乐上，他是世俗的圣徒。普列汉诺夫认为，在每一个出色的俄国革命家身上，都有过许多拉赫梅托夫气质。列宁刚刚投身革命时，阅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拉赫梅托夫的形象对年轻的列宁的影响是巨大的。

不仅革命者使自我道德趋于完美，而且他们还希望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使人达到完美。“为此你们要满心欢喜地关注自己的修养：幸福寓于修养之中。啊，有修养的人多么快乐！甚至别人觉得是牺牲和痛苦的事，他也从中感到满足和快乐。他的心儿坦荡、欢畅，喜悦溢满胸膛！试试看，可真好啊！”<sup>①</sup>东正教相信尽管人罪孽深重，上帝相信人的本性中保留有感光能力，有

<sup>①</sup>（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http://www.oklink.net/00/0103/how/index>。

对神光热烈追求的能力。上帝是人的拯救者。正如洛普霍夫对玛丽娅所说的那样：“现在您在干坏事，因为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一个环境，您也会乐于做个无害甚至有益的人。”<sup>①</sup>因为在精良的泥土上，有真实生命的泥土上“产生出的新的东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sup>②</sup>。而在腐朽的泥土、不实用的泥土上“植物不可能长得好”，因为这块泥土的“元素本身不健康”，所以产生出来的其他东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借洛普霍夫的口说出这样的事实：人本性是好的，具有感光能力，有对神光的热烈追求，需要拉赫梅托夫这样的革命家铲除恶劣的土壤，从而拯救人类。<sup>③</sup>

民粹主义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的未来应该从自身开始，应该先塑造人自身，培育完整的人格，然后再去改造社会。他在小说里一方面揭露人性的弱点，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塑造完美的人。起初，他塑造的完美的人是个“白痴”，后来，作品所塑造的完美的人都是教会的教士、长老等人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情结，即拯救世界的事业虽然也靠外部的政治及社会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内心自我修行及感化别人。无论外部的行动还是内在的修行，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在世界上建立新的共同秩序、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生活方式，从而由内到外达到天人一致，世界因而得到了拯救。托尔斯泰还写过一本小说《世上无罪人》。罪人是环境的产物，所以必须根据人性来进行自我修养。他在《阅读园地》里引用了孟子的“牛

---

①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http://www.oklink.net/00/0103/how/index>。

② 同上。

③ 同上。

山之木”。他解释说：“山的光秃不是山的本性，就像灵魂的堕落不是灵魂的本性一样。如果我们放纵了情欲来噬食我们心中的仁慈、廉耻和憎恨恶习的情感萌芽，难道我们能由此而说，在人的心里本没有这些情感吗？认识天道，这就是发展我们天下之中最高的本性。”<sup>①</sup>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主义者走入民间，向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企图唤醒他们内心中“共产主义”的天性（类似于东正教的神性），希望他们起来推翻沙皇封建制度，其中也蕴涵了神人类学说的因素。

### （三）弥赛亚说

“弥赛亚”（Messiah）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有“膏油”的意思，后来就指“受膏者”。一个人的头上被涂上了“膏油”，这个人就成了被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和作用。因此，《圣经·撒母耳记》中称国王为“我的主乃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sup>②</sup>。受膏者成为负有摆脱一切邪恶，创造以色列极乐王国的人。后来这个词渐渐演变为“拯救者”。古犹太人的弥赛亚和俄国的弥赛亚并不完全一致。古犹太人的弥赛亚，一旦耶稣降临，其使命便宣告结束，而俄国人的弥赛亚意识具有特殊性，从“第三罗马”开始。

东正教认为，罗马文明毁灭以后，文明和宗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而在拜占廷文明衰落后，莫斯科则成了基督教世界惟一的中心，俄罗斯是惟一正宗的基督教国家。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只有斯拉夫教会肩负着拯救人类的庄严使

<sup>①</sup> 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sup>②</sup> 《圣经·撒母耳记上》24：6

命。修士菲洛泰上书沙皇伊凡三世：“一切基督教王国都建立在你的惟一的王国之上，两个罗马现已消亡，而第三罗马莫斯科屹立着，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sup>①</sup>“三个罗马理论”除了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外，更多地从宗教上强调了俄罗斯具有普济天下的使命。“第三罗马”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说，是个非常有远见的提法，为后来俄国在拉丁文化中的称雄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从此也给俄国人以幻觉，似乎他们真的可以充当世界拯救者的角色。

弥赛亚说认为，使命意识是为上帝选中的民族之意识，这一民族体现为弥赛亚，通过它拯救世界。使命意识也是先知意识，使命的自我感觉就是先知的感觉。在东正教里，俄罗斯的使命意识特别强烈，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担负着向世界说出新词的使命，如同拉丁世界和日尔曼世界说过的一样。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族应该代替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作用、如今已经日益衰落的民族。救世主学说主张“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就是人类精神”等理论，强调俄罗斯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使命意识是俄罗斯特有的，除了东正教确立了这一意识以外，俄罗斯历年的侵略和扩张，也对这一意识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宗教的弥赛亚和政治方略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相辅相成，在俄国社会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从沙皇到今天的普京时代仍然没有完全摆脱。

由于弥赛亚意识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深深地渗透于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形成了他们强烈的特殊历史使命感，即使是唯物主义者，也难以避免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负有实现社会真理、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尘世实现“千年王国”。自拉吉舍夫唤醒了民众后，

---

<sup>①</sup>（俄）叶夫多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这种特殊的历史使命感最终演化为世间的使命，即消灭专制的农奴制度，在人间实现永久公平和正义。同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也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正义，于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了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俄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想：俄罗斯民族负有实现社会真理、人类友好情谊的使命。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罪恶，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变为更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的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俄罗斯人在农奴制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竟然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者”<sup>①</sup>。

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句名言最精确地表达了俄国人对弥赛亚思想的理解：“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sup>②</sup> 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都存在拯救全人类的意识，就是为“参与某项共同的伟大事业——改造世界并最终使它获得拯救——而活着”<sup>③</sup>。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怀着弥赛亚的理想，希望消灭导致人们生活苦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使地球上充满真理与幸福。在《致青年一代》中，民粹主义者用世俗的语言这样表达了弥赛亚意识：“我们寄希望于你们，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最能拯救俄罗斯的人，你们是俄国的真正力量，你们是人民的领路人。”<sup>④</sup> 青年知识分子担当着唤醒民众的使命。“我们相信自己的新生力量；我们相信，我们的使命是向历史中增添新的因素，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步欧洲的后尘。”<sup>⑤</sup> “你们自己要准备扮演自己的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

② 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封底页。

③ (俄) 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1页。

④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⑤ 同上书，第8页。

角色……如果需要就为拯救祖国光荣牺牲!”<sup>①</sup> 我们“要对俄罗斯这个担负着率先实现伟大社会主义事业使命的國家的光辉未来充满信心”。<sup>②</sup>

弥赛亚意识，在民粹主义者身上除了表现为拯救俄国免于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表现，即灵魂自我拯救。这不是指灵魂某种超越死亡的状态，而是指灵魂的终极追求获得满足，灵魂的内在完善得以实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怎么办”。“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最确定的、最合理的就是寻求达到某个早已公认的、毋庸置疑的目标的道路和方法。但是“怎么办”作为典型的俄国式的问题，它的含义还应该包括“为了拯救世界从而证明自己的人生是正确的，我和别人应该怎么办”<sup>③</sup>。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苦恼的、俄国特有的，自己的人生该如何完善、灵魂如何获得终极满足的问题。俄国知识分子身怀对人民的负罪感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中，他们为了这一事业甘愿弃绝私利，乃至自我牺牲，最终完善自己的灵魂，使灵魂得到拯救。

#### （四）宗教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一词首先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它表示转向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研究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语言，到后来，人道主义获得了人性及仁爱待人的概念。

基督教固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这种人道主义不是文艺复兴时兴起的世俗人道主义，而是有神论的人道主义。作为东正教的人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俄）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0页。

道主义有其自己的特点：就它的起源看，它首先来源于世俗的生活——村社传统。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到一定时间就要重分土地，在重分过程中强调对弱者的照顾，土地实行轮耕。公社实行连环保制度，纳税以公社为整体，照顾穷苦人家，国家和地主对此不能干涉。公社对鳏寡孤独以及服兵役的士兵家属，都有一定的安排和照顾。公社设有义仓，荒年可以免费救助穷人。农民彼此之间“人人为大家”，“亲如兄弟”。同时，上帝和沙皇对村社的农民还具有“父亲般的关怀”。这一切潜移默化地为东正教的人道主义形成提供了精神沃土。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的人道主义只能是公社性的人道主义，这跟俄国的传统有关。”<sup>①</sup>

东正教的人道主义具体表现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sup>②</sup>“爱心”、“扬善”、“做义人”、“不可杀人”、“凭爱心做事”、“用爱心互相宽容”、“要彼此相爱”、“相爱不是在口头上，而要在行动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sup>③</sup>基督教的上帝造成肉身，是向人们证明了上帝之爱的长阔高深，旨在用鲜血唤醒人们爱的回应。这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上帝之爱就是他屈尊从天上来到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担当了世上所有的痛苦和折磨，走上了十字架。”<sup>④</sup>

19世纪东正教的著名神学家弗兰克写道：“基督教的道德能动性，按其基本的不变的本质来看，是给世界注入爱的有益力

①（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②《圣经·约翰福音》3：16

③《圣经·加拉太书》2：20

④（英）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量，也就是说，把善灌输到人的心灵里去，从而灌输到人们之间的直接私人关系之中。……正是这种爱的能动性才是主要的、基本的、决定其余一切的、通向生活的一般完善化的道路。”<sup>①</sup>

东正教的爱除了基本面和基督教相似以外，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并不赞成《圣经》里爱仇人的内容，因为那样会把是非颠倒。他们所爱仅为人民，而不是指一切人。东正教人道主义还倡导恢复原始基督教关心穷人、帮助穷人、周济穷人的道德传统。“俄国人心灵的宗教特性是：对上帝和神性真理热切的思慕与寻觅，喜欢不幸和受苦的人，对社会底层的崇敬和同情，宽恕精神，对不公正待遇顺从和不反抗，以及对神圣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忠诚。”<sup>②</sup>东正教的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最详细的是在偌夫哥罗德的涅列季查教堂的绘画。绘画描绘了关于富人和穷人拉扎尔的福音预言。寓言说明富人死后被判永远受苦和穷人拉扎尔的幸福。这一寓言在俄罗斯广为流传。人们还加上了自己想象的富人在冥间受苦的传闻。画面中富人被表现为坐在火里，在他面前撒旦手持容器。富人指着自己的舌头，大声请求亚伯拉罕。画中的亚伯拉罕就在他对面，怀里抱着穷人拉扎尔的灵魂。富人说：“父亲亚伯拉罕啊，请怜悯我，把拉扎尔遣走，把手指在火中浸湿。”听他这么一说，撒旦把装着火的容器递给他，笑着说道“富人朋友，请喝点热的火焰。”<sup>③</sup>

当代俄国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叶夫多基莫夫斯基这样评价俄罗斯的基督：“一个民族的宗教理想形成于其对上帝的十分个人

<sup>①</sup> (俄) 弗兰克：《黑暗中的光明》，1949年版，第375页；转引自雷永生：《宗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之关系探略》，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sup>②</sup> (俄)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sup>③</sup> (俄) 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18页。

化的观点，形成于其对基督的艺术的、圣像式的想象，因而存在着弗拉芒的、西班牙的或者希腊的基督，同时也有一位俄罗斯的基督，这位俄罗斯的基督在福音中与卑贱者为伍，常和穷人、病人及受苦人在一起。画家涅斯捷罗夫（Nestérov）在自己的名画《基督与神圣俄罗斯》中很好地表现了这位基督。画面上，基督被乞丐、病人和小孩团团围住。……他追随着表现出同情、进行医治和安慰众人的基督。”<sup>①</sup>

在俄罗斯有一批圣徒，他们为保卫民众和教会不惜牺牲自己。一些是先知型圣徒，这些人是教会的高级教士，他们无所畏惧或毫不动摇，他们指责不正义和残酷的统治者，他们宁可要殉道者的荣誉，而不要血腥统治者的恩宠。一些是道德型的圣徒，这些人是年高德劭的虔诚贤人，他们生活方式简单，工作勤奋，并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

索洛维约夫认为，东正教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是其社会学体系的根本原则。按照他的说法，同情与怜悯，制度化地组织起来就成为国家。的确，在俄国，社会关系主要受自觉的怜悯感支配。人们称它为“俄罗斯的理念”。俄国人喜欢痛苦和受苦的人，他们的基督始终是受苦的基督，他们不承认其他任何救世主。……实际上，主是喜欢不幸的人、罪犯和流浪汉的。老百姓没有称呼罪犯的字眼，只是简单地称呼他们为“不幸的人（neschastny）”<sup>②</sup>。

俄国伟大的民粹主义小说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曾描写过罪犯，却没有谴责他们，而是为他们辩解。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者或犯人被流放到西伯利

①（俄）叶夫多基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亚时，总有他们的亲友紧紧相随。

民粹主义者除了少数东正教徒外，大多宣称是无神论者。他们并不爱上帝，对东正教采取拒斥的态度，和它疏离。但有形的背离不等于真正的抛弃。他们几乎都不能割断和自己国家宗教文化的联系，他们虽然心灵没有基督，但他们有自己的上帝，这就是——人民。俄国民粹主义对穷人有着天然的同情，痛恨人间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民粹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由于自己过着太优裕的生活而痛苦不堪，晚年远走他乡，故意过着贫困的生活。这里就充满了宗教的情怀。在他们的思想中，人民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希望献身于不是上帝，甚至不是祖国，而是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物质富裕和文化发展。他们相信，人民、下层人、劳动阶级本质上是优秀品质的样板，是剥削和压迫的无辜牺牲品。人民是被不正常的生活条件所迫而处于贫困与无力状况的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出自造物主之手，都是善良的，恶只是不正常的社会制度派生的后果。东正教特别强调的“原罪”在民粹主义者这里转化为世俗的罪恶，即民粹主义者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罪，甚至是由于自己不属于人民而痛苦，赎罪的办法只有献身于人民。他们认为人民不幸福的根源完全是坏的制度、恶的政权，所以献身于人民、站到人民一边就意味着脱离上流社会，到民间去，成为革命者。民粹主义者由于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怜悯引发出对人民的敌人——恶的社会制度的恨。

在民粹主义者的观念里，他们自己就如活着的耶稣，担负着拯救的责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最伟大的人物拉赫梅托夫如耶稣般，睡钉满钉子的床，为的是当献身人民而被捕时可以忍受苦难。他几乎是殉道者的典型，是人间的耶稣。因为“社会需要坚毅的、热情的人，他们敢于冒一切风险，准备牺牲一切。他们的传奇故事要远远超出他们真正的品德和他们实际的功绩。人们把他们并不具备的毅力加在他们身上，人们借他

们之口讲出他们的后代才能达到的最美好的思想、最美好的情感。他们在群众面前将成为不可企及的、难以想象的理想人物”<sup>①</sup>。俄国的民粹主义最具有宗教中圣徒精神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他们鼓动民粹主义成员为了某种精神献身。“作为70年代民粹派成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为运动或组织或政党牺牲他的整个生命。”<sup>②</sup>为运动牺牲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罪感，他们觉得本可以阻止或减轻人民的苦难，但是他们却默许了，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

### （五）末世论

基督教理论中，末世论占非常大的比重。除了具有基督教的一般末世论外，俄罗斯东正教独有的神秘主义末世论还在于：对上帝之城的寻找；对天堂的耶路撒冷降临大地的期待；对普遍拯救和普遍幸福的渴求；在于启示的心境。这些启示的、先知的期待在俄罗斯的东正教里表现得更强烈。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情绪。

基督教认为世界末日不是宇宙的毁灭，而是罪恶世界的终结，是人的奴役的终结，是永恒和不朽的“千年王国”的到来。这个神光普照的新天新地的到来，需要神和人的共同创造。

由《圣经》概括的《信经》的最后两条“我信身体复活”<sup>③</sup>“我信永生”<sup>④</sup>。《信经》这样的说法，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共同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v.

③ (英) 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④ 同上。

信仰。现在的生命是通往来世的道路，是从恩典之国走向荣耀之国。《圣经·启示录》里世俗的世界生命没有什么价值，信徒渴望得到拯救。“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sup>①</sup>这种早期的对死亡及其拯救的期待渐渐消亡，在世俗生活里人们渴望通过爱和苦行来获得拯救。“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sup>②</sup>“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的死。”<sup>③</sup>宗教的苦行生活是指令的灵魂拯救方式。僧侣生活的最高美德是通过弃绝自己的意志（绝意）而达到容忍精神和保存自己心灵的纯洁。达到美德的方式是完全跟随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基督。

东正教造就了俄国哲学思想在其典型的民族形式上从来不是和西欧哲学一致的对世界的纯粹认识，俄国哲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哲学。他们总是寻求“千年王国”的来临。而俄国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也都是无意识的“千年王国”说的信徒，他们期待着以他们自己的努力拯救世界，在人间建立神话般的“千年王国”。俄罗斯民粹主义末日论精神的本质明显表现在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中，表现在他为道德“幸福”而否定一切文化和全部生活之中。他希望“摆脱历史，摆脱

---

① 《圣经·启示录》22：20

② 《圣经·启示录》20-21：11，12

③ 《圣经·启示录》21：7，8

文明，去过自然的神的生活。这就是追求终点，追求千年王国”。<sup>①</sup> 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个“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加入完善世界和最终拯救世界的共同事业”<sup>②</sup>。俄国知识分子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中，他们为了这一事业甘愿弃绝私利，乃至自我牺牲，从而缔造出一个他们所希望达到的尘世的“千年王国”——伦理的社会主义。

### （六）圣愚

要完全把握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宗教语境，还必须注意到一个在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特有的现象，那就是“圣愚”，或叫“狂信苦行的圣者”。圣保罗关于“为基督的愚痴”的名言指的是彻底献身精神，它是东方基督教圣徒崇拜的一种特殊方式。

圣愚对俄国社会和民粹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87年美国汤普逊教授出版了《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圣愚——这一独特的俄国宗教现象，才为非俄语国家的人所知。

圣愚的最早记录是在11世纪。15世纪以后，圣愚们对俄国社会各方面连续不断地产生了宗教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影响。圣愚在外表上大多破衣烂衫，不讲究穿着，他们的赤裸和破旧的衣衫往往被看作虔诚的精神象征。他们过着流浪生活，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用特殊的方式使自己在精神上自我完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豪杰般地忍辱负重，甚至比“普通的”圣徒的苦行更为值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7页。

② (英) 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得令人敬佩。他们也被认为是天下最完美的圣徒。他们不讲究独处，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邻里聚会和集市。在这种人多的地方，他们大吼大叫，咒骂行人，发出预言。圣愚一般都是预言家，常常对俄国的前途和某些熟人的命运作出预测。M. V 涅斯捷罗夫的一幅绘画《在俄国》（1916年）以寓意方式表现了圣愚的精神领袖地位。画家描绘了俄罗斯各个阶层的人物，有贵族、士兵、农民、神父和作家。所有这些有贡献的人物都受着两个人的引导：一个男孩和一个圣愚。圣愚在其中象征着领袖的作用。

汤普逊认为，圣愚现象是“自称的社会改造者们的一个重要的、显然没有得到公认的灵感源泉，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涅恰耶夫、特卡乔夫和列宁。圣愚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风格都发生了影响”<sup>①</sup>。汤普逊认为民粹主义革命家热衷于政治辩论，这与圣愚们喜欢狂热的道德争论非常类似。圣愚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影响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圣愚那里继承了对一切事物持高度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对传统的社会改革不屑一顾。作者认为，圣愚的训诫还表现在别林斯基《致果戈理书信》中，以及杜勃罗留波夫对俄国商人阶级的激烈训斥。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作为贵族，甘愿忍受贫困，为了革命，怕被捕后忍受不了严刑拷打，自愿睡在钉了钉子的床上。这和圣愚追求苦行的生活确实相同。所以汤普逊认为，与其说巴枯宁之类的革命民粹主义是西方社会主义观念的精神产物，不如说就是某些圣愚形象的再现。作者得出结论：“理想的革命家，就是世俗的圣愚。”作者还摘录了涅恰耶夫的一段经典段落。

“革命者是一个遭受劫难的人。他既没有个人的爱好，

---

<sup>①</sup>（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8页。

也没有生活琐事，也没有情感、眷念、财产，甚至姓氏……在他生存的根基中，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切断了与社会秩序、全部受过教育的人和这个世界的全部法律、财产、常规以及道德的联系。他是——这个世界的冷酷敌人……

他轻视舆论。他蔑视和憎恨现存公共道德的全部动机和表现……他对自己严酷，他必定对其他人也同样严酷。”<sup>①</sup>

汤普逊认为，这段话是革命的民粹主义最具圣愚色彩的经典表达，是圣愚苦行生活的世俗表现。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鼓吹的伦理的社会主义，鼓吹的崇高的生活追求，忽视现世的生活，确实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圣愚这种俄国特有的宗教现象的影响。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和东正教精神的内在合一

笔者认为，以上只是就民粹主义和东正教的精神表达形式的相似性进行了论证。但是形式的相似，很难说明民粹主义思想家具有宗教文化背景，因为除了最早转为民粹主义的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以及少部分思想家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大部分著名的民粹主义者并无宗教信仰。他们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对宗教进行了激烈地批判。

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考虑到俄国国情，他们怎么就那么轻易地割断了他们自己和俄国历史文化的联系呢？这就要求我们除了从形式上证明两者的关联以外，还必

<sup>①</sup> (美) 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49 页。

须从内在的精神性入手。如果我们可以证明东正教的中心价值观和民粹主义价值观异曲同工，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宗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难以避开的结。

实际上，社会学家认为，宗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宗教情感和宗教冲动并不一定仅仅表现在宗教里，“恰恰相反，它们可以说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sup>①</sup>。这些关系的内容虽然千奇百怪，但如果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内含着宗教的基本基调。“一切宗教性 (Religiosität) 都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着的追求、屈从与反抗、感观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等某种独特的混合。”<sup>②</sup> 它具有神圣性、忠诚性和献身性的特征，我们把这些通称为宗教特征。依此为尺度，我们便可以把它和那些单纯建立在利己主义、单纯建立在外在力量或道德力量之上的关系区别开来。

社会学家把“信仰 (Glaube) 看作宗教的本质和核心”<sup>③</sup>。这种信仰属于实践信仰的范畴，它意味着个体与所信仰的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意味着个体与信仰物之间有一种献身的感情，意味着个体把信仰物当作生活的准绳。我们信仰某人或某物，虽然有悖于人类一切理性，但我们仍然可以矢志不渝，这也是现今社会维系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之一，所以人们把信仰看成构成宗教的基本特质。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宗教的信仰和我们生活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非常不同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基于科学论证的可行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必然性昭示的一条人类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由此相信它一定会到来的一

---

① (德) 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③ 同上书，第 13 页。

种科学的理念。而宗教信仰并无科学的根基，也不来源于所信仰的某种超验权力，进而投射到经验中，它仅仅是情感自身的一种特殊品质，也就是说，“是一种专注或涌动、一种奉献或悔恨，无论如何，它们本质上就是宗教性的：它们创造那种宗教对象，作为其客观化或对象（Gegenbild），这就如同感觉派生出相应客体”<sup>①</sup>。宗教信仰还必须和知性的信仰区别开来，知性的信仰是认识的一个阶段，目的是通过刨根问底来求真，它所追求的事实真理，只是由于我们的知识的有限性而尚未认识。宗教信仰只是发自主体的一种状态，它摆脱了经验内容，并完全自行创造客体，直到把它提高到绝对地位。所以，宗教信仰虽然没有什么客观根据，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巨大优势：它用最通俗的理由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相信它是尽善尽美的，遇到困难时可以从中发现力量、得到支持。

“人们多次指出，俄国知识阶层精神面貌中包含着宗教的特性。”<sup>②</sup>从历史来看，俄国知识分子是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的所有的特性，直接原因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从外部看，是政府机构的警察机器的残酷迫害，从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者被杀头、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开始，几乎民粹主义革命家都面临这样的厄运：或者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流亡，如赫尔岑、巴枯宁以及查苏里奇和普列汉诺夫等；或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反动政府的镇压直接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在民粹主义者身上产生了蒙难和忏悔的自我感觉；二是在西伯利亚或远离祖国，与生活强制性的隔离，培养起人的幻想能力，有时也可以培养善良的心灵和乌托邦精神。赫尔岑在流放和在异国期

<sup>①</sup>（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sup>②</sup>（俄）基斯嘉柯夫斯基：《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间提出了利用村社、走向美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的孤寂中，写出了表达自己理想的小说《怎么办》。从内在精神看，俄罗斯“知识阶层的心灵是彼得创造的产物”<sup>①</sup>。俄国文明这扇窗是由彼得大帝开启的，是通向欧洲的窗口。俄国文化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是欧洲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既然在政治、民族危亡的威胁之下，舍弃这种教育，俄国则没有出路，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则是多么崇高和重要，而面对国家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未来，他们的历史责任又是多么重大。”<sup>②</sup>

内在的责任感和外在的与生活的疏离，使得民粹主义思想家远远割不断与宗教的情结。于是，弥赛亚说、上帝之城和真理王国（社会主义）的来世论幻想和对人类救赎的追求，这一切都构成了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稳定的、独有的特性。俄国民粹主义所具有的实践性、社会性、道德性，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是东正教伦理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当时所流行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译成俄文以后，在俄国影响巨大，一大批革命的民粹主义者都立刻转变为费尔巴哈主义者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民粹主义的这些宗教品格就极端化地表现为对外在的人民福利和社会革命的狂热追求。

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是一种社会的忏悔，他们的上帝不是耶稣，而是人民。他们具有了宗教性质的献身精神，他们舍生取义的情怀，赋予他们的精神面貌一种特别的宗教特性。“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终于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左翼时，它便获得了类似宗教僧团的性质，在那里表现出俄罗斯精神的深刻的东正教基础：远离充满恶的世界、禁欲主

① （俄）基斯嘉柯夫斯基：《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

义、勇于牺牲和忍受苦难。”<sup>①</sup>

他们的信仰，不论是相信人民，还是相信社会主义，本质一样，即都只是发自主体的一种状态，它摆脱了经验内容，并完全自行创造客体，直到把它提高到绝对地位。所以，民粹主义对社会主义也好，对人民也好，他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客观根据，完全是理智的产物，是伦理的先设。“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合理的有效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公平和正义的实现。”<sup>②</sup> 就是这些来自“批判思维的个体”的伦理的先设的信仰，在俄国社会中起到了类似宗教性质的，让人们相信它是尽善尽美的，遇到困难时可以从中发现力量、得到支持的一种力量。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以无神论昭示天下，但他们的无神论“决非自觉意识的否定，心智繁复、痛苦和持久工作的成果，个体生活的结局。不是，它由里及表最为经常地求助于信仰，它具有纯洁的宗教信仰的诸多特征。”<sup>③</sup>

宗教哲学家弗兰克认为，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虽然是公认的无神论者，但是“在这两位无神论者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哲学言论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典型的俄罗斯宗教意向和观念”<sup>④</sup>。赫尔岑虽然不是东正教徒，但他“还没有否定宗教。无论如何，他是认可宗教感情的”<sup>⑤</sup>。赫尔岑曾对圣西门主义者将宗教感情同社

---

①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iv.

③ (俄)基斯嘉柯夫斯基：《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④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⑤ (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2页。

会主义结合起来很感兴趣，认为这很可能是基督教发展的新阶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基督教的合法继承者”<sup>①</sup>。赫尔岑认为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真理，宗教是社会民主的中坚力量。别林斯基也曾相信，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据说，别林斯基有一颗基督的心，却有异教徒的思想。有一次他和屠格涅夫讨论一个哲学问题，讨论得很激烈，忘记了吃饭。屠格涅夫提醒他，是吃饭的时候了，别林斯基惊叫起来：“什么，我们还没有决定上帝是否存在，你就想吃饭了！”<sup>②</sup> 别林斯基自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然而他却是俄国最注重精神的思想家之一。别尔嘉耶夫认为：“当别林斯基把穷人和堕落者当作朋友的时候，他其实仍然保留了对上帝的崇拜。他所鼓吹的是一种宗教的情怀。”<sup>③</sup>

宗教和民粹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奇怪的是，真正的宗教哲学家排斥他们，左翼的唯物主义者也批判他们，把他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民粹主义的尴尬境地值得理论工作者去探究，探究他们和俄罗斯文化的真实关系，其中宗教文化对民粹主义的影响，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

① (苏) 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62 页。

② (俄)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5 页。

③ Nicolas Berdyae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 arbor for the study communism and Marxism*, 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 second printing, 1966, p11.

## 第四章

### 民粹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路及其分析 评价

---

19世纪民粹主义是俄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世纪。民粹主义著作层出不穷，尤其是他们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开创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先河。它们不仅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时的整个世界也起到震撼作用。但遗憾的是，自从列宁对民粹主义批判之后，苏联国内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呈现一边倒的趋向，即对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研究过多，往往把研究的重点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转移到革命运动上，特别是忽略了非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他们对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的贡献大于革命者的贡献。最为典型的是米海洛夫斯基，他是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广泛影响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却极少被人提到。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们需要全面梳理民粹主义的哲学理路。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著作出版情况，管窥民粹主义的曾经辉煌：

赫尔岑的《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自然研究通信》、《致老友书》、《论俄国》、《俄罗斯人民与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思想

的发展》、《往事与随想》、《来自彼岸》。

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评〈唯物主义理论哲学研究指南〉》、《给果戈理的信》。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人类知识的性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怎么办》、《对村社土地占有制一些哲学原理的批判》。

拉甫洛夫的《历史信札》、《前进，我们的纲领》、《俄国人民的账》。

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科学入门》。

米海洛夫斯基的《工业家大会上俄国工人问题》、《英雄和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论马克思一书俄文版》、《什么是进步》。

特卡乔夫的《俄国革命宣传的人物》、《敲起警钟》、《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是什么》、《革命与国家》、《人民与革命》。

耶利谢耶夫的《农民改革》、《农民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土地平分》……

……

但是，由于民粹主义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表现形式和特点看，都是十分复杂的。别尔嘉耶夫说：“我们有左翼和右翼，斯拉夫式和西方式，宗教式和无神论式等各种民粹思想。”<sup>①</sup>这就使我们很难做到全面展示他们的观点。本书试图展示他们较少为人所注意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非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揭示出他们的理论对人类历史具有意义的一面。

---

<sup>①</sup>（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 第一节 “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村社

### 一、俄国村社

俄国农村公社从基辅罗斯开始存在，一直保持到 20 世纪 20 年代，历经 1000 多年的沧桑。维尔福是最早建立的农村公社。到 13 世纪，古罗斯的维尔福已经消亡，米尔组织通行起来。从 13 世纪到 16 世纪，东北罗斯米尔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黑乡，耕种黑地的农民是农村公社社员。到 17 世纪，中部地区开始出现土地重分型公社。土地重分是以一户交纳捐税能力为前提，这又与农户拥有的劳力和耕畜多少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同时，公社为每个成员提供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必需土地。公社不能使任何一户农民赤贫，当由于种种原因社员遭受困难时，公社应该减少其捐税，并给他纳税优惠的土地。由于土地重分，使农村内部农民的分化以及土地公有到私有的转化速度延缓。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农村仍然保留有重分土地的习惯。公社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的大举入侵下，阶级分化加速。

虽然农村公社在不同时期其特点不尽相同，但它们也有许多共同点：指定土地制度、重分土地、管理组织生产、公社实行连环保制度、以公社为单位集体向国家纳税。公社还在其内部行使司法权力，审理民事案件。公社是农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把农民联合成为一个集体。公社最高权力是米尔大会，通过大会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公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对穷人采取福利救济原则。对农民来说，公社就是他的世界。

## 二、民粹主义发现“村社”

村社的种种特点以及它的特殊性和重要社会意义的话题，早在十二月党人皮斯特儿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重新分配，以消除社会不公正的思想，就包含了对俄国公社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积极评价，已经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重视。到19世纪40年代，德国巴伐利亚男爵哈克斯特豪森在俄国旅行，发现了俄国尚存在古老的农村公社，他随后在德国发表了《俄国人民生活的内部关系，特别是农村结构的调查报告》，引起轰动。他在报告里把俄国村社描绘成人间天堂。“俄国村社中有一种组织上的联系，作为它的基础的是一种在任何其他国家中所没有的牢固的社会力量和秩序。村社使俄国得到了一种无法比拟的好处，这就是，在这个国家中迄今没有无产阶级，而且当这种村社制度还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形成。”<sup>①</sup>他在报告里提出公社是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公社的存在保证了其社会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这样就可以免受资本主义的祸害。

赫尔岑于1843年在莫斯科结识了哈克斯特豪森，并曾同他谈过话。在一次谈话后，赫尔岑在日记里写到：“他（哈克斯特豪森）发现村社精神是从远古保存下来的一种重要因素，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它加以发展。”<sup>②</sup>实际上，赫尔岑并不是通过哈克斯特豪森才了解到村社的，早在哈克斯特豪森报告发表之前，赫尔岑已经注意到了村社问题。他在1847年11月的日记中作了

<sup>①</sup>（德）哈克斯特豪森：《俄国人民生活的内部关系，特别是农村结构的调查报告》，莫斯科1870年版，第80页；转引自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sup>②</sup>（俄）赫尔岑：《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81页；转引自（苏）B. A. 马利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6页。

如下记载：欧洲在取得教训、否定现存秩序、预见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以后，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现在起，以俄罗斯为首的整个斯拉夫世界，将成为未来社会美好发展的基础，因为这里有村社的风习，有作为最高宗教形态的东正教，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将会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同这种宗教形式结合起来。<sup>①</sup> 而且对于村社，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赫尔岑并不认为村社完美无缺，他只是积极主张把村社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事业，与哈克斯特豪森赞美村社是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稳固性有根本不同。

对于俄国村社及其潜在意义，对于村社同西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赫尔岑先后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罗斯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这些文章表达了这些思想：俄国拥有可以满足社会主义条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独特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土地平分制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没有开发的土地或黑土地与西方比起来更加适合粮食的收获。比西方适合是由于它所包含的要素，是它更少受到损害。”<sup>②</sup> 为什么俄国的土地比西方更加适合社会主义？赫尔岑用唯物主义观点对此加以解释。“欧洲的民族是以财产私有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个人主义的精神，但是俄国人民从远古时代起已经习惯了公社所有制，公社的社会公有思想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在俄国具有广阔的前景。”<sup>③</sup> 这种观点包含了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人们的社会意识被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当然，赫尔岑在这个问题上并

① 马龙闪：《赫尔岑村社思想的来源》，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

② Valery A. Kuvakin, *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volume I, New York, 1993, p226.

③ 同上。

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也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农民意识里天然存在的，是“天性”。赫尔岑在1849年的《俄国》中写道：“我们称之为俄国社会主义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来源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来源于每个农民实际有一份土地，来源于土地的再分配，来源于村社占有制和村社管理——并且将同劳动者的组合一起去迎接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的和科学所承认的那种经济上的正义。”<sup>①</sup> 赫尔岑认为，俄国由于存在公社，实现社会主义可能比西欧实现社会主义还要快。赫尔岑看到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最短的道路，他相信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的社会公有制。

作为民粹主义先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步赫尔岑的后尘，认为俄国村社不仅不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反而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杠杆，是俄国跨越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解释了社会的发展。“每个民族最初都处于游牧生活的阶段，对于农业完全无知或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土地私有制为何物，只知道某一部落所盘踞的整个地区便是那个部落的财产，并归该部落的一切成员共管。”<sup>②</sup> 土地归公社所有就是土地私有制的低级形态和原始形态。“但是在后来，历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土地的公社共有形式渐渐衰微，而让位于土地私有制度。”<sup>③</sup> “发展的原始形态为发展中阶段的对立面所代替，而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形态上到处都仿佛是回向原始形态。”<sup>④</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所指的高级形态，就是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社

① (苏)普罗科菲耶娃：《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前半期俄国的农村村社》，列宁格勒1981年版，第9页；转引自张建华：《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艰难跋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1年第6期。

② 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70页。

会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重复了土地关系的低级原始形态的某些特征：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这种高级形态就是公社的复活。“正因为，正因为，还是一个正因为公社的共有形式是一种原始形态，所以我们应当认为土地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不能脱离这一形态。”<sup>①</sup> 正因为俄国具有独特的农村公社，所以俄国距离社会主义的大门比西欧近了许多。他认为，在顺利的条件下，发展可以由低级阶段直接到达高级阶段。“不必经过中间时间，至少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些中间时期，或者使这些时期不致达到紧张的程度。”<sup>②</sup> “历史好像老祖母，最疼爱她的小孙儿”。<sup>③</sup>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得出结论，即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由农村公社直接到达社会主义。

后继的民粹主义者将由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他们的基本理论思想，并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虽然民粹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中几经分化，但是在对村社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共同的。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成十人成百人去同政府英勇斗争的东西。”<sup>④</sup>

19世纪60年代后，民粹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们全面系统地发挥了民粹主义先驱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由于俄国与西欧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条件的不同，尤其是俄国具有农村公社，每个农民都是土地所有者，俄国是迟到的民族，但正是迟到才使俄国免于资本主义的灾难。即使19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占

① 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0页。

② 同上书，第472页。

③ 同上书，第473页。

④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229页。

社会思潮主流以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还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俄国农民在村社遭到破坏后，忍受不堪重负的苛捐杂税和悲惨的生活充满同情。他们虽然改变策略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但他们始终坚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人道的、正义的社会主义的向往。他们依然相信，在村社和米尔自治传统的帮助下，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 三、对民粹主义村社观的理解

在对村社的看法上，民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明显不同，就在于他们“不是神秘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sup>①</sup>。他们不像斯拉夫主义者那样把“村社”当作特殊的东西，在世界上到处炫耀。民粹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把村社理想化，不承认它是根除一切的手段。“我们用不着把村社的占有制看成我们民族性的特殊产物，而应该把它看作每一个民族生活中某一个时期的社会属性。”<sup>②</sup> 保存这种残余，“只能证明历史发展的缓慢性 and 软弱性”。<sup>③</sup>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斯拉夫派的理想就是把将来毫无前途的往昔加以理想化。他认为：“未来的理想是实现文明的发展，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吹嘘早已逝去的往昔的残余。”<sup>④</sup> 虽然这种形式比较落后，但在特殊的

①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4 页。

②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选集》第 2 卷，第 456 页；转引自(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18 页。

③ 同上。

④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选集》第 2 卷，第 738 页；转引自(苏)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18 页。

条件下却可以利用它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制度。

特卡乔夫在1876年作的《人民与革命》一文中写到：“人民的社会理想加自治村社、个人服从米尔、土地的私人使用权，而决不是私人占有权、连环保，以及村社全体成员兄弟般的团结。总之，这是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当然，产生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共产主义孕育于其中，可以说孕育于种子、胚胎之中。这个种子可以发育，也可以凋零枯萎——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朝着资产阶级进步的方向发展——那么，毋庸置疑，我们的村社（也就是我们人民的理想）将会遭遇到西欧村社的命运：它将要毁灭，就像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那样毁灭掉。但是，如果革命能及时筑起一道堤坝来防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汹涌浪潮，如果革命能挡住它的潮流，无疑地，在很好的照管之下我们现在的村社将会逐渐转变为村社——公社。而现在可以说村社正站在两条道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一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王国，另一条通向个人主义的王国；生活把村社推向哪里，它就走向哪里。”<sup>①</sup>

从特卡乔夫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村社不是合乎理想的存在形式；村社不是俄国特有的，村社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曾经存在过；村社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直接基础，村社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社会经济发展决定村社这一组织形式的今后发展方向。

为了说明村社的落后性，他还补充说：“人民的理想不会比他们死板的生活方式走得更远。人民除了自己千百年来所尊崇的、习惯的土地占有方式，习以为常的宗法官场等级制度，个人对米尔的消极服从，除了自己的传统家庭关系等等以外，什么也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409页。

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不会给生活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村社、自己的米尔和自己的家庭推广到那些现在由于受资产阶级进步的影响而排斥上述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里去，但是这样一来，也就限制了他们的改革的活动，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还会是那个基础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的古老农民米尔。”<sup>①</sup> 特卡乔夫这些话表明他认识到村社具有落后性和保守性，村社要想接近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准备基础，应该给历史上形成的村社制度添加一些新的因素，一些能使它失去保守而稳定的平衡因素，把它推向共产主义的成分和因素。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在研究民粹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时，忽略了民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区别，没有注意到民粹主义实质上是把村社当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便捷的桥梁，利用它直接到达社会主义，并没有把村社当成社会主义本身。笔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以一种近似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村社的。

民粹主义思想家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提出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的村社问题，既是对 1848 年西方革命失败的一种反思，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也是一种把西方文化和俄国特殊国情的结合，是“西体俄用”。赫尔岑解释过他自己为什么产生利用村社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所说的俄国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它所依据的是土地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事实上的份地和存在着的土地重分，是村社拥有和村社管理，它以劳动者的组合去实现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并得到科学证明的经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9 页。

济公正。”<sup>①</sup> 他们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讲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加俄国的村社。“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日后不但成为 19 世纪俄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而且还成为社会主义在俄国实践的初步尝试。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充分肯定。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他们谈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②</sup> 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从最终结局看流入了空想，但“村社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论意义不容抹煞，它标志着俄国思想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第二节 革命的主力军——人民（农民）

### 一、民粹主义的核心观念——人民（农民）

民粹主义这一词来源于俄文 НАРОД（人民），1870 年开始使用，同时，民粹主义 НАРОДНИЦЕСТВО 开始产生。从字面意思我们也可以看出，人民在这一流派或运动中具有中心意义。

民粹主义思想家认为人民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人民的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

---

<sup>①</sup>（苏）瓦洛京主编：《俄罗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第 40 页；转引自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和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8 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第 1 版，第 326 页。

的自然地理条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sup>①</sup> 他们相信在人民的生活中保存着真正的生活秘密，“在人民中潜藏着真理”，“人民是真理的支柱”<sup>②</sup>。而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是人民。“首先我们深信，如果人民没有革命的需要，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少数人，不管他们多么有力量和有才能，如果人民自己没有认识到他们除了起义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他们不满意的境地的時候，那就不可能发动人民起义。”<sup>③</sup> “俄国社会改造应该不只是为了达到人民幸福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人民，而是要通过人民来完成。”<sup>④</sup> “人民的解放应该是人民自身的事业。”<sup>⑤</sup>

赫尔岑认为，俄国人民首先是俄国农民，用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历史为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因为就生活方式来说，他们生活在村社里，早就是集体主义者。俄国农民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可以起到类似日尔曼人在罗马社会衰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人，正如法国未来的人是工人一样。”<sup>⑥</sup>

赫尔岑的继承者们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在俄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民不但由于人数众多，而且由于它的社会理想比较明确而强大有力。在农民中间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原则：人民享有土地的权利，村社自治和地方自治，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尽管小资产阶级在农民中有了显著发展，农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而农民的毋庸置疑的集体劳动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32 页。

②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02 页。

③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79 页。

④ 同上书，第 291 页。

⑤ 同上书，第 542 页。

⑥ (俄)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236 页；转引自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9 页。

习惯，为可望农民经济直接过渡到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农民的主要作用在于未来的社会斗争。”<sup>①</sup>

## 二、民粹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分析

民粹主义思想家在革命的主体问题上提出依靠农民的思想，长期以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学术界的批判。但笔者认为，对待这样一种影响极大的思想，我们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农民主体思想是俄国社会状况的反映，在俄国是有其根据的：

第一，从俄国历史看，俄国是农业大国，到19世纪中叶仍然有9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力军。俄国农民具有革命的激情，18世纪仅1762—1772年，在俄国中部和彼得堡爆发的起义就不下50次，1773—1775年爆发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普加乔夫大起义。到19世纪，据统计，农民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1826—1831年反抗运动是440次，1832—1837年是406次，1838—1843年是453次，1844—1849年是605次。<sup>②</sup>比较著名的有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1670年，顿河的拉辛发动俄国东南部农民起来反抗沙皇阿列克赛，起义队伍在农村连续转战好几个月。拉辛死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英雄。一个世纪以后，斯杰潘·普加乔夫又领导了农民起义，反对叶卡捷林娜一世。普加乔夫还成立革命政府，宣布解放农民，处决地主，毁坏地主财产，起义持续了两年。普加乔夫起义“使俄国政府十分恐惧，并给俄语增加了一个新词‘普加乔夫精神’，以纪念俄国农民骚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1011页。

<sup>②</sup> （俄）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12卷本，第282页；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乱的本能”<sup>①</sup>。

这些原因使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很容易产生俄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是革命的先驱的意识，而俄国公社的存在又使农民的革命本能与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紧密相联。“这就预先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的特点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一特点来源于俄国人们的总特点，来源于它的公社。”<sup>②</sup> 这样的民族历史使民粹主义得以发现农民的革命热情。

第二，从俄国当时的现实看。作为 19 世纪的俄国，工业发展缓慢，工人作为独立的阶级远远没有形成，即使有一些产业工人，也与西欧无产阶级有根本不同，因为他们与土地没有脱节。民粹主义者也曾认真考虑过是否把工人当作革命主力军从而依靠的问题，但是俄国特殊的国情使他们放弃了对工人的依赖。“工人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不能像在国外那样来理解它的含义。我们没有或很少有那种在工厂里成长起来的工人。我们的工人是一年在制呢厂工作，而第二年又在制糖厂工作，等等。即使他们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也有大部分人从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得到物质帮助。因此不能把我国的工人和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工人那样看待。在那些国家里他们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我国的工人构不成单独的工人阶层。相反，他们既是小市民又是农民，既住在县镇里又住在城市里。”<sup>③</sup> 由于工业的不发达，“我国的无产者并不多，但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群众是由命运比任何无产者还要坏的劳动者组成的”。<sup>④</sup>

<sup>①</sup> (英) 爱德华·哈里特·卡尔：《巴枯宁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5 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9 页。

<sup>④</sup> (俄) 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2 页。

我们也注意到，民粹主义思想家在一些文章中也常常谈到“工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民粹主义是把“农民”、“工人”混为一谈的。他们所指的“人民”，“主要指劳动人民，农民、半日制工人和全日制挣工资的工人”。<sup>①</sup> 在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看不到俄国工人的状况，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业及其生产者——农民。“工人阶级”状况，大部分是俄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把工人、农民、家庭手工业者，总之，把当时俄国的所有体力劳动者都归入工人阶级。就连列宁备加赞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按照财产情况对俄国阶级进行了划分，他仍然没有把当时的无产阶级从农民阶级中分开，当作一个独立的派别。他还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看成了一个阶级，一个独立者的阶级或平民阶级。“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当时的俄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或三个等级：地主、资本家和平民。他认为平民阶级首先包括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再其次是工人。当时俄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是农民，而当时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如不是同时兼为农民，便是与农村、与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sup>②</sup> 所以，这时期被民粹主义当作革命依靠力量的“农民”里是包括工人在内的，而不是将后者排除在外。这种现象的发生既说明了民粹主义对工人阶级认识上的偏差，也是当时工人阶级本身发展程度真实状况的反映。

第三，美国俄国史专家拉伊夫也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是在帝国最后 25 年才成长起来的，而且“它与农民紧紧连在一起”，“仍保持着农民的思想方式、行为和看法”，“他们的政治主张和

<sup>①</sup>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3, p9.

<sup>②</sup> 《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589 ~ 590 页。

所关心的大事，至少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是与农民一致的”<sup>①</sup>。民粹主义认识的偏差主要是俄国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程度低下的反映。

不论是在俄国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社会中，农民都在俄国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sup>②</sup>许多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化大生产将消灭农民。农民只能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基于这样的认识，无论是在19世纪的俄国，还是在今天，人们对民粹主义把农民当作社会的主体，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当作其理论难以立足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未来社会化大生产将消灭农民”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并没有得到证实。不仅东方国家的“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就是资本主义的强国所建立的大工厂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未能战胜家庭耕种的小农场。显然，我们对农民的认识需要一个新的思维，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评价民粹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

第四，列宁承认早年对农民认识有偏差。列宁登上俄国社会政治舞台时，为了俄国革命的需要，曾经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等一系列文章中，证明俄国已经和西方一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实际上，俄国即使在十月革命前工业有所发展，但仍然是封建的农民国家，农民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中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占900多万。列宁一贯强调无产阶级人数虽然少，但是革命性很高，革命的战斗力的远远高于西方的无产阶级。而实际上，俄

---

① (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转引自谷延方、石凯霞：《关于民粹主义评价的几个问题》，载《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8月，第29卷，第4期。

② (美)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国的多数工人，只不过是刚刚换上工装的农民，就连十月革命的功臣“阿芙乐尔”号上的水兵，也大多是还保留有土地的农民。

列宁在1905年所作《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中，承认对俄国无产阶级认识有误，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俄国所谓的“无产阶级”，纠正了以前过分夸大俄国资本主义和夸大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倾向。“直到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很紧，以致‘纯粹’无产阶级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条件和其他条件，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并未发展起来。我们的‘无产者’的农业是一种混杂的形式。工厂的织工雇佣农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果他不在工厂工作）、儿女、老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当他自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狂暴或可疑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做无产者。”<sup>①</sup>

但由于列宁早期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初期往往过分轻视农民，常常把农民当作资产阶级后备军。列宁曾经认为农民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②</sup>。只是到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中，才开始积极评价农民：“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sup>③</sup>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评价和对农民评价的失误，直接导致其经济政策过多地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引起各地农民的骚乱。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列宁及时纠正了错误，用征收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6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77页。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

问题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度里，农民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呢？

这个问题争论的中心是对农民的看法。叶汝贤教授在《农民主体论》序言中说：“在一些人眼中，农民简直是‘落后’、‘无知识’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农民是属于面向过去的群体，是属于被淘汰者。这是很极端的观点，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少数人的观点”<sup>①</sup>。叶教授认为：“主体是一个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但他们既是创造的主体，又是价值的主体，是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sup>②</sup>“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的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在现时代，农民一如革命中坚分子，成了革命的代表，随着中坚分子大获全胜，他们作为卓越而有影响的演员而步入历史舞台。”<sup>③</sup>《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

质言之，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承认“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

① 潘逸阳：《农民主体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同上。

③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sup>①</sup> 人类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劳动群众的历史。那么农民作为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理所当然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虽然马克思一直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农民的作用。在1852年所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sup>②</sup> 在19世纪90年代，当欧洲农民贫困破产加剧，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恩格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在欧洲革命中的作用。“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sup>③</sup> 因为在欧洲的广大地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sup>④</sup>。欧洲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任何稳固的社会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农民……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sup>⑤</sup>

#### 四、民粹主义晚期工人阶级作用观

随着历史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工人阶级开始成长起来，俄国工人阶级开始形成。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一是农奴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684页脚注1。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④ 同上书，第484页。

⑤ 同上。

时代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如国有领地和世袭领地的手工工场农奴工人，废除农奴制后，他们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人数约 60 万。二是外出挣钱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大约 400 万人。三是农村分化出来的破产农民，大约 200 万人。大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当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基本完成时，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才开始形成，但人数很少。

此时民粹主义已经走入了它的最后阶段，进入自由民粹主义时期。不容否认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工人阶级本身力量的壮大，这时民粹主义对革命主体力量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土地和自由”社时期民粹主义已经将工人作为与农民“并列”的“阶级”，“作为城市居民中最活跃、最团结一致的部分，工人将对各种革命运动的结局发生强大的影响。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时，不但对社会制度的变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当前的政治斗争给予至关重要的支持，它是最富有政治自觉性的社会集团。因此，工人阶级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是它最积极的部分，党的主要力量就应当放在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上”<sup>①</sup>。而且提出“只有工人组织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个社会革命党才能向敌人发动有希望取得胜利的进攻”<sup>②</sup>，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上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民意党甚至还制定了“工人党员纲领”，未来的社会“只有劳动阶层即农民和城市工人掌管国家大事，才能人人平等自由”<sup>③</sup>。“为了这个目的，小组成员要分散到工厂和农村，以各种合法的理由组织各种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去支持工人的造反精神，在需要的地方组织反对厂主的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11 页。

② 同上书，第 540 页。

③ 同上书，第 536 页。

罢工。”<sup>①</sup>尤其是民意党“恐怖派”，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认识更为明确。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是它的最积极的部分，党的主要力量就应当放在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上”<sup>②</sup>。工人阶级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政党“具有巨大的意义”，对社会制度的变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sup>③</sup>等。

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自认为是民意党的继承者。他在《民意党恐怖派纲领》中这样写道：“就我们基本信条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sup>④</sup>在他的观点里，几乎没有什么空想的成分。他认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农民，因为“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按社会作用来说仅次于农民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对于社会主义政党具有巨大意义”。<sup>⑤</sup>在革命后期，工人阶级作用问题在民粹主义思想家中逐渐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国内有些学者简单、粗暴地指责民粹主义将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力量，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民粹主义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当然，在实际革命活动中，民粹主义并没有完全摆脱早期民粹主义的思想，依然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体力量。

当然，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认为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这种观点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民粹主义失足，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俄国农民除了其革命性的一面以外，还有其局限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民粹主义思想家是俄国革命史上最早觉察到农民主体性的先驱。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009页。

⑤ 同上书，第1011页。

### 第三节 一元多样的发展观

民粹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思想，每个代表人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针对的问题不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考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根据是什么？就是说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发展？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怎么样？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即人类社会发道路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制约，其中社会发展动力根据最为根本。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有一定模式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表现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换，采取不同的模式，因而发展的过程又体现为特定的结构，外在为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替，整个人类社会从而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体现这一过程的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人类社会发规律的实现又具体化为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社会发展道路分为整个人类共同发展道路和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两个不同的方面。

笔者认为，可以把民粹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概括为一元多样发展观。这里所指的一元实际上和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不同，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是从社会存在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维度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信人类社会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民粹主义的一元论，也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如拉甫洛夫的“在我们看来，政治

问题是服从于社会问题的，特别是服从于经济问题的”<sup>①</sup>。民意党人乌里扬诺夫也认为：“只有当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且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个理想的完全实现，以及每向它迈进一步，都只能是国内社会力量关系变化的结果，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觉悟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增强和提高的结果。”<sup>②</sup>也有部分民粹派坚持唯心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没有他们，社会就不能进步。

民粹主义者大部分是非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任何规律可寻。“民粹主义者相信俄国是落后国家，使西方国家走上放任工业主义之路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国家尚未达到。他们大多并非历史决定论者。因此，他们相信，一个处于这种困局的国家，可以发挥智慧与意志而避开工业主义的命运，他们看不出俄国有什么理由不能在受益于西方科学与西方技术之余，不至于付出西方付出的可怕代价。”<sup>③</sup>俄国可以从西方社会中获益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经济，“跳过所有的中间发展阶段或者至少大大降低他们的长度”。民粹主义者认为，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不同，因而每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也不一样，既可能像发达的西欧那样依次经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也可以根据本国特点跳过或缩短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这一理论后被马克思所采用。

赫尔岑首先思考这一问题：“俄国应不应该经历欧洲发展的所有的阶段，或者它的生活应不应该根据不同的规律向前发展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② 同上书，第1009页。

③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5页。

呢？”<sup>①</sup> 亚·伊·乌里扬诺夫说得更加明白：“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一规律并不是惟一可能的道路，它并不排除更加直接地过渡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可能性。”<sup>②</sup>

跨越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民粹主义的始终，这种思想长期以来也遭到批判。有人认为民粹主义的“跨越”式的发展来源于反动的斯拉夫主义的俄国独特性观点。实际上，“跨越论并不来源于斯拉夫主义，而是民粹主义者已经看见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用世界历史理论分析西欧资本主义样板，导致他们设想走一条独立的不同于西欧的道路，以到达美好世界这样的共同目标”<sup>③</sup>。

追寻民粹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线索，从民粹主义创始人赫尔岑开始。赫尔岑认为，“必须依据‘精确的、不可抗拒的和不可避免的’规律来历史地理解必然性”<sup>④</sup>。对于宇宙和大自然都服从数学的描述，从而在其中存在着一种严格的规律性。对于社会却不能这样说。如果在社会中承认历史必然性就很容易落入基督教天命论的历史宿命论中去。在历史中，“未来并不存在，因为未来是由成千上万事物的条件构成，其中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再加上人民的意志”<sup>⑤</sup>。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以社会的

---

① B. A. (苏)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2页。

②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9页。

③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3, p9.

④ (俄) 赫尔岑：《赫尔岑选集三十卷本》第1卷，第26页；转引自(苏) B. A. 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4页。

⑤ Valery A. Kuvakin, *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volume I*, New York, 1993, p225.

经济的规律以及道德和宗教的规范为基础，而且“任何时候历史都可能要受到非理性、不可预见性的、悲剧性的东西的干扰”。<sup>①</sup>“我们的道路根本决不是无可改变。相反，它也在随形势、随理解、随个人的力量而改变”<sup>②</sup>。

不仅赫尔岑不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持这一观点。“民粹主义的最深理路与中心眼光，应推拉甫洛夫与米海洛夫斯基……他们与赫尔岑一样，相信历史并无预定样式，并无‘脚本’。”<sup>③</sup>“民粹派有对人民负债的情感，这种强烈的情感导致他们拒绝所有的声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的历史进程的观点。他们觉得在俄国这样的条件下，这种理论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很方便的工具。人们就很容易以‘客观的历史规律’、‘铁的政治经济规律’的名义解释广大人民遭受的苦难。”<sup>④</sup>由于认为社会发展没有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民粹主义思想家强调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米海洛夫斯基反对决定论的理由在于，只有承认在社会发展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是不可避免地预定要发生的话，知识分子对人民就没有任何责任。“人们的责任感、道德感和伦理的判断拷问人们的灵魂，都将不存在。这样，就连恶魔也可以说：我是犯了罪，但是我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没有犯罪。”<sup>⑤</sup>

---

① Valery A. Kuvakin, *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volume I, New York, 1993, p229.

② (俄) 赫尔岑:《致老友书》,引自《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7页。

③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④ A. Walicki,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Russian populists*, 1958, p30.

⑤ Arthur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8.

早年的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理解要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民粹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和一般民粹主义者不同，他不是从道德情感出发，而是把它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他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设想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深刻理解。

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特卡乔夫和巴枯宁认为只要一小撮人的密谋就可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进行社会变革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密谋策划，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然后向自己的臣民抛出一系列施恩的法律即可告成。”<sup>①</sup> 他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铁的必然性”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虽然说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sup>②</sup>，它还是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说，当社会还未能走上这一规律的道路时，受这一规律所制约的经济阶段的更替，对该社会来说也不是必然的。他认为马克思话语的背景是西欧村社解体，土地只能世袭，随后是资本主义的土地买卖。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只能在西欧存在，这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普列汉诺夫指出：“历史决不是某种千篇一律的机械过程。据我们所知，卡尔·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把人类放到‘共同规律’这张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的人。”<sup>③</sup> 俄国还保留村社土地所有制，所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国已经走上这样一个规律的道路。根据这个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它前进道路上的必经之站。相反地，这一规律的倾向只会降低我国人民的社会感情的水平，而它在西方则曾经是真正进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③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3~494页。

步的现象”<sup>①</sup>。也即是说资本主义取代村社，在西欧是历史的进步，但在俄国却是历史的倒退。因为俄国村社本身已经具备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高级的原则。

虽然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发展有预定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可以由人类思想决定。他们也承认社会历史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性。研究自由民粹主义的 Arthur P. Mendel 教授认为米海洛夫斯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有争议的；但是作为有贡献的社会改革者，他描述了历史对人类活动设置了限制，只有在这个限度内人类才有自由与选择。同样，尽管他相信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规律，他也声称人类可能操纵和控制这些规律以符合人的主观愿望”<sup>②</sup>。

应该看到，大多数民粹主义思想家并没有普列汉诺夫这样的理论水平，他们总体上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需要相应的经济前提，他们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他们不是从社会生活本身合乎规律的发展中寻找社会主义的前提，而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观念里寻找社会主义的前提，必然陷入唯心史观。

但是，他们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研究有自身的理论价值。首先，他们不认为世界历史是单线发展的，其发展有如时代列车，生产力先进的资本主义一定是火车头，俄国这样的贫穷落后国家永远只能作火车尾。俄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车头走其走过的道路。其次，俄国民粹主义认为历史发展道路由于加入了人的选择，可能是多样性的，历史偏爱小孙女的情况也会出现。就是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3 页。

② Arthur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8.

说，世界历史发展是多线的，各国的发展有如公路上的汽车，后来的加速完全可以超过前面的。俄国作为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出现跳跃式的发展，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

#### 第四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

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看法，主要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评价的影响，而其中以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对民粹主义的评价最著名、影响最大。在这篇文章里，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以其“主观社会学”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由于历史的原因，笔者认为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有其合理性，但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仅从学理上研究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从其中剥离出民粹主义思想家提出的“主观社会学”理论的合理内核。

##### 一、“主观社会学”产生的原因、内涵、特点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俄国有相当长的历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黑格尔主义。巴枯宁在1870年写道：“在30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首先出现在俄国的是客观主义者的理论。他们用逻辑的必然性解释了所有的历史事实，否认个体的重要性，承认一个真正的、难以克服的以及万能的力量在历史中，这个力量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原因。这是对那些人来说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这个理论为那些害怕行动……胆小不行动的人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这一理论使一

大批受过教育的上层社会的青年消沉。”<sup>①</sup> 俄国当时知识界一大批黑格尔主义者，运用黑格尔的客观主义的绝对精神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辩护，为俄国社会的专制主义辩护。三四十年代的巴枯宁和别林斯基就是沉浸在这样的所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客观主义”口号下与现实的存在调和了，他们苦恼自己成为了“多余的人”。40年代以后，大批民粹主义思想家开始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桎梏，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客观主义是“事物现状的奴隶，是社会现有制度的奴隶”<sup>②</sup>。许多民粹主义思想家都开始了从所谓的“客观主义”转向了“主观主义”。

“主观的”并不是如我们一般理解的企图改变现实以适应个人“主观的”要求，“主观的”本质上是“要求人们必须调整自己的需求以适应现实”<sup>③</sup>。因此“主观主义”在他们的语言里，只是指个体反对非人化的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到五六十年代，赫尔岑公开指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不受控制的“自然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批评了西方派的后继者，特别是鲍里斯·契切林 (Boris Chicherin)，契切林试图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理论结合起来。契切林坚持黑格尔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一个整体，服从于历史必然的“铁的规律”。和他的观点相反，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社会“是活生生的

---

① A. Waliciki,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Russian populis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58, p30.

②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论文选集》第1卷, 1950年俄文第1版, 第203页; 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 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416页。

③ A. Waliciki,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Russian populis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58, p30.

个体的总和服从于大部分人利益的理性的操纵”<sup>①</sup>。到 70 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利用“主观主义”作为武器，开始反对资产阶级实证的自然主义的进步理论，特别是“主观主义”成为反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工具。

“主观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是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拉甫洛夫认为，有些人是在“客观主义”的名义下，鼓吹资本主义在俄国是无可改变的“铁的规律”。在拉甫洛夫看来，“客观主义”已经沦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工具。如果不能及时地回击“客观主义”者的攻击，民粹主义的道路将受到普遍的质疑。在这样的条件下，拉甫洛夫在论述社会进步理论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对“客观主义”的“主观主义”，这一理论得到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支持。他们理论的共同特征可以简短地说明为“主观社会学”或“主观的方法”。

拉甫洛夫认为，在物理的世界里，人们应该遵从自然规律。作为自然科学，它的任务是回答“这是什么”，人们在此不能加上自己的意志，人必须采取客观的观点，把自己当成世界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客观的研究，屈从于规律。在物理世界没有什么道德可谈，自然界发展本身也没有目标。但社会科学领域的任务则是回答“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什么应该存在”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依赖于个人主体选择。拉甫洛夫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人类应该是积极的主体，必须相信人是自由的，可自由地选择和追求目标。“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有害的和有益的，好的和坏的。因它们的存在是人为的存在，它们和自然界与事物本

---

<sup>①</sup> A. Walicki,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Russian populis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58, p31.

身完全不同。”<sup>①</sup> 历史的价值和理想的选择都是主观的。拉甫洛夫认为，进步并不是必然地、客观地自动起作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有些规律并不存在，历史事件是惟一的和不重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发现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可以使我们从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和最有意义的。这样的标准一定是主观的，因为它依赖于社会理想的选择。

米海洛夫斯基在《什么是进步》这篇文章里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主观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既不会欢笑也不会哭泣，它没有目的、没有企图、没有利益，因而我们可以把尸体分解这件事情，只是当作一个客观的评价。但是人类有自己的目的……这个事实要求评价一定是主观的。这不仅是由于客观的评价不能给出完满的社会生活的图景，更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不仅是客观的评价所不能给的，而且这种客观的评价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客观真理是关于自然界的理解和把握，如果把这一真理运用在社会科学中是不能成立的。“正如绝对的正义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如在艺术上没有偏见也是不可能的一样，绝对的客观的方法在社会学中也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米海洛夫斯基把现实分成了两个重要的世界——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分析与评价，即把世界分成了“事实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社会科学不仅仅属于事实的世界，更重要的属于价值的世界。他认为社会科学中人们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社会使之符合人的需要。人试图

①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Search press, University of Notedam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and USA. 1986, p131.

② W. J. Leatherbarrow and D. C. Offord, *A Documentary History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Ardis, Ann Arbor, 1987, p259.

③ 同上。

按照自己的目的和理想来改变现实。人的这种活动需要得到道德评价。但是，道德范畴是主观的，因此在社会科学中不仅应当使用客观的方法，更应该使用主观的方法。使用主观方法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创造历史，将历史推向自己理想的方向，因为这正是历史规律所昭示的。”<sup>①</sup>他还认为，一切自然规律，或者确切地说，一切自然状态，当它们进入人的活动领域时，就会受到人的意志施加给它们的影响。从这时候起，它们的盲目的统治就要停止并开始为人的目的服务。既然自然规律进入社会领域都要受到人活动的影响，更不用说社会规律，社会规律只不过是符合社会目的的人的活动的规律。

俄国民粹主义研究专家 Andrzej Walicki 把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归纳为三点：

第一，“主观主义”是道德的保卫者，它是一个强烈的信念。他们相信道德的价值评价既不能不在场，也不能来源于事实，道德的罪恶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对人民遭受苦难的道德抗议是有价值的，必须不考虑任何“客观的”条件。

第二，“主观主义”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观点。他们否认或反驳社会科学中“客观的”可能性在场。在这个意义上说，“主观主义”仅仅存在于这样的理论中，即历史和社会学知识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它总是依赖于无意识的情绪或更多依赖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有意识的选择。

第三，“主观主义”是历史哲学，认为主观的因素——人类思想和意志——可有效地反对所谓的发展“规律”在历史的进程里起着决定性的意义。<sup>②</sup>

① (俄) H. O.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2 页。

② A. Walicki,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the solial philosophy of Russian populist*,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 Notredame, Indiana on press, 1958, p31.

从本质上看，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主观社会学”，其重点并不是强调他们发现了一种社会学，而在于他们认为在社会学领域里需要把人这个主体性的因素考虑在内。与纯粹的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人这个主体性的因素无论如何不能缺席。他们提示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客观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需要放弃，他们仅仅强调社会学家应该考虑到人类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他们希望社会学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更应该是规范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家面对的是事实的社会学知识与道德的融合”<sup>①</sup>。

## 二、对“主观社会学”的评价

笔者认为，就民粹主义者所强调的主体性的意义来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思想存在某些相似性。

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主体或主观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反而特别反对纯粹用自然规律，抽取掉人来说明社会发展。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批判了朗格把社会规律自然化的方式：“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惟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 *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sup>②</sup>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

<sup>①</sup>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Search press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and USA, 1986, p140.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671~672页。

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旧唯物主义者对对象、客体的理解中剥离了主体性因素，因而导致“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sup>②</sup>。马克思一贯坚持生产力的矛盾推动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也从不忽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下，实践生成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中生成的。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它必须引入主体的因素，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sup>③</sup>。恩格斯也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④</sup> 如果强行把主体和主观排除在外，其结果就只能使社会发展规律抽象化、逻辑化、预成化，其实质只能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演化，只能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当作无轨电车，它会自动达到人类终极目标。

我们应该注意到，“主观社会学”和“历史必然性”观点是把握世界的两个维度。“主观社会学”强调的仅仅是认识方法。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序言》里的论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18~119页。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历史演进的几个时代。”<sup>①</sup>马克思重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客体的世界的内在统一和有规律的演进。而人的活动和“主观的”因素也只能是、仅仅是构成客观必然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认识论角度看，人这个主体性或主观性的因素又被分离出来，充当了认识中重要的一个维度，它的功能在于对这个世界的把握。主体的或主观性的功能处于被强调的地位，历史必然性在认识论的维度上看，只能是隶属于人类的活动。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的一切现实的组织和结构都是人的创作物，而不是物的自动化、“有序化”的产物。离开了主体，离开了主体的主观精神，离开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我们无法理解人类历史。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版，第6~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是说，马克思既看到了本体论中历史发展中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也注意到了认识论中社会发展的主体性。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恩格斯在晚年写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特别强调了历史中的主体的主观因素。社会历史的发展既是合规律的过程，也是合目的的过程，是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统一。人们依据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最根本的区别。

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强调的是主体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时，不能不在场。所以“主观社会学”本质上只是把握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更多具有的是认识论的意义，而不是本体论的问题。实际上，在本体论意义下讨论社会历史，民粹主义并不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及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米海洛夫斯基作为自然科学专业毕业生从没有否认过客观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突出社会科学中认识的方法，他才强调“主观社会学”。相反，“每次当‘真理’一词闪现在我脑中时，我都无法不为它的惊人的内在之美而赞叹不已。这个词好像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没有。好像只有在俄文里真理和正义用的是同一个词，它们好像融合为一个伟大的整体。”<sup>①</sup>“毫无畏惧地直面现实及对现实即真情——真理、客观真理的反映，同时又持守着正义—真理，即主观真理，这是我一生的任务。”<sup>②</sup>米海洛夫斯基把客观真理理解为自然界的规律，而他的主观真理就是社会的正义。Arthur P. Mendel 教授特别强调，米海洛夫斯基在事实的世界里承认社会发展有客观性，“他描述了历史对人类活动设置了限制，只有在这

① (俄) H. O.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1-82页。

个限度内人类才有自由与选择”<sup>①</sup>。

拉甫洛夫也强调说：“价值是主观的，并不意味着价值评价是任意的。虽然历史上事件的重要不重要，相关不相关确实是主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这些判断是任意的，因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关。”<sup>②</sup> 拉甫洛夫其实暗含了这样一个理解：主观的≠任意的。从本质上看，意识确实分为两个部分，非理性的主观随意和理性的有目的、有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表现在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里的主观意志就是指人们的非理性的随意的意识，而意识的另一部分是指人的理性选择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民粹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性，它是和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存在条件的制约。从根本上说，坚持这种主观性正是接近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他们所强调的主观因素中，确实有着一定的客观性依据，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主体的能动性。

我们知道，人们的社会活动一般包含事实和价值的两个价值向度。事实的提供社会活动的真实状态的描述，价值的提供社会活动的评价。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H. 卡尔所说：“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跟价值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而获得的。”<sup>③</sup> “事实”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立足的客观条件，它主要说明“是什么”与“从何处来”；“价值”主要在于主体性方面，表达主体的主观性的需求、愿望、理想与意义追寻，它主要涉及“应该是什么”及“向何处去”的内容。“事实”构成了社会物质性的内

<sup>①</sup> Arthur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8.

<sup>②</sup>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and USA. 1986, p133.

<sup>③</sup> (英) H.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143 页。

涵，“价值”则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或主观性的依据。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强调了社会活动中主体性的因素，把握住了价值的维度，应该说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达。但是他们的不足之处也正在于此，由于太过强调主体性的价值评价，而造成社会活动中“事实”这一维度的缺失，被唯物主义者抓住了把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和拉甫洛夫对主观社会学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我们知道在认识论的领域里，把认识的客观性完全归结于客体，拒斥主体的观念，受到了现代科学的严峻挑战，造成了所谓“客观性的危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时代，而他们“主观社会学”的积极可贵在于高扬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了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所起的能动作用，以及个人在社会发展中所应该担负的职责。尤其是在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人的能动性作用日益突出甚至深深影响历史进程的今天，我们应充分认识和肯定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主观社会学”存在的问题。首先，他们理论的前提是来自两个先验的假设：

一是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拉甫洛夫认为：“人类不可能摆脱这样的主观信念：他自愿地设定目标，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sup>①</sup>

二是以人性为基点，以社会条件是否适合人性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符合理想的标准。

第一个理论假设来源于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论。康德认为人必

---

<sup>①</sup>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n,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ve*, University of Notedam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and USA, 1986, p129.

定是自由的，自由在于选择，但又不是基于欲望的选择，也就是与动物行为没有分别的选择，而是“理性自身的道德律发号施令从而必定要战胜欲望的强制性的选择。理性作为统帅的这种强制性的选择，正是自由，正是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的自由”<sup>①</sup>。康德的自由本质上是先验的。第二个假设从主体性的客观存在上来说明理想社会的标准，把人性作为一个抽象的支点，使社会条件围绕着人性发生变化，这类似于18—19世纪的人性论观点。总体说来，这两个前提的先验性导致了其理论最终成为不结果实的花。

其次，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主观社会学”理论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先验性和历史唯心主义色彩。他们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太过夸大历史中人的因素，以至于走向了极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评价的“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sup>②</sup>。所以对他们的主观社会学理论需要加以辩证的科学分析和扬弃。

### 三、对列宁批判“主观社会学”的思考

笔者认为，提到“主观社会学”，就不能不提列宁对“主观社会学”的批判。笔者认为，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对世界历史发展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往往可以达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步，这是他同时代任何一个学者无法比拟的。正如他自己在1910年说的：“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

<sup>①</sup>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首要地位。”<sup>①</sup> 列宁于 1894 年夏天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时，俄国近代工业体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最新的垄断和落后的农奴制并存。列宁认为，在俄国“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扫清封建残余”<sup>②</sup>。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资本主义尽管“引起种种惨状，但比前一种（封建主义）支配却是进步的，它启迪工人的思想……这一斗争从大资本主义存在条件本身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成功”<sup>③</sup>。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同西欧一样，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列宁非常反对民粹主义的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可以左右社会发展、不把社会发展当作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从俄国革命的高度出发，列宁批判了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批判主要集中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在《人民之友》中，批判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的主要论据就是援引了马克思《资本论》第 1 版序言里的话：“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sup>④</sup> 作为批判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的有力武器，列宁说道：“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sup>⑤</sup> 但实际上列宁对马克思这句表达《资本论》“基本思想”的话，把握并不全面。笔者经过研究发现，1894 年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3 版，第 279 页。

② 同上书，第 301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3 版，第 673 页。

④ 同上书，第 4 页。

⑤ 同上书，第 5 页。

的列宁阅读的《资本论》实际上是德文第1版，1872年马克思亲自修订了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sup>①</sup>。

笔者考证，《资本论》的法文版于1872年出版，《资本论》的俄文版翻译是由民粹主义者洛帕廷和丹尼尔逊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第1版翻译的。当时，《资本论》德文版出版于1867年，洛帕亭立刻着手翻译，但由于身体的原因，1870年转托丹尼尔逊将其翻译成俄文版。俄文版《资本论》于1872年出版。对德文版本的表达，马克思有不满意之处，在1872年的法文版中，马克思亲自作了修正。但这一修正并没有立即翻译成俄文。后来，丹尼尔逊希望尽快出版《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在1878年11月15日给丹尼尔逊的信里提出：“（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2）译者应始终小心地把德文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版本中有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sup>②</sup>有资料表明，直到恩格斯逝世的1894年8月5日，这一工作仍然没有进展。这表明列宁1894年春夏写成的《人民之友》所引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的论断，是从德文第1版的《资本论》翻译而成，而不是后来马克思修改的法文版。不仅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既未读过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和标志着马克思理论成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没有听说过马克思晚年还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设想。直到1927年马克思早期著作才被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工作的D. 梁赞诺夫编辑后在法兰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2页

福和柏林出版。<sup>①</sup>而马克思晚年给查苏里奇的信的草稿直到1911年被D. 梁赞诺夫偶然发现,到1924年才公开发表。<sup>②</sup>所以列宁并没有全面了解马克思思想,在这样情况下,出于俄国革命的发展需要对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全盘否定有失偏颇。

其实,列宁很快就意识到主体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列宁在1914年9月到1916年6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博览群书,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著作的研究,使他认识到“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sup>③</sup>。实践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品格,把主观目的变成客观现实的品格,这个品格是理论不具备的,因而实践高于理论。他还说“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2)”<sup>④</sup>。关于人的实践,列宁认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sup>⑤</sup>对于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列宁认为:“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sup>⑥</sup>列宁认为,人的实践的目的在于理想性的存在,人的实践的外部现实则把人的这种目的变成现实的客观存在。这表明,列宁认为实践的本质在于现实的人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总是要把现实

---

① (英)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前的马克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② David Ryazanov, *The Discovery of Drafts (1924)*,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v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3, p27.

③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变成理想的现实。因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可见，列宁发现从认识论领域看，主体对客体彰显着巨大的优越性。

究竟是 1894 年的列宁完全理解了马克思，还是 1914 年的列宁完全理解了马克思？其实，用列宁自己的语言可能是最好的解释。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道：“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 1 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sup>①</sup> 1914 年写下《哲学笔记》的列宁钻研了、理解了黑格尔，这时候的列宁用他自己的话说，应该是理解马克思的。而 1894 年的列宁是刚刚登上俄国社会政治舞台的一个 24 岁的小青年，没有钻研过、理解过黑格尔，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是不是也存在着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呢？他是否应该包含在“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呢？

## 第五节 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进步”作为一个价值概念，是和价值评价相联系的一个范畴。人们一般把进步理解为事物向理想状态的接近。社会进步是指现实的社会向人们理想目标的接近。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志是社会文明的发展，体现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从主体方面看，社会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的需

<sup>①</sup>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91 页。

要的满足方式的不断发展和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第二，社会的进步，意味着人本身的发展，即人的体力、智力和人的个性的发展。共产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形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进步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和人的价值追求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一致。

马克思研究进步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价值与个体价值发生矛盾与冲突时，社会的进步往往以牺牲个体价值或多数人的价值为代价。“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①</sup>“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尔的统治吞没？”<sup>②</sup>晚年马克思致力于研究消除代价的可能性，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从而消除或减少社会进步过程的痛苦。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人们抓住历史给予一个民族发展的最好的机遇，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发展代价，俄国人民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表明了马克思所关注的社会进步最终落脚点在于人的学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实质上是把个体发展的自由居于最高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民粹主义思想家不可能完整了解马克思晚年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大多停留在马克思早期理论上，认为马克思片面强调社会历史进步而忽略了人的观念，实质是为历史上的“恶”作辩护。他们认为，根据这种理念，“恶”就是历史过程中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只要它是为未来美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② 同上。

的社会奠定基础，它就是有价值的，进步的。他们反对为了进步人类必须付出高昂价值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作辩护。在这个问题上，赫尔岑对进步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反对为了某种未来的目标牺牲个人的幸福。

民粹主义者活动时期，正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斯宾塞和达尔文在社会学领域占主流的时期，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民粹主义者的进步观念。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民粹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认为知识、科学、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莱辛，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1857）著作中写道：“知识是基本的力量，政治、工业和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服从它。”<sup>①</sup>他在《论罗马灭亡的原因》中写道：“进步是以智力发展为基础的；它的根本方面也简直就是知识的臻进和传播。由于好的知识被运用到了实际生活的各方面，于是进步也就在这些方面产生了。”<sup>②</sup>“可见进步的基本力量是科学；进步的成绩是与知识臻进的程度及传播的程度相结合的。所以要问进步是什么，那就可以说：进步是知识的成果。”<sup>③</sup>

民粹主义进步观的代表人物是米海洛夫斯基和拉甫洛夫。

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历史的进步不管从人民的福利来看，还是从个体发展的观点来看，本质上是一种退步。个体的发展不是由于西方所谓进化的结果，相反，这种社会进化和所谓的社会进步与个体的发展完全不相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什么是进步》给出了进步的基本框架。他认为进步有两个方面，即社会的

①（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6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卷，第538页。

②（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第387~388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卷，第538页。

③ 同上。

进步与个人的进步。斯宾塞恰恰忽略了进步有两个不同部分，这两个进步并不总是一致的。米海洛夫斯基采用了斯宾塞的有机体理论，认为有机界的进步是从分散的同质状态到凝聚的异质状态，从简单到复杂。斯宾塞的结论是，社会是通过劳动分工和其成员的专业化得到发展的。和斯宾塞结论不同，米海洛夫斯基看到了在社会有机体和个体发展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对抗性。分工预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但分工却使个体的普遍性和完整性被剥夺，把个体降为有机体的一个器官，是比较高的有机体的一个次要的附属的器官。社会有机体的分散性和凝聚性与其内部异质性和个体的完整性成反比。原始社会是同质的社会，但它的每一个成员却是分离的、异质的。劳动分工相应地摧毁了原始社会的完善的整体的生活，个体被变为仅仅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器官。这个有机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是不相称的，因为每个有机体的差别随着器官同质性的进程必定退化，也即说专业化越发展，个体的独立性和整体性越降低。人类有机体的发展是以他的器官为代价的，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以个体为代价的。如果“有机体是指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的话，那就意味着专业化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社会的进步”<sup>①</sup>。然而，社会有机体是个抽象的概念，仅仅只有个体是真正的有机体，仅仅只有个体的幸福和痛苦才是真实的，因此只有个体的幸福应该被当作衡量进步的尺度，“使个体的思想、情感、愿望成为检验的中心”<sup>②</sup>。

米海洛夫斯基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也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历史的第一个时期，米海洛夫斯基称之为“客观的人类中心时期”。人类这一时期是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客观的、

---

<sup>①</sup> James H. Billington, *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31.

<sup>②</sup> 同上。

绝对的中心”<sup>①</sup>。这一时期的初期，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完全不存在。后来，自我保存的本能促使人们走向了联合，合作由简单到复杂。简单的合作使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得到发展。“在第一种情况（简单合作）下，我们有了同质的社会，社会成员是有差别的、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sup>②</sup>在“客观的人类中心时期”，简单劳动是占主流的，当复杂劳动取代简单劳动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中心不同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分工导致人类个性破裂，理论开始和实践、科学、艺术以及经济分离，人们尽管注定要尽可能地紧紧结合在一起，但是人们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出现孤独和敌对。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异化”现象。“在第二种情况下（复杂合作），社会是一个异质的社会，它的成员是不平等的、不自由的、单面的、从属的。”<sup>③</sup>简单合作使个体身体和精神发展，而复杂的合作使社会进步，而使个体却退步。总之，个人的进步与社会的进化是相互排斥的。正如器官的进化与整个有机体的进化是排他的。米海洛夫斯基认为俄国农民就像原始社会的人们一样，生活虽然贫穷但是完整；经济上自给自足，是独立的、完善的，总体的人，个体的需要可以通过他自己的能力，通过他的劳动得到满足。农村公社是平等的、同质的，但它的成员却是不同的，有许多方面的个性。由于缺乏复杂的合作使他们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性，简单合作可以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理解和同情。由此可见，在机体生活中意味着进步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则意味着退步。第三个时期，被米海洛夫斯基称为“主观的人类为中心”的时期，也是他

①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1969, p48.

② 同上书，第49页。

③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1969, p49.

最为赞赏的所谓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重新获得了评判所有事件的思想，对自然界的控制在增加。人们重新得到第一阶段的简单化和单一化，获得在第二阶段利用人类力量的知识。

米海洛夫斯基还区分了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类型。他认为，第一阶段产生出高于第二阶段的社会类型，但第二阶段往往产生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个体往往只能运用一种能力，他把此种能力发展到最完善的水平，则他的其他一些能力将衰退，因此，个体发展的一般类型日渐衰退。从发展的水平看，农民公社不可能和资本主义大工厂相比，虽然在发展水平上俄国农村公社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尽管如此，俄国公社在发展的类型上却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米海洛夫斯基的进步概念提出以后，首先遭到了拉甫洛夫的反对。拉甫洛夫认为，如果消除分工，就有可能妨碍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完全同质的社会排除出现“批判思想的个人”，而这些人是新思想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认为，“如果不承认道德和智力以及主观的因素，那么进步就是无法理解的”<sup>①</sup>。他还提出了政治进步的两点内涵：“第一，为了建立自己的专门机构，国家因素正在从当前的社会要求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形式中分离出来。第二，强迫多数人服从国家契约的人越来越少，而国家的虚拟契约却变得更实在了，国家的联系在巩固，但与此同时，它却直接接近社会的联系。这两种趋向可以叫做进步的趋向，因为前者是指国家的理论真实，后者是指把正义纳入国家形式。”<sup>②</sup>

拉甫洛夫还提出了评价进步的主观标准，他不再把进步仅仅当作财富和知识的积累，而认为进步应该包含个人物质的、精神

<sup>①</sup>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1960, p451.

<sup>②</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的、道德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上是真理和正义的结合。个人物质的发展只有在个人获得物质的满足，远离疾病、痛苦和欲望才有可能；个人精神的发展只有在个人已经培养了自身对事物的批判精神，培养了相信规律支配了现象是不可改变的，相信正义和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才有可能。道德的发展只有在社会环境允许而且满足了个人独立信念的发展，当个人有机会保卫自己不同的信念，出于同样的原因，被迫尊重别人不同的信念时才有可能。“只有当个人物质的发展成为可能，他的精神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他的道德的发展才有可能，只有社会如此有组织以至于包含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受到最基本的教育以及在社会制度上的公开的改变——只有具备这些，社会的进步才是有保障的、完整的。”<sup>①</sup>拉甫洛夫还特别谈到了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由于他认为历史进步是意识的进步和批判思想的出现，而意识的进步和批判思想的出现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得到体现，因而“为了使几个思想家能够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培养教育家的学校，人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些教育家至今也未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好处”<sup>②</sup>。

除了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系统地论述了进步以外，多数民粹主义思想家相信社会的进步，也为进步甘愿奉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他们“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大多数人的平等和生活水平的提高”<sup>③</sup>。所以，贯穿整个民粹主义思想的传统论调是：“社会行动之目的不在谋国家之权力，而在求人民之幸福；一面使国

---

① James M. Edie, *Russian Philosophy*, volume II, the Nihilists 'the populists' critics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65, p138.

②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③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3, p9.

家致富，壮大国家的军事与工业力量，而一面破坏公民的健康、教育、道德、一般文化水平，固然可行，但是邪恶的做法。”<sup>①</sup>

民粹主义思想家的进步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大多数民粹主义思想家们是以理性和科学作为理论支柱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社会的进步是以人们精神的、心智的进步为基础的。这种理论体现了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给予人们以极大的鼓舞，体现了历史对人的尊重。他们试图调和自然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他们无一例外地看到了社会进步中最不能忽视的主体的因素，看到了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存在不一致性。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当生产力的发展在私有财产关系条件下会变成一种物的力量奴役个人，这时个人和人类分离了，物的力量和人本身的力量分离了。从人类方面说，社会生产力始终是进步的，社会始终是发展的，不存在生产力对人类的奴役问题。但从个人来说，社会生产力并不总是进步的，因为它可能产生对人的奴役，产生米海洛夫斯基所谓的“片面化”，这就说明社会物质水平的进步，并不就代表着它直接应用于个人的全面发展，也不意味着个人全面发展程度的提高。这个时候，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是相互矛盾的。消除矛盾的方法，就是把社会物质进步的成果重新分配，使物的力量转化为个人本身的力量，使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諧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种价值尺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看到了“工业特征造成专业细分，使人的发展某些方面呈现出片面化倾向。与此相对应，米海洛夫斯基提出个人和谐发展问题”<sup>②</sup>。

①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74页。

② RIASar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49.

## 第六节 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的思想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那就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俄国地处东西方之间，东方共同体精神与西方个体自由精神的矛盾，在近现代的俄国表现得极为突出。思想界长期以来都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当作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由于社会是人的关系的客体化（独立化、实体化、异化），所以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无法回避的问题。<sup>①</sup>他们认为社会的最高形式就是将个人原则与共同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社会机构保障了实现完满的生命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时，它便承认了每一个人的个体都具有作为实体的绝对价值和最高尊严，承认它趋向永恒的生命。未来实现这样的社会，必须努力将高质量的个性原则和人的公正、兄弟般合作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通常认为，个体主义或者干脆就叫个人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范畴，和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研究西方的个人主义理论，就可以发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马克思·韦伯明确指出“个人主义一词囊括了可以想象的各种不同的事情”，对个人主义概念的理解应当“从历史角度进行彻底的分析”。<sup>②</sup>

---

①（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四章注释第22条，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6页。

系统使用“个人主义”一词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派。圣西门派用这一词来指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哲学复活了自我利益、个人良心、个人权利。“个人主义”传播到英国后，逐渐从贬义演化为英国中产阶级的一种有教养、实干、诚实和谦虚的品格。而个人主义在德国则被赋予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它代表的是个人的独特性、创造性以及自我实现。德国的个人主义完全是积极的，“意味着个人自我的完成和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sup>①</sup>个人主义传到美国后完全获得了积极的意义，是指由有限政府、个体平等权利、个人自由发展、自尊等构成的社会基本秩序。爱莫生(Emerson)则将个人主义赋予道德和宗教意义。魏特迈(W. Whitman)认为个人主义的概念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进步力量。由此可见，个人主义一词在不同的国度完全有着不同的理解。民粹主义思想家的显著特点就是提倡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对个人主义的认识基本在褒义上使用。

“对人类自由的信仰，是民粹主义人文主义的柱石。”<sup>②</sup>

“赫尔岑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新高峰。”<sup>③</sup>赫尔岑在《老调子的新唱法》一文中认为，应当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个人对人性的认识以及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必须发展为“高尚的个人主义”即“理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一词同爱情十分相似：可能有卑鄙的爱情，也可能有高尚的个人主义，调过来说也一样。在有发展、有思想的人身上，个人主义是高尚的，他热爱科学，热爱艺术，热爱慷慨大方的生活，热爱不

①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0页。

②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③ Arthur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legal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

容侵犯的人权，等等。如果要摒弃掉人心中的个人主义，无疑等于要弃掉他的源头活水、他的根基、他个性中的盐。为了人的幸福，当然不能这样做。记得有一位可敬的道德家训练自己的马改掉吃东西的‘个人主义’习惯，马很快就死掉了，道德家竟然为此非常恼火。”<sup>①</sup>

赫尔岑反对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牺牲个人。他在《往事与随想》里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人生是一大社会义务。”布朗说到：“人‘必须’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为什么？”我劈头直问。

“你这‘为什么’是什么意思？——社会的福祉当然是人整个目的和使命所在罢？”

“但是，人人牺牲而无人自得其乐，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

“你在玩弄文字。”

“我这是野蛮人的糊涂。”我大笑回答。<sup>②</sup>

和激进的革命的民粹主义有所不同，赫尔岑强烈反对为了未来的进步牺牲个体的幸福。“若进步是目标，则我们是为谁工作呢？这摩洛神（Moloch）是谁？辛苦劳作的人接近他，他不予酬劳，反而后退；对心神尽瘁、在劫难逃、喊着‘命在旦夕之人向您致敬’的人群，他只能给个揶揄的答复，聊作安慰，说：他们死后，世上一切就会美好。你真的想害今天活生生的人担任女像柱的角色，去撑起一块其他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上面跳舞的地板么？……在笨重的船上挂起旗子，写着寒寒酸酸的‘未来进步’几个字，教他们在及膝的泥沼里拖？……无限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只是……欺骗；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劳动者的工资，

<sup>①</sup>（俄）赫尔岑：《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97页；转引自（俄）塔塔里诺娃：《赫尔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sup>②</sup>（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或者工作的乐趣就是目标。……如果人类前迈而直取某一结果，则没有历史，只有逻辑。……设使历史依照写定了的脚本而展开，历史将索然无趣，变成不必要、乏味、可笑……伟人也将是舞台上摇头摆尾、装模作样的角色……历史全是即兴创作、全是意志、全由临场发挥，既无界限，亦无预定路线。”<sup>①</sup>他继承康德的衣钵，继续主张“人是目的”，生命的目的在于生命本身，人人牺牲而无人得利，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赫尔岑终身追求的目标是“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独立”<sup>②</sup>。

赫尔岑在谈到个人自由时，也看到个人自由与社会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他更多个人自由里含有社会原子化的种子；两大社会需要——组织与个人自由之间必须有个折衷，必须有个不稳定的平衡，俾保全一个起码的范围，让个人能在里面表达自己，而不会被彻底磨碎。”<sup>③</sup>在这一问题上，赫尔岑深刻的洞察力在于，他能从沙皇的专制统治中、从理想主义者的口号中发现潜伏在所谓的人民、共同性、国家等利他主义旗帜下，以多数人的幸福手段为名，压制个人。就如宗教裁判所烧死异教徒，事后“带着一颗安详的良心，平平静静回家，鼻孔里还留着烤人肉的味道，觉得自己尽了义务”<sup>④</sup>。他提醒人们有些新解放就像宗教裁判者。为了反对这种事情的发生，他大力主张自我主义的价值。赫尔岑的担忧不幸在后来的苏联变成了现实，今天我们读起他的作品，仍然为其分析的透彻、动人，道德的刚健所折服。

赫尔岑认为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保证，他

①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

②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第456页；转引自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③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④ 同上。

曾对 Edgar Quinet 说：“你将遵循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我则循社会主义走向自由。”<sup>①</sup> 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赫尔岑是一个信仰个体高于集体、自由重于权威、具体胜过抽象、生命压倒逻辑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赫尔岑提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充满了极端个人主义，移民国外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暴露无遗。“在 1848 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坦白说到个人的自我完善超过别人的自我牺牲。”<sup>②</sup>

赫尔岑对个人主义的充满新寓意的解释启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的个人主义，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继承康德的伦理学，继续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道德观。他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写道：“人们根据经验知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设想，关心自己的利益要超过关心别人的利益，并且差不多总是用牺牲别人的利益、荣誉和生命来成全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每个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sup>③</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合理利己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个别等级的利益，多数等级的利益高于少数等级的利益。”<sup>④</sup>

而经典地表述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当数别林斯基。他在给友人包特金的信里说：“我们是孤儿、无国之人……古代世界令人着迷……其生活含有一切伟大、高贵及英勇之事的种

① (英) 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② Arthru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legal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

③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第 281~282 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 卷，第 545 页。

④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第 287 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 卷，第 546 页。

子，因为其生活根基是个人的自尊自重，个体的尊严与神圣。”<sup>①</sup>“人性人格，我恐怕要爱得发狂了。”<sup>②</sup>而社会主义最符合别林斯基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观念中的观念、本质中的本质……信仰与科学的终始旨归。有朝一日，没有人会被活活烧死，没有人会头颅落地……没有富户、没有穷人，无人是君、无人为臣……（人）都是兄弟。”<sup>③</sup>美国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专家 Arthu P. Mendel 认为：“别林斯基从 1839 到 1841 年的信是俄国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个人主义的宣言。”<sup>④</sup>别林斯基死去多年，陀斯妥耶夫斯基谈到他，说：“他相信……社会主义非仅不至于破坏个体人格的自由，反而会在新兴、而且从此至坚不摧的基础上恢复其闻所未闻的光辉。”<sup>⑤</sup>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作为一个宣言，向整个世界表明了他们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就我们的基本信条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确信，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即当社会劳动组织为每个工人提供享受他们自己的全部产品的可能性，个人经济独立能够保证他在一切方面享有自由的时候，个人的物质福利和个性的充分全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只有到那时，国家才能完成它的任务——为人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展手段，而且也只有在那样的社会里，在没有利益上的竞争和斗争的条件下，个性才有可能得到精神上的无限广阔的发展。”<sup>⑥</sup>

①（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第 287 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 卷，第 546 页。

②（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6 页。

③ 同上书，207 页。

④ Arthu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legal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

⑤（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7 页。

⑥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09 页。

米海洛夫斯基在《什么是进步》中明确提出：“进步的前提条件是有益于个人道德的进步。”<sup>①</sup>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人类的历史主线，如果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阶级斗争的话，在他那里就是为个人的完善而斗争。

拉甫洛夫对个人主义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引用了路易·勃朗特在《法国革命史》里所谈到的，个人主义为自己的个人主义进行解释。路易·勃朗特认为：“人可以摆脱社会而存在……它使人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权利，而不去想到自己的义务，使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张自行其是，而不要任何政府。”“通过无政府主义导致压制。”<sup>②</sup>根据路易·勃朗特的理解，也就是我们一般的理解，个体主义就是企图把公共利益从属于个体的个人私利，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自私自利。但是实质上，民粹主义所强调的并不是为个体的私利不顾一切的行为。民粹主义认为：“离开个人，社会就不包含任何现实的东西。被清楚地意识到的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努力去实现公共的利益；社会的目标只有通过个人才能达到。因此，真正的社会理论所要求的，不是使社会因素从属于个人因素，也不是社会吞噬个人，而是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起来。个人应该充分理解，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利益；他应该使自己致力于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因为这不是什么抽象的愿望，而是他的最符合心意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处在这种高度上的个人主义，会使公共利益在个人努力的推动下得以实现，而公共利益也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sup>③</sup>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民粹主义虽然害怕集体湮灭了个

---

① James H. Billington, *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37.

②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③ 同上。

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遇到了理论和实践的两难：一方面，他们提出要完善个人，要为个人主义而斗争；另一方面，一旦社会与他们所理想的正义原则相冲突，他们就会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个人主义。

提出问题本身也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思考的个体和社会的关系的解决方案，以东方的集体主义为基础，糅合西方的自由主义的传统，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大集体中和谐相处、使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发展的方案。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至今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民粹主义思想家的思考是人类思想探索的重要经验，不仅给西方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个警醒，也给忽略个人利益的、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思考。当代西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借口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剥夺了个人的自由。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简单化甚至是歪曲性的理解，以及中国“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以一个阴冷的、湮灭了人性的面目出现，使社会主义一度失去了民心，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 第七节 “英雄”和“群氓”

“英雄造时势”或“时势造英雄”，不同的历史哲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英雄人物，即历史精英在历史整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民粹主义思想家长期以来被人们嘲笑为鼓吹英雄史观，赋予了英雄人物以突出的主导作用。俄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这一理论也展开了激烈

的批评。笔者认为，他们的批判有的集中要害，有的显然有失公允。

民粹主义这一理论主要表现在拉甫洛夫的《历史信札》和米海洛夫斯基的《英雄和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以及亚·瓦·多尔古申《致知识分子》，特卡乔夫《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敲起警钟》、《人民与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办报》等最为著名。

民粹主义思想家有些确实鼓吹英雄史观，强调“英雄”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一思想以拉甫洛夫最为著名。

拉甫洛夫在《历史信札》里说道：“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类造就了一些天才人物，历史学家骄傲地称他们为人类的代表，英雄豪杰。……他们是人民的精华、文明的优秀代表。”<sup>①</sup>社会的进步是“靠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取得的：没有他们，肯定不会有进步；没有这些人传播进步的愿望，进步也是极不稳固的”<sup>②</sup>。社会进步的进程就是批判思维的个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个人的头脑中，并在其中发展，然后从个人的头脑传到其他一些个人的头脑，并随着这些个人在智力上的和精神上的成长，而在质量上发展起来，随着这些个人数量的增加，而在数量上发展起来；而当这些个人意识到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并且在数量上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它就变为一种社会力量；当充满这种思想的个人把它纳入社会形态中的时候，它便取得胜利。”<sup>③</sup>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就此推论出整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都是唯心史观，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将无法解释民粹主义对人民的世俗崇拜，陷入悖论。其实，在民粹主义历史上长时期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66~67页。

起过作用、并被青年们当作导师的米海洛夫斯基，对英雄和人民的认识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水平。

米海洛夫斯基在《论英雄与群氓》中写到：“以自己的榜样带动群众从善或从恶，去干最崇高的事或最卑鄙的事、合乎理性的事或毫无理性的事的人，我们将他称为英雄。”而群氓则是：“能够被最崇高的或最卑鄙的，或者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榜样带动的人，我们将把他称作群氓。”<sup>①</sup>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在极端沉重的生活条件下，当人不得不为了最简单的生存而斗争时，人就会丧失自己的完整性，沦为“群氓”，人们就会希望得到所谓的“救世主”的拯救。所以，他称之为“群氓”并不含有任何贬义，因为创造英雄的环境，就是形成群氓的环境，“英雄”也只是称呼而已，他只不过是“体现了群氓中的力量、感情、本能、思想和愿望”<sup>②</sup>。米海洛夫斯基还列举大量的社会生活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社会学、法律、宗教等方面的例证，证明模仿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是自然现象。社会中活动是由英雄带队，群氓模仿。群氓既善且恶，改造群氓就必须办学校。

从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群氓”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低下、物质的匮乏，导致人民群众丧失个性，沦为群氓。

第二，“英雄”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低下的反映。“英雄”并不是自封的，产生“群氓”的社会环境，同样也培育出“英雄”。

第三，“英雄”所以成为“英雄”，只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群众利益、愿望、思想和情感的代表。如果离开了人民，“英雄”将一事无成。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出版，第815页。

② 同上。

米海洛夫斯基的英雄和群氓理论首先强调了社会经济基础，英雄也好群氓也好，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

这里，笔者觉得难以用简单的二分法定性民粹主义，他们和鼓吹“英雄史观”的卡莱尔不同，他们虽然强调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但他们更注重人民，他们所有的理论根基就在于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与其说他们看重“英雄”的作用，还不如说他们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人民革命，俄国就会陷入苦难。他们相信人民具有革命的本能，相信人民的力量可以推翻旧制度。基于这样的信念，民粹主义才会脱下贵族服装，到“民间去”。米海洛夫斯基直言说自己并不赞成卡莱尔过分夸大英雄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过分夸大的话，就可能导致忽视伟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割裂伟人与其生长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米海洛夫斯基甚至得出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结论：“伟人甚至可以说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人，或者顶多是实现至高无上的普遍历史规律的一个不自觉的工具。”<sup>①</sup>离开了人民，伟人也将一事无成。“年轻的一代！请不要忘记了这一点。不要忘记，我们主要寄希望于你们，我们认为只有你们才是能够为整个国家的幸福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我们寄希望于你们，因为你们是最有希望拯救俄罗斯的人。”<sup>②</sup>“我们寄希望于人民：人民将同我们站在一起。”<sup>③</sup>“我们深信，如果人民没有革命的需要，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sup>④</sup>“谁不相信当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谁就是不相信人民，谁就是不相信人民随时都有准备起来革命；谁就必定会到人民之外去寻找某些能够教育人民去实现变革的力量和成分。”<sup>⑤</sup>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5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同上书，第29页。

④ 同上书，第279页。

⑤ 同上书，第350页。

“不相信革命，就是不相信人民”这样严词激烈的话，让我们感觉到，当时人民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相信人民”已经是民粹主义的共识。

按照唯物主义观点看，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受到许多限制。在有关个人历史作用的研究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们“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是完全顺应着这种趋势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有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sup>①</sup>。普列汉诺夫的表述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

但是，历史和现实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有偶然性，我们承认了历史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就不能不承认在历史选择关头，处于某种权力巅峰或具有对历史最具影响力位置的领袖人物在历史选择中的关键作用。普列汉诺夫承认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伟人确实是历史的发起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种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sup>②</sup>许多民粹主义者把知识分子也仅仅看作历史任务的发起人、宣传者、播火者，真正实现历史的使命还需要人民行动起来。民粹主义认为，在知识分子看来：“我如果知道社会关系因经济生产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我也就会知道社会心理将朝着什么方向变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心理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可见，在

<sup>①</sup>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出版，第36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73页。

相当意义上说，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因此我也就不必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sup>①</sup>可见，民粹主义者所论述的英雄创造历史，是因为英雄把握了“社会关系因经济生产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这一角度看，民粹主义思想家的论述有其合理之处，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无冲突。

民粹主义哲学历来受到传统的唯物主义的批评，受到宗教哲学家的质疑。究其原因固然有所谓的立场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其学说本身的两面性，易使人产生误读。最让哲学家质疑的地方是他们过分强调了历史中主体的作用问题，既包括通过人为的努力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也包括社会科学中是否要强调“主观的”问题，还包括他们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及社会进步的理解问题。

笔者认为，民粹主义哲学带给人们的最大启迪恰恰在于对历史中主体的独特理解。他们把社会历史领域里人们注视的目光从外向的追寻，引导到社会内在的主体自身。当然，这种引导并非纯粹精神王国的畅游，他们打破了黑格尔主义的樊篱，认识到社会的物质基础具有显著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遭到了宗教哲学家的攻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物质作用，但又不囿于物质作用，大胆提出社会是人的社会，离开了人这样的主体，所谓的社会有机体是毫无意义的悬设。他们突出人的精神，为他们的行动哲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

<sup>①</sup>（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4页。

## 第五章

#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

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晚年马克思的热潮。研究的过程中涉及俄国民粹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但是，学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评价基本上囿于列宁早期看法上，以至于学者阐述他们的关系时，落脚点主要在马克思和民粹主义的区别上，而对他们之间的联系认识不深。本章着重揭示马克思和民粹主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方面。

俄国革命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一生，尤其是晚年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马克思关注俄国问题，一是由于俄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发展变化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东方也有示范效应，二是马克思晚年时西欧革命处于沉寂阶段，而俄国革命正在显示出其勃勃生机，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广泛结交了俄国社会各阶层，以便更好地了解俄国。他们结识最早、也最多的是俄国民粹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掌握的资料，除了来自官方和报刊文件以外，基本上都是由民粹主义者所提供的。由于事业上的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当时民粹主义政治活动家格·亚·洛帕廷、彼·拉·拉甫洛夫、尼·伊·吴亭、尼·弗·丹尼尔逊、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

查苏里奇等常常来往，并保持着密切的朋友般的关系。民粹派经常就一些观点征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马克思也通过他们作为桥梁来了解俄国。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是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的。T. Shinn 在《晚期马克思和俄国道路》一书中甚至说：“马克思主义来源除了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外，还应该有一个来源作为补充，那就是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sup>①</sup> 有的民粹主义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和他的拥护者的现行政策的理论，而且还包括民粹主义”<sup>②</sup>。Stefanovich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巴枯宁民粹派的追随者，他这样表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作为一种理论——不是作为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资格以及他的实际政策的拥护者——是不能把民粹主义排除在外的。”<sup>③</sup>

## 第一节 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俄国史专家 Riasarovsky 这样评价民粹主义：“从广义来说，俄国的民粹主义总体上属于欧洲激进主义时代的产物”<sup>④</sup>，“属于马克思主义浪潮冲击的产物”<sup>⑤</sup>。而西方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教

---

①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p20.

② Andrjet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p406.

③ Andrjet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 Notre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37.

④ RIASar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48.

⑤ 同上。

授 A. Walicki 更是认为：“经典的民粹主义不仅仅是被马克思主义所阐释、影响，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当作主要的框架来理解民粹主义。”<sup>①</sup>

首先，民粹主义者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原因很清楚，民粹主义理论较薄弱，然而马克思在那个时代是公认的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思想家于是就从马克思那里采用了与他们的信念和目标一致的思想。”<sup>②</sup>“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震惊了民粹主义者，使他们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在前进的进程中所付出的价值太高，他们应该努力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sup>③</sup>

虽然我们知道民粹主义者的先驱赫尔岑并不是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才了解到资本主义的残忍，但是对于大多数贫民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有可能到西方去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的。接受资本主义是“残忍”的观念，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翻译成俄文的《资本论》。马克思理论刚刚传到俄国时，许多民粹主义思想家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一个剩余价值的创立者，一个和民粹主义理论相互渗透的理论家，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同路人。1880年随着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走向“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同

---

①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32.

②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n,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 p242.

③ Andrjet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p406.

崇拜英雄传统的民意主义结合起来”<sup>①</sup>。列宁的哥哥亚里山大·乌里扬诺夫就是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他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而直接称他战友为社会主义者。”<sup>②</sup>

有一个事实我们需要注意：经典的民粹主义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到民间去”的运动，狭义的民粹主义即指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时间点我们也必须注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公开出版是1867年，俄文版出现在1872年，两者时间点上非常一致，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粹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印象的形成主要是马克思的影响。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描述，引起俄国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了俄国的头号敌人，他们不希望驱走虎豹（封建专制），又入豺狼（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热爱程度超出马克思的想象，《资本论》的首个外文版本竟然出现在1872年的俄国（开始由民粹主义者洛帕亭，后由丹尼尔逊翻译完成）。短时间内翻译完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反映出俄国民粹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

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解释、翻译和使用马克思的理论成为一股潮流。“民粹主义者重新解释了他们同其他派别的争论，他们发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们主要观点的理论基础。”<sup>③</sup>“民粹主义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俄国内部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反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应。它不仅是小生产者面对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反应，而且还是落后

<sup>①</sup> Andrjet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p411.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Andrjet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8.

的农民国家遭遇高度发达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反应。它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的落后的农业国里民主知识分子既对西方社会主义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应，它还是民粹主义对欧洲的马克思的一种反应，因为马克思是欧洲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物，是欧洲最有权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书的作者。典型的民粹主义是第一批马克思思想在俄国的普及者。”<sup>①</sup>《资本论》俄文版出版后，很快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之间广泛传播开来，学习、研究《资本论》成为了当时的一股潮流。1880年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给马克思写信，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予高度评价。“俄国生活中各种美好意图，在您的学术著作中都得到了科学的论证。《资本论》已经变成了受过教育的人手中必备的书籍。”<sup>②</sup>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想家都大段大段引用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语言，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都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共同的信仰。他们也使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分析俄国问题。民粹派们称马克思是“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最天才和最诚实的人”<sup>③</sup>。

拉甫洛夫从俄国逃出来以后，几乎立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拉甫洛夫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来为社会革命提供根据。可以说，民粹主义尽管拥有的是翻译的《资本论》，但是马克思对民粹主义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是因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暴行，以及

---

<sup>①</sup> Andrjet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26.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sup>③</sup> Andrjet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34.

他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批判都被民粹主义广泛应用”<sup>①</sup>。像叶利谢耶夫写的《富豪制及其基础》一文中，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描述基本上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叶利谢耶夫大量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主要利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普遍规律的例证，其中他的论文多处竟然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大规模的拷贝。

巴枯宁虽然因为国际问题和马克思闹得不可开交，但当巴枯宁回忆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时，仍然公正地对马克思这样评价：“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始终是理论的权威，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sup>②</sup>

1878年拉甫洛夫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您有没有注意去年俄国报刊上围绕他的名字而进行的激烈的论战？茹柯夫斯基（叛徒）和契切林反对马克思，季别尔和米海洛夫斯基支持马克思。而且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文章。我看其他任何地方评论马克思著作的文章都没有这么多。”<sup>③</sup>

马克思影响米海洛夫斯基最明显的是“进步”概念。米海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整本书都是以马克思的劳动分工和异化理论影响为基础，特别是以马克思的分工越细、社会劳动越是发展、个体劳动者的发展越是畸形理论为基础。米海洛夫斯基借用了这一理论并把它放在最显著的地位。

作为18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的代表者，特卡乔夫也大量引用马克思思想。他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解释代表封建贵族势力的天主教和代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改革

---

① Andrz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34.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47.

③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出版，第279页。

派之间的斗争。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妇女的解放。他坚决反对拉甫洛夫过分强调“批判的思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担当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类的智力和抽象的知识，而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和植根其上的经济关系。

虽然拉甫洛夫是以“主观社会学”闻名，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民粹主义中唯心主义的代言人。不容否认的是，他的思想中确实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但是，他晚期的一系列文章明显表现出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较多表现出从经济角度看社会问题。“在我们看来，政治问题是服从于社会问题的，特别是服从于经济问题的。”<sup>①</sup>而且后来的文章也一改其英雄史观，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我们摆在首位的原则是：俄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不只是为了达到人民幸福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人民，而是要通过人民来完成。我们认为，当代的俄国活动家应当抛弃陈旧的意见，即认为可以把少数文化较高的人所想起来的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家用成功的突然一击来推翻中央政府，并由自己来取代之，通过立法的新途径建立新的制度，把这种制度恩赐给没有文化的群众。”<sup>②</sup>

作为民粹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关系非常重要。普列汉诺夫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批判特卡乔夫企图通过密谋把政权“抓到手里”。作为一个正统的民粹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观点批判巴枯宁主义者。“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进行社会变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密谋策划，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然后向自己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② 同上书，第291页。

的臣民抛出一系列施恩的法令既可告成。”<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观点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神学阶段，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现象的更为正确的观点必然会排除上述理论。现在，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实证阶段，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欧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自然产物”<sup>②</sup>，不管人们高兴不高兴，社会形式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决定的。普列汉诺夫应用马克思的观点，想证明“土地和自由”社的社会主义任务和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一致的。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地方有所改变。“一般说来，历史决不是某种千篇一律的机械的过程。据我们所知，卡尔·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把人类放到‘共同的规律’这张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的人。”<sup>③</sup> “应该说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们是不同地交错组合，另外，它们产生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sup>④</sup>

普列汉诺夫也主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俄国还没有踏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时期的说法：“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sup>⑤</sup> 而俄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走上这条邪路。西方农村公社在同封建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分化瓦解了，西欧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社会形态——土地及劳动工具的集体占有制，目前在西方尚没有获得实际的运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这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页。

② 同上书，第489页。

③ Andrjet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p409.

④ 同上。

⑤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页。

方面的一点迹象。”<sup>①</sup>“在我国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sup>②</sup>

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也是自然历史过程。普列汉诺夫等一批民粹主义思想家开始与民粹主义彻底决裂，随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应该说是广义的民粹主义者。他自认为是民意党的继承者。他在《民意党恐怖派纲领》中这样写道：“就我们的基本信条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sup>③</sup>在他的观点里，几乎没有什么空想的成分。他认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农民。“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按社会作用来说仅次于农民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对于社会主义政党具有巨大意义。”<sup>④</sup>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sup>⑤</sup>。“当然，这一规律并不是惟一可能的道路，它并不排除更加直接地过渡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可能性，如果在人民的习惯方面和政府的性质上，对于直接过渡具有特别有利条件的话。”<sup>⑥</sup>通过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在乌里扬诺夫看来不仅仅是普遍的，而且是一种条件。“这一规律所反映的只是那样一种历史必然性，即如果国家的发展是自发的，没有某个社会集团来有意识地干预这种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当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且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个理想的完全实现，以及每向它迈进一步，都只能是国内社会力量关系变化的结果，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觉悟在数量上或质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页。

② 同上书，第497页。

③ 同上书，第1009页。

④ 同上书，第1011页。

⑤ 同上书，第1009页。

⑥ 同上。

量上增强和提高的结果。”<sup>①</sup>从这些话中，我们似乎很难把他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乌里扬诺夫自己也试图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乌里扬诺夫还对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感兴趣，即可以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发展状况来预测某些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按照年轻的马克思的思想，德国在政治上的发展超过了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虽然在经济上英国和法国要比德国发达得多，但是德国在思想领域里已经经历过法国在现实中所经历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具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德国还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实际上民粹主义是有限度地接受马克思。巴枯宁认为：“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普鲁东有可能构筑更多理性和自由的社会，但是马克思对这个社会却缺乏内在的情感。”<sup>②</sup>他们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批判，深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残酷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接受马克思这种思想，即无论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如何惨无人道，但是资本主义发展毕竟是历史进步的观点，他们不接受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序曲。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是非马克思的，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发展看成了历史的倒退。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与民粹主义道德观的冲突问题。因为民粹主义思想家看到了俄国社会和西方的不同，俄国是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如果一切重复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太过长久的等待使得社会主义将不会出现。民粹主义者坚持走另外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即利用农村公社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民

①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页。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47.

粹主义观点和马克思思想毫无关系，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离开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能产生的”<sup>①</sup>。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主要是在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形成的。

### 一、马克思 19 世纪 50 年代对东方社会的否定性评价

在没有研究东方社会结构以前，马克思一直坚持的是他在《资本论》1867 年第 1 版序言中的思想，即：“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②</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谈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③</sup> 马克思称之为“铁的规律”。“发达国家对

<sup>①</sup>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37.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1 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欠发达国家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景象。”<sup>①</sup>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通过对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经济资料的研究，对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产生了兴趣。1853年6月2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sup>②</sup> 恩格斯在回信中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sup>③</sup> 6月14日，马克思又在信中提到，亚洲社会发展的停滞性质完全是由于“①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②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sup>④</sup>。而他对存在于印度的村社评价完全是否定性的。“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sup>⑤</sup>

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提出东方专制主义和“亚洲的社会”与“西方的社会”作为一种相区别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沙宁认为“可以当作最重要的理论补充和直线论的替换物”。<sup>⑥</sup> 但在马克思的笔下，亚洲的状况是：具有广大的不毛之地，必需的水利灌溉系统，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土地和劳动之上的专制国家，复杂的、自组织的、从属于国家的农村公社。这一阶段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结构的评价不高。“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56页。

③ 同上书，第260页。

④ 同上书，第271页。

⑤ 同上书，第272页。

⑥ Teodor Shanin editor, *Late Marx and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first published, 1983, p5.

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还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sup>①</sup> 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已经拖后的东方专制社会的历史拉向进步的轨道，即拉入统一的历史活动场所。一旦铁的进化规律把那个障碍清除，世界的发展就可能同步。

从1857—1858年起，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观点渐渐发生了变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土地两种形式：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马克思接着分析了这两种土地所有制结合的方式：亚细亚形式；古代形式；日耳曼形式。马克思这样的提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突破以前把亚细亚形式当成落后的亚洲特有的生产方式，而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是古代形式和日耳曼形式的前身。而且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公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直到发展成对立面。但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sup>②</sup> 在草稿里还有“不久前有人又发现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一种奇异现象。事实上，印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典型，它们虽然或多或少已经解体了，但仍然完全可以辨认出来；经过更加仔细地研究历史，又发现这种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sup>③</sup>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东方印度公社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在1853年时，马克思过多强调的是印度公社的落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98页。

③ 同上书，第412页。

野蛮和缺乏人性。而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甚至把亚细亚公社称为“原始共产主义”。

这一时期，马克思第一次确立了亚细亚公社的历史地位。

## 二、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形成

随着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深入和俄国革命形式的发展，马克思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但是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并没有随之消除，特别是俄国公社还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在：

第一，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提供了生动的一课。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革命统治类型的出现，改变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条件。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国家里，没有农民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仍然不能成功。但是，革命胜利后，改造农民的任务依然很繁重。

第二，1860—1870年社会科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人种学家提供的物质材料，史前史向前延伸达几千年，这样人类第一次把原始社会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对人类社会影响相当大的集中在人的思维和公社的理想上，而这些问题已经构成欧洲历史哲学的核心。人类学家发表了一批著作，特别是摩尔、菲尔和其他历史学家关于印度研究著作的发表，引起马克思的浓厚兴趣，马克思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重要的有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57年伦敦版）一书摘要，以及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这些读书笔记进一步

完善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填补了原始社会理论的空缺。

第三，俄国的革命形势高涨，引起马克思的关注。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革命家给马克思提供了一系列材料。马克思晚年的十多年间，整箱整箱的俄文书籍往返于彼得堡和伦敦之间，马克思为自己开列的题为“我的书架上的俄文资料”的书单上就有120多种书。对俄国实际状况的了解，使马克思渐渐改变了自己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对民粹主义态度的变化是从掌握俄语以后。1869年9月30日，民粹主义思想家丹尼尔逊送了民粹主义者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给马克思。这本书立即引起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在1869年写信给恩格斯：“从彼得堡给我寄来了一本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厚达500页，写的是俄国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可惜是俄文的。”<sup>①</sup>为了看懂这本书，马克思开始学习俄文。学习俄文也是从这本民粹主义的书开始的。“……1870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在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列罗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状况》以后才开始的。”<sup>②</sup>尽管书的作者弗列罗夫斯基是民粹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多次在同恩格斯通信里赞扬这本著作。“弗列罗夫斯基的书我看过开头150页。这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这个人是他所谓的‘俄罗斯乐观主义’的死敌。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但是弗列罗夫斯基的书的确完全出人意料。……这种阐述方法完全是独具一格的，其中有些地方最能使人想起蒙泰。可以看出，这个人亲自到各地做过旅行和观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5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7~178页。

察，对地主、资本家和官吏有烈火般的仇恨。”<sup>①</sup> 1870年，在写给第一国际的信里，马克思对这部书又说到：“几个月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

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sup>②</sup>

显然，这一阶段马克思对民粹主义理论开始感兴趣，他甚至还阅读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监狱与流放》。但是，他对民粹派理论的评价仍然没有较大突破。

马克思思想发生变化与洛帕亭有关。1870年洛帕亭拜访了马克思，谈到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期间多次赞扬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开始关注车尔尼雪夫斯基，阅读他关于农民问题及俄国公社所有制的许多论文。阅读这些论文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点，他开始以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眼光看待民粹主义和俄国公社问题。

马克思思想的变化还可以从与俄国革命家通信中管窥。1871年1月7日，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写道：“至于您在有关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上所预见的二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63~464页。

必择其一，那么，遗憾的是，它的解体和转为小私有制是十分可能的。政府的一切措施——骇人听闻而不相称地提高赋税和增加徭役——其惟一目的就是用废除连环保的方法来建立个体所有制。”<sup>①</sup>她在信中问马克思是否熟悉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因为他的书非常详细地研究了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如果马克思没有此书的话，她可以寄给马克思，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提到这本书并引用其中的原话。从信里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已经告诉托马诺夫斯卡娅，他正在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有关俄国公社的论文，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公社“两者必择其一”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这说明马克思对公社对民粹主义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已经开始对担任普鲁士政府顾问的哈克斯特豪森从讥讽到感兴趣。马克思在1871年2月4日写信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你来信曾提到的哈克斯豪森关于威斯特伐里亚的土地关系（大致如此）一书，如能给我寄来，那太好了。”<sup>②</sup>

从1871年6月13日前后，马克思收到丹尼尔逊寄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中有《论土地私有制》，马克思大量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选《公社土地所有制论文》以及收录的9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于1857年的对哈克斯特豪森书的评论，这些文章汇集成《对村社土地占有制一些哲学原理的批判》。在这些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土地所有制并不是俄国独有的具有神秘特性的东西，有些东西可以保留到现在，只是历史发展的不利环境的结果，这些环境在俄国与西方相比有绝对的不同。当某些国家中某些社会现象达到了发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83页。

高级阶段时，落后国家达到先进国家的同样阶段，要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快得多。落后国家加速发展的原因在于落后国家由于受到先进国家的影响，从而可以跳越发展的中间阶段，而直接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给出了一个发展的示范作用，因而俄国有可能从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185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形成这样的思想：“农村公社可以嫁接到俄国经济发展中，也就是说，俄国经济发展要以西方为榜样，俄国正在进入工业和商业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sup>①</sup>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步伐有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我们不必放弃西方这个榜样，我们有时间从他们的教训中得利。”<sup>②</sup>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跨越”思想中，始终强调要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的内涵，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在后来给查苏里奇的信的草稿里，马克思就非常强调先进的西方的存在是俄国跨越的先存条件。

马克思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后，转变了对民粹主义的态度，他希望不仅他了解了俄国这一思潮，他还希望整个西方都可以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俄国，了解民粹主义。1872年12月12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请求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材料寄给他，因为他打算写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个性等东西发表，“以期在西方引起对他的同情”<sup>③</sup>。但丹尼尔逊直到1873年才随信寄去一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材料，且很不完全，马克思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sup>①</sup>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149.

<sup>②</sup> 同上书，第150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549页。

1875年到1876年，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他阅读了大量的俄文书籍，包括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土地制度，它的产生和1861年它在立法上的确立》一书。1877年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爆发，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经成熟了。……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sup>①</sup>

虽然革命没有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进行，但是马克思仍然在思考俄国革命的可能性。1878年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过高地评价《资本论》带来的影响，把它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作了答复。马克思在信中对俄国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sup>②</sup>“如果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sup>③</sup>

从马克思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不踏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门槛，它就不会受到“‘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他理论的误解，这样说：“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29页。

③ 同上书，第130页。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有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①</sup> 马克思的思想和《资本论》德文第1版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信的最后，马克思写道：“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sup>②</sup> 马克思这句话在1881年给查苏里奇的信中得到了完全的表达：俄国公社存在于先进的西方和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条件下，它的存在和古代落后的公社完全不同，它完全可能成为新生的支点。

1880年3月底到1881年6月初，马克思常常受到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加特曼的访问。马克思非常热情地接待他，显示出对他的诚挚的感情，并且提供给他尽可能多的帮助。1880年11月马克思收到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写给马克思的信，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科学著作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关心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请求马克思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英美舆论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特别是帮助列·加特曼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俄国土地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他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新书《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它解体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而且做了详细的笔记。

在同民粹主义思想家的交往中，在广泛阅读俄国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渐渐了解了俄国，了解俄国即使发展资本主义，其资本主义也具有特殊性。1879年4月10日，在与民粹主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3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31页。

义思想家丹尼尔逊的讨论信中，马克思比较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和俄国的不同。“要找出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越来越显得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累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媒介，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sup>①</sup>可见马克思已经觉察出俄国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有其自身的特点。

1881年2月16日，查苏里奇写信给马克思，要求马克思回答有关农村公社和俄国土地问题。“您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sup>②</sup>“最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观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马克思是这样说的’。”<sup>③</sup>“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377页。

③ 同上书，第378页。

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sup>①</sup>

查苏里奇的这封询问俄国农民公社未来前途问题的来信，让马克思整整沉思了3个星期。从这封信里，马克思洞察到了俄国有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崇拜者的幼稚可笑。马克思完全知道事情的复杂程度，他四易其稿，才郑重回答了民粹主义者查苏里奇的来信。回信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马克思。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信的初稿开篇就写道：“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并且说过‘这整个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sup>②</sup>“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sup>③</sup>而俄国并不适合。马克思接着说：“如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sup>④</sup>

作为具有自身优越性的公社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第二，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3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31~432页。

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恢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

第三，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

第四，俄国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老的公社。首先，它割断了血统亲属牢固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最后，虽然耕地仍然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个农民可以把生产的产品据为己有。这与古代公社只是分配产品不同。

第五，农业公社具有两重性能够成为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使得社会的基础稳定；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

第六，公社的两重性也同样成为它解体的根源。农业公社的发展只能是：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第七，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惟一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

第八，农村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第九，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第十，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农村公社的复兴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遭到了致命的危机。

在第一稿里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显然，他的这些思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非常相似。

随着马克思对俄国情况的逐渐了解，这一时期他对民粹主义在情感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称他们为恐怖主义者，而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在1881年写给其女儿燕妮·龙格的信里，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彼得堡执行委员会（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笔者加）如此努力活动，而发表的宣言却非常‘克制’。它的做法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鼓吹……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sup>①</sup> 在信中，马克思除了高度评价民意党人外，他还对日内瓦的“土地和平分”社的所作所为表达了反感，认为那些人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完全等于零。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再次赞扬民粹派。“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了。”<sup>②</sup> 而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的“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就是民粹派。

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26页。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所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sup>①</sup>“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②</sup>

从这段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俄国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大半土地仍然归村社所有。二是村社在资本主义入侵下遭到破坏。三是村社已经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先经历西方发展历程？四是俄国村社过渡的条件在于：如果西欧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俄国土地所有制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和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的草稿比较起来，增加了西方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复兴的先决条件。

从马克思最初“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sup>③</sup>。“我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人，一直避免和他见面，因此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这个人。”<sup>④</sup>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对俄国直接利用村社走向共产主义的期待。马克思晚年历史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重大变化还表现在1881年3月21日“斯拉夫人纪念巴黎公社十周年大会”的信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说，他们欢迎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并认为：“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26页。

② 同上书，第3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05页。

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sup>①</sup>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胜利充满信心。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和俄国革命家的交往，以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里奇的信及其草稿共同构成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提出了落后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以上着重从历史和逻辑一致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思想的沿革，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民粹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民粹主义思想吸收更多是理论上的，毕竟马克思所得到的资料，即使是非常多而又及时，但和土生土长的民粹主义思想家比较起来，他们更了解自己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吸收他们的理论是无可厚非的。马克思主要吸收的是村社未来前途的观点，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利用资本主义有利条件等观点。但是，对于民粹主义的革命策略，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在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中，提出了与民粹主义不同的策略，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胜利以后，才可能谈到俄国“跨越”的问题。恩格斯在1893年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里看到俄国公社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恩格斯虽然从情感上表达了对俄国革命的期望，但他仍然坚持欧洲革命发生，以此挽救俄国公社。

### 第三节 恩格斯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恩格斯与民粹主义关系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讨论中，主要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70页。

中于恩格斯和特卡乔夫的论战。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对民粹派的否定要比马克思彻底，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民粹主义问题上完全对立。

为了揭示恩格斯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以历史的方法进行一番研究。

恩格斯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在 1875 年的《流亡者文献》中对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的态度主要是否定的。针对特卡乔夫认为俄国由于没有资本主义，革命更加容易，恩格斯批驳道：“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sup>①</sup> 恩格斯的意思非常清楚，即他认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也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对民粹派鼓吹的村社具有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劳动组合，恩格斯认为：“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发达的合作社形式。”<sup>②</sup> 村社的“土地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sup>③</sup>。恩格斯否定了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独特性的论断，认为它只能代表俄国社会生产的落后。当然，并不是说俄国绝对不存在革命的可能，除了俄国公社本身具备的条件外，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第 1 版，第 611 页。

② 同上书，第 616 页。

③ 同上书，第 618 页。

变革所必需的物质。”<sup>①</sup> 恩格斯强调，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的，只能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待民粹派跨越理论的态度：一是恩格斯对公社以及公社内部的劳动组合评价不高；二是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存在跨越的可能性；三是跨越的条件是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写《流亡者文献》的时间在1874年5月到1875年4月。同样的时间，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态度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还没有形成东方社会理论，还处在对俄国的了解阶段。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随着与民粹派的交往，越来越了解俄国的国情，开始转变了对民粹派的看法。1884年，俄国流亡革命家叶·埃·帕普利茨给恩格斯的信里对民粹主义充满蔑视。他在信里写道：“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对革命的准备要比其他人好。我以为，这个观点只有一半是对的。种种迫害激起他们巨大的反抗力量，可能使他们干劲倍增。但从另一方面看，俄国人是一些不懂社会事务的人，一旦发生革命，俄国社会主义者是不会懂得，如果胜利了该怎么办的。他们不能巩固胜利，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坚定的原则，没有组织，没有真正的科学知识（少数侥幸情况除外）。要是您能亲自看到俄国青年中流传的那些社会主义小册子的话，我深信您是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它们是感情的产物，而不是思想、知识的产物。他们能提高革命精神，但是不能提高深刻的认识。可能俄国革命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但是，如果播种得不好，难道会有好收成吗？”<sup>②</sup> 恩格斯接到信的当天就立刻回信，对叶·埃·帕普利茨过低评价民粹派表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620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了不满：“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点不公平。我们两个人，马克思和我，是不可能埋怨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学派曾经多半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引人注目，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方面还彷徨徘徊，那么另一方面，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甚至在参加实践的革命者当中，我们的思想和马克思根本改造过的经济科学也总是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您必定知道，不久前我们的一些著作已被译成俄文出版，其他一些著作也很快出版。”<sup>①</sup>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民粹派至少有三点是肯定的：

第一，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一些思想家奋不顾身地探讨，他们探讨的成果是积极的。因为他们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

第二，他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理解者和支持者。

第三，通过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们在俄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甚至恩格斯认为民粹主义者有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1890年，恩格斯在给拉甫洛夫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拉甫洛夫：我对您11月27日的友好来信，对您以及您代表本国社会主义者所写给我的祝贺，表示万分感谢。”<sup>②</sup>由于恩格斯自己也认为对俄国的情况并不了解。“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70页。

事情，我几乎是一无所知。”<sup>①</sup> 恩格斯对俄国公社和农民的看法基本上也是从民粹主义的朋友那里得到资料才形成的。当民粹主义思想家丹尼尔逊给了恩格斯一部分农民资料后，恩格斯“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农民在那些还不需要他们作为工人进入工厂或城市的地方，生命力也是很强的，同样要在生死线上长期顽强地挣扎”<sup>②</sup>。恩格斯得出的农民生命力还很强的结论和民粹主义对俄国农民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即使到 1883 年后，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评价仍然很高。1885 年 4 月 23 日，恩格斯在给查苏里奇的信中谈到，对俄国青年中有一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思想感到自豪，但是恩格斯还是极力为俄国民粹主义辩护。“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sup>③</sup> 恩格斯的话里，隐含着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希望，他希望民粹主义可以成为点燃俄国革命的导火线。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社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1892 年通过与丹尼尔逊等政治家通信，恩格斯了解到俄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新情况。“你们国家目前的确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全部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sup>④</sup> “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惟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89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589 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 490 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 596 页。

式。所以，看来农民在今天是注定要灭亡的。”<sup>①</sup>“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sup>②</sup>

对于恩格斯以上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加以诠释。首先，从价值角度看，恩格斯本质上并不赞成公社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到来，因为这样将“失去一个大好机会”，这“大好机会”就是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到达社会主义。可见恩格斯对“跨越”是认可的。有些作者根据恩格斯的话“想到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使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sup>③</sup>认定恩格斯从来就是反对“跨越论”的。其实这里存在对恩格斯的误解。当年恩格斯写这封信给民粹主义思想家丹尼尔逊的时候，丹尼尔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恩格斯在后来的信里对丹尼尔逊解释说：“看来，只是您把我最近一封信中的一些“讽刺”话看得太认真了，比如对我在讲到各种事物最终都是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这一点时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和曲折的道路。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改革可能也是这样。”<sup>④</sup>

恩格斯的解释传达了这样的思想：他对这样的变化感到无奈。从恩格斯的情感方面说，他更希望像俄国民粹主义设想的，农民公社可以成为新生社会的起点。如果那样的话，历史的发展将会缩短很多，否则俄国将面临“漫长和曲折的道路”。“在我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599页。

④ 同上书，第612页。

来，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假如不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的话。问题是，俄国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生产在保留公社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同时又能把公社改造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还没有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能否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 1861 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自然农民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sup>①</sup> 恩格斯对俄国农民公社前途的担心之情跃然纸上。从个人情感出发，恩格斯希望民粹派实现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恩格斯在 1893 年 6 月 13 日致彼·拉·拉甫洛夫的信中还对民粹主义的事业充满祝福：“明天是您七十寿辰。请接受我们最衷心的祝贺。愿您长寿，直到您毕生为之献身的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自己的旗帜。”<sup>②</sup>

其次，从历史尺度看，恩格斯又完全是以理性的态度看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恩格斯认为，尽管他们十分不愿意看到这一景况，但是它“毕竟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使我们暂且感到自慰”<sup>③</sup>。

1893 年 2 月，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里回答了俄国农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14 ~ 615 页。

② 同上书，第 667 页。

③ 同上书，第 599 页。

公社能否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恩格斯对公社作了肯定性的评价。“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sup>①</sup>但是，从历史的尺度看，恩格斯说：“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sup>②</sup>

####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粹主义的态度本质一致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粹主义的态度相差很远，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恩格斯总体上是悲观的。

走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深处，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由于马克思逝世后，俄国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恩格斯才转而对利用村社走向社会主义不抱希望。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不同与其说是理论的分歧，还不如说是直接的政治原因和影响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正如马克思说过的这样的话：“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52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654 页。

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sup>①</sup>

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常常谈到的恩格斯反对特卡乔夫的论争，认为此论战最可代表恩格斯和马克思立场的不同。其实，如果联系到当时激烈的国际形势，我们看到与其说他们的论战围绕理论进行，不如说是尖锐地反映了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马克思给查苏里奇信的草稿既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寄予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极度渴望，也是对当时俄国社会村社存在事实的一种理性分析；而对于失败的民意党，他们既高度赞扬他们的英勇的牺牲精神，又认为民意党人的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一致的真实原因，倒不如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理解。恩格斯在和丹尼尔逊的通信里提到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俄国迅速发展的前景。“如果我们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末，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不幸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而同时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消失，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能够尽快地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新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一个伟大前途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sup>②</sup> 恩格斯这段话，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公社的态度本质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希望可以利用村社实现“跨越”从而缩短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时代俄国村社存在生机和活力，而到马克思辞世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缓慢，俄国公社又在消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已经不存在跨越的可能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31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3页。

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出发，得出了和马克思不同的结论，其实正是马克思活的灵魂的再现，本质上和马克思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村社的看法，不能只就表面的结论加以对比，从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结局，而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改变和解释同他们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内容联系起来，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了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说在对待俄国跨越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质上是一致的。

## 第五节 列宁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

列宁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们一般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列宁的思想来源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其二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在苏联未解体前，这种说法在苏联和我国的教科书中一直是正统的说法。但是西方的学者一直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接受了斯拉夫主义思想文化传统，<sup>①</sup> 他们认为列宁的哥哥作为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者，不能不对年轻的列宁产生影响。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他哥哥的命运》一文中这样写道：“毋庸置疑，他深深地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sup>②</sup>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

---

① 张翼星：《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1 页。

②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on press, 1989, p153.

维克，理论的核心是主张依靠暴力革命在俄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典型地继承了民粹主义的衣钵。列宁自己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主义思想家看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承认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并且相信：“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做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头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sup>①</sup>

## 一、列宁对待民粹主义态度的演变

为了清楚地揭示列宁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的历史环境中去。

19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理想的幻灭，震动了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也使得俄国思想文化界一度陷入迷途的境地。俄罗斯向何处去？是继续发动革命，还是与政权和解？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民政治上极端保守的情况下，哪个阶级能够承担革命的使命？这一系列问题是摆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重要问题，也是导致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再次产生政治分野的关键问题。

列宁登上历史舞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问题。就这一问题，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大讨论。此时的民粹主义已经从革命民粹主义向着自由民粹主义转变。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以前民粹主义理论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那么到了列宁登上历史舞台的90年代，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版，第301页。

俄国近代工业体系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最新的垄断和落后的农奴制并存，这个时候再来谈论利用公社直接到达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所以，列宁认为在俄国“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扫清封建残余”<sup>①</sup>。和民粹主义理论相反，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同西欧一样，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只有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即机器大工业”才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具备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低级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sup>②</sup>。俄国是个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让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然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等到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才有可能，“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sup>③</sup>。同样，俄国的民主革命要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它的胜利将成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它才会促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开辟西欧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而欧洲社会主义又反过来援助俄国。

在列宁看来，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是俄国生活的基本背景，根本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这一段时间由于列宁希望沿着马克思的“铁的必然性”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思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673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2页。

想和民粹主义思想不一致，而民粹主义影响在当时俄国思想界占绝对主流地位，列宁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想夺取思想阵地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所以年轻的列宁首先与合法马克思主义携手批判民粹主义。列宁激烈批判民粹主义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在1900年开始的政治斗争中，由民粹主义组建的社会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社会革命党坚持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认为这种斗争严重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列宁登上历史舞台的1893年发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开始，到1905年，列宁的文章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篇文章论证了商品经济已经占统治地位，村社农民已经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批判了民粹主义认为村社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基础的理论。《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针对民粹主义，认为人民大众日益贫穷，市场有完全停滞的趋势，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列宁详尽地分析了分工使市场形成，人民的贫穷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则主要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把民粹主义定义为“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sup>①</sup>。《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则认为民粹主义是小生产的代表。1895年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里，列宁把19世纪60年代的具有启蒙遗产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对农奴制充满强烈的仇恨；二是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三是启蒙者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列宁认为第三个特征是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02页。

的东西。”<sup>①</sup>接着，列宁对民粹派特征作了这样的归纳：“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sup>②</sup>“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sup>③</sup>“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越出轨道’。”<sup>④</sup>列宁认为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毫不相干，“遗产的代表者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sup>⑤</sup>。

综观列宁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列宁所做的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移植到俄国，没有结合俄国自身的特点，不仅如此，列宁反而把坚持俄国特殊性的民粹主义当作不可继承的遗产加以抛弃。列宁的理论核心只有一个，即俄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性，只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遵循“铁的必然性”。列宁坚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的观点，也即是1867年以前的马克思。至于马克思晚年写给查苏里奇的信及其草稿，发表于1924年，列宁毕生都不知道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俄国土地所有制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和马克思晚年思想相左。实际上，作为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列宁从来都没有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教条加以接受，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sup>⑥</sup>

早年的列宁为了革命的需要，批判民粹主义，在《人民之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395页。

② 同上书，第40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405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775页。

友》中人为地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民粹主义的先驱从民粹主义中剥离出来，从而降低民粹主义应有的价值，否认自己继承了民粹主义的任何东西。但是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任何人都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完全割裂。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书中，这样评价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者试图建立一种与民粹主义相反的革命运动。一旦工业化终于迈出了实验性的第一步，有望打破俄国停滞不前的外壳时，他们便转向产业工人。但是，尽管他们否定了19世纪的革命运动，并嘲弄它的代表人物是反科学的、浪漫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其实他们无法拒绝自己这份如此独特的遗产。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斯基以及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是赫尔岑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主义者的合法继承人。即使他们的纲领和倾向与前辈有别，他们仍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也表现出知识阶层的长期性问题，也共享着其批判和拒绝传统的荣誉。”<sup>①</sup>

的确，列宁早年虽然批判俄国民粹主义，但他不能割断自己和俄国历史文化的联系。在所有的民粹主义者中，列宁自己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的影响最大，但为了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民粹主义中分离，仅仅把他当成启蒙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启迪着列宁。实际上，列宁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不仅自己也写了《怎么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一生都是以《怎么办》小说中主人公拉赫梅托夫为榜样的。

从1905年开始，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他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有了改变。1895年他写作《俄

---

<sup>①</sup>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认为俄国在农业中占优势的是资本主义地主农业，俄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列宁得出这个结论，笔者认为更多的是从革命角度出发：必须首先让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然后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到1907年前后，列宁修改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sup>①</sup>“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些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sup>②</sup>他对俄国国情的判断实际上和民粹主义的分析完全一致。

其次，他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民粹主义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民主和反资本主义。1907年，列宁批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粹主义的错误态度。“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主义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sup>③</sup>文章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理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作了目光短浅的非历史性的评价。他认为民粹主义理论包含着那个时代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在《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列宁赞扬民粹主义，称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是“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390页。

② 同上书，第388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203页。

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了社会主义”<sup>①</sup>。1912年，列宁首先发表了《纪念赫尔岑》，后发表了《两种乌托邦》，对民粹主义进行高度评价。“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们”<sup>②</sup>。民粹派虽然是乌托邦，但他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他们是“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sup>③</sup>。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sup>④</sup>。“民粹派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sup>⑤</sup>“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sup>⑥</sup>

从把民粹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认为它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到承认他们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列宁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5年，列宁开始考虑落后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问题。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

①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289页。

③ 同上书，第299页。

④ 同上书，第300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301页。

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sup>①</sup>。实际上，他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有所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次提出“一国胜利论”。1916年9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条件下也只能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sup>②</sup>

20世纪初，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一直没有充分发展，但它成为了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就为俄国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终于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走向了社会主义。后来，普列汉诺夫和苏汉诺夫等人认为，在经济上落后、无产阶级在居民中只占少数的国家里，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考茨基甚至把十月革命比喻成早产儿。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规律。列宁在最后之作《论我国革命》中指出：“他们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sup>③</sup>“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的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554页。

② 同上书，第722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775页。

(从世界历史的总的进程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的。”<sup>①</sup>“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sup>②</sup>

在这一时期,列宁承认俄国社会发展具有和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特殊性,从这一特殊性出发,列宁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

## 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民粹主义的“跨越论”的异同

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迄今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从它胜利的那天起直到今天一直是俄罗斯和西方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和“路标派”代表人物一致认为,列宁是民粹主义的合法继承者,而正统的苏联学者则认为民粹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死敌。

笔者认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民粹主义思想既有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具体来说:

首先,从两者的理论基础看,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俄国具有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和公社制度。俄国公社不同于古代按照血缘关系建立的,而是按照地域关系建立的。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具有集体主义的传统,适合社会主义。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有独特的公社,可以在利用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列宁也强调俄国落后,认为落后的俄国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有其特殊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处断裂,由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77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776页。

最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赫克认为：“列宁和他的革命党人继承了这些传统（民粹主义），虽然他们在社会哲学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相信，俄国不需要通过资本主义阶段，能够跳过它，把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古代农民公社直接衔接起来。他们认为，俄国统治阶级是微弱的，作为资本主义脊梁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因此，甚至微小的，然而完全革命的、有阶级意识、引导得法和组织精良的无产阶级，就能轻易战胜贵族和资产阶级，而且，凭借建立临时的专政，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组政府和社会秩序，并建立共产主义类型的文明。受到这些信念的激励，趁沙皇制度垮台后的混乱，列宁夺取了政权。”<sup>①</sup>

其次，从理论的出发点看，民粹主义的理论视角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俄国。民粹主义的创立者像赫尔岑、巴枯宁等人都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亲历者，他们既理解俄国的国情，也了解资本主义的苦难。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在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展示了其惨无人道的一面以后，在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条件下，民粹主义的理论家既结合本国国情，又参考世界历史领域最先进的成果，提出利用农村公社直接绕过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列宁十月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也是考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强调东方和西方生产力发展的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平衡必然导致在其最薄弱处断裂。

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列宁和民粹主义都没有把“铁的必然性”当作“一般历史哲学”到处套用。虽然民粹主义思想家很尊重马克思，多次征求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意见（这从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晚年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提出社会发展具体道路多样性的思想。但是，

<sup>①</sup>（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他们还是坚持从自己国情出发，把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最后并没有结出果实）。列宁在1915年后也不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当作每一个国家必须经历的固定模式。列宁在批判苏哈诺夫时说：“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的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的进程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的。”<sup>①</sup>“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者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sup>②</sup>

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看到列宁和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在俄国发展达到西方发展程度之前，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可能吗？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胜利之前，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获胜可能吗？列宁以自己的行动对民粹主义的这两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列宁与民粹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

民粹主义强调村社的落后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列宁则认为仅仅是落后并不能导致俄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才能指导俄国革命胜利；民粹主义强调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天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农民。列宁则依靠的是俄国刚刚兴起的产业工人（尽管这些所谓的产业工人也是刚刚脱下农民服装）；民粹主义提出的是在农村村社基础上的直接跨越，而列宁的跨越则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基础而又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实现的；民粹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776页。

② 同上。

义提出的是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列宁十月革命跨越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

列宁和民粹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民粹主义从本质上属于伦理社会主义，他们继承了康德的道德伦理学，即从所谓“善的意志”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资本主义邪恶，应当绕过这个阶段直接走向美好的社会主义。从这样的先验的假设设想未来的社会制度，最终不免流于唯心主义的乌托邦。针对民粹主义“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sup>①</sup>，列宁详细研究了俄国经济如何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搞清了俄国19世纪末期的俄国国情。列宁在谈到自己研究、探索的起点时说过，应当把研究起点“从‘可能’和‘应当’这种毫无裨益的臆测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正是及时从俄国不断发展的现状入手，列宁高于民粹主义，为研究俄国未来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了列宁的伟大，同样也证明了民粹主义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86页。

## 第六章

### 民粹主义的评价及其当代意义

---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俄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运动，但是长期以来它不是被苏联学术界所歪曲，就是被西方社会科学界遗忘。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派别，竟然既遭到保守势力的批驳，也受到激进思想的讨伐，而这种批判从地域上说既有来自俄国自身的，也有来自西方的。在民粹主义问题上，左中右基本上达到了一致的共识，即：“民粹主义是一种无组织的道德上的愤慨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是一种糊弄农民的乌托邦，是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混淆一个落后国家处于封建社会的终结、资本主义开始这样一个阶段的产物。”<sup>①</sup>

综观这几年我国学术界对民粹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的评价基本囿于列宁的评价框架之内。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第一代继承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既未读过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标志着马克思理论成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没

---

<sup>①</sup>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viii.

有听说过马克思晚年还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设想。<sup>①</sup>可想而知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我们应该否认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民粹主义在历史观理论和实践的作用，有可能作出重新评价。

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精神对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反映。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在面对现代工业的冲击，力图维护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一致性时，寻求更道德、更公平、更正义的理想社会的一种尝试。他们的思想反映了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主流，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 第一节 苏联对民粹主义评价的变迁

对民粹主义的评价在苏联历史上几经沉浮。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是意识形态领域被保守的思想家们所占据的时候，他们竭力说服社会舆论相信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的哲学思想遗产是毫无哲学趣味、缺少独创性和独立性的东西。

为了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斗争的需要，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界开始了对俄国哲学史上激进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俄国解放运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先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流派感兴趣。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是19世纪20年代社会思想史和革命运动史领域中研究的主要课题。他们首先开始了对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70年代革命者的泰斗们的一些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开始用“19世纪俄罗斯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0页。

激进哲学家”或“俄罗斯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哲学”来命名自己的研究对象。列宁的《纪念赫尔岑》一文被用来作为评价赫尔岑哲学观点的主要依据。列宁对赫尔岑的评价，认为他是俄国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几乎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其作为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身份被列宁有意地遮蔽了。这一评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的书刊中被广泛引用。

对俄国哲学影响最大的还有普列汉诺夫，在普列汉诺夫方法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有关19世纪俄罗斯进步哲学发展的性质和主要倾向的最一般的概念。他们认为俄国重复了西欧发展的某些阶段，俄罗斯思想体现了欧洲思想的最本质的方面。从这一思想出发，俄罗斯的先进思想都被解释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黑格尔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费尔巴哈主义”，皮萨列夫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都被看作是俄国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被接受和得到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学者研究民粹主义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们力图证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先进理论。学者们认为民粹主义早期理论家的唯物主义水平已经达到俄国的最高形式。但是到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开始发生了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取代唯物主义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粹主义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民粹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关注其优势的方面，关注那些分析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相似和一定思想继承性的思想。但是，在研究中发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为了彻底摧毁民粹主义，苏联学术界把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中剥离，认为民粹主义只有两个发展阶段。根

据 1983 年我国翻译的《俄国民粹派文选》一书的前言可以看到苏联对民粹主义的评价：“根据列宁的分析，民粹主义可以分成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革命的民粹主义即旧民粹主义，它在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地位。到了八九十年代，民粹主义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由民粹主义占了上峰。”<sup>①</sup> 苏联学界认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仅仅提出了民粹派的理论，并不属于民粹派。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苏联哲学家面临的任务是正确阐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民主主义思想家与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学者们研究的指南就是列宁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30 年代后半期苏联哲学界开始了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但是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这样一个提法，“民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sup>②</sup> 这种属于扣帽子、打棍子式的做法，和学术研究大相径庭，没有真正反映民粹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没有考虑到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实际历史实情，他们之间不仅有对抗和斗争，还有个人的友情，有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等等方面的关系。

三四十年代俄国的这些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是在俄国哲学史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沿着这条思路，苏联的哲学家们一边倒地为民粹主义的创始人普遍评价很高，而对经典的民粹主义思想家评价过低，他们甚至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比如民粹主义中发表文章最多、影响时间最大的米海洛夫斯基在苏联哲学史上长期处于被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前言。

<sup>②</sup> （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9 页。

遗忘的地位。

50~70年代苏联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的作品，深化了人们对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解。

70年代开始了对19世纪40~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七八十年代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的研究，注意了这样的事实，即民粹主义的发展是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俄国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40~6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过一定影响，许多民粹主义者试图在马克思那里为自己的观点找到理论依据。<sup>①</sup>

八九十年代，苏联哲学界进入思想多元化时期，基本不用哲学的党性来衡量民粹主义，关注的热点集中在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莫斯科大学教授基诺夫来中大讲学时，笔者请教）。

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大起大落本是俄罗斯历史状况的折射，作为一个外国人来研究民粹主义，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利之处在于我们很难沉淀到俄罗斯的历史中来理解民粹主义。

无论如何，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有那么一批人，其中有许多真正的天才，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安然走向绞刑架，走向流放地和囚牢，脱离家庭、财富和官位，甚至脱离心爱的科学和艺术的精神财富。这些自愿为革命为信仰牺牲的殉难者，他们的精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他们的状况通过肯南（Kennan 美国记者，曾于19世纪80年代访问过俄国苦役监狱和政治流放地，后来在《西伯利亚与流放》中描写了自己的印象）的书为全世界所知晓，他们英雄主义的精神感染着

<sup>①</sup>（俄）B.E. 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10~552页。

欧洲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直接点燃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无论如何，这些观点的伟大意义不能被仅仅降低为档案的价值。俄国民粹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被 20 世纪的人们普遍认可。马克思给查苏里奇信的草稿是处理这一问题的第一次重要的尝试。”<sup>①</sup> 我们发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时发展问题，特别是提到了落后国家发展的优势。在文化的接触中，在先进国家的示范下，落后国家可以缩短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就是说，可以克服落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这就是俄国民粹主义提出的引起马克思注意的问题。虽然他们的预测基本上是理论性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他们的思想是 19 世纪社会思想史上最有一个片断。

民粹主义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民粹主义者尼古拉索夫这样说：“资本的世界有一种声音，这是一种威严的预测，一个猛烈的话语战争正在进行，但在俄国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种远古时代的和平。”<sup>②</sup> 民粹主义运动在 19 世纪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往往浸润着民粹主义的思想。毫不夸张地说，民粹主义精神不仅仅是俄国的瑰宝，在今天它已经超出国界，它属于整个世界。

民粹主义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

① (俄)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②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by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pxxvi.

## 第二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当代价值

### 一、批判精神

民粹主义精神里的最重要特质就是他们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些受过教育的俄国知识分子，深深地受到康德、黑格尔批判哲学的影响，对所有一切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为著名。

#### (一) 对民粹主义批判理论的评价

作为民粹主义经典代表的拉甫洛夫，在其著名的《历史信札》里解释了民粹主义的批判内涵，说：“个人只有通过现实的批判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对现实世界，即对自然界的批判，向人表明自己和别人活动的不可逾越的范围，表明那些若加反对必将陷于荒谬的必然规律。对现实的过去，即对历史的批判，使人充分认识他和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立足于其上的必然基础，一个容许实行变革的基础，不过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按其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个基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使人学会把对进步具有独立意愿的人与靠别人思想生活和拥护反动的人区分开来，使人学会区分主要的恶事和次要的恶事，区分今天的问题和可以留待明天解决的问题。对现实的批判，可以使人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并且

既不自我贬低也不妄自尊大地确定自己的活动。”<sup>①</sup>

我们知道，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民粹主义思想家并不是第一人，前有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有俄国思想家。总体而言，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但毋庸讳言，他们的批判大多要么流于对资本主义的现象世界的批判，要么成为情绪的发泄，往往表现为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与他们的批判相比，俄国的民粹主义的批判有其特色：

(1) 他们并不囿于某一个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而引发正义的谴责和理想世界的呼唤。他们与马克思生活在同时代，马克思理论的光辉如一束“普照的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理论家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来分析俄国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同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2)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民粹主义思想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破产，看到了英国的“羊吃人”，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虚伪，他们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比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文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思考时，考虑到怎样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西欧的农业也将发展到这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上，生产将因机器的采用和其他方法的采用而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加强。”<sup>①</sup>对西欧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赞扬在乌里扬诺夫文章里，在赫尔岑的文章里，甚至在拉甫洛夫的文章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3) 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立足于伦理道德的角度，但批判的视角却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伦理的、哲学的，又包括文化的和人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就可以明了。列宁从登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对民粹主义进行批判，他的批判围绕着民粹主义理论的内容也是全方位的。从1893年他发表第一篇《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起到1905年对民粹主义态度转变为止，列宁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主要有：《论所谓市场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纪念赫尔岑》、《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评经济浪漫主义》、《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宣战》、《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惶失措的民粹主义》等。

(4) 民粹主义思想家批判的思路，既以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利益为主旨，又以个体的自由为旨归，力图建立一个个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强国，反映了其独特的集东方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文明的精粹为一体的俄罗斯哲学方法。

---

<sup>①</sup> (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1960年俄文版，第3卷，第270页；转引自《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1页。

## (二) 民粹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韦伯曾预言，以理性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必将导致人对人的统治制度，断言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消除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社会主义的希望。民粹主义思想家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从崇拜到批判，进而找到了克服资本主义的良药——社会主义。

俄国的知识分子是那些生活在符号系统的人们，他们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树立了道德楷模。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形象地称他们为“理念人”。他们即使在流放途中，在监狱的狭小世界里，也可以通过种种信息媒介去了解外界，以自己内心固有的“理想国”作为参照系，来批判社会现实。正是从民粹主义开始，人们赋予知识分子以“崇高”，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是以拥有知识的多少，而是以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来判断。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应该从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历程中获得启示、引起思考。首先，我们应该把道德和责任引入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建基于超常的道德观之上。在现代社会中，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得知识分子视觉变得狭小，加上市场经济下，对个人价值的评价系统发生了转向，个人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对社会对人民的关注和热爱，而是取决于个人专业水平的高低。在这种物化的社会里，保持对社会、对人民的深切关怀确实不容易做到，这需要知识分子高度的道德感，继续保持我们既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操。

现实是严峻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市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清醒的状态，必须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统治、人身依附和不平等一旦与中国内部的权利与金钱控制结合，必将加剧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贫富不均、权力膨胀，加剧

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一种真正安全、合理、民主、正义和幸福的社会理想去批判和改造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真正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来，必须像民粹主义思想家那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高扬批判精神，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作用。

## 二、理想主义精神

### （一）对民粹主义理想主义精神的评价

理想主义英文为 *idealism*，也可翻译为“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唯心主义只是在本体论范围内有意义，但在本书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意义，即“理想主义”。

众所周知，民粹主义思想家大都是唯心主义者，但是本书更想强调的是，他们还是理想主义者，是为了理想不惜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战士。当民粹主义在俄国大地风起云涌之时，上上下下许多人不能理解他们。莫斯科的一位将军这样评价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我可以理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因为通过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俄国的贵族们所进行的这场丢失自己权力的运动。”<sup>①</sup> 这种困惑既是对十二月党人的，也完全可以用在民粹主义思想家身上。民粹主义思想家许多是衣食无忧的贵族和平民。“为什么”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社会公平、公正、平等、自由、高尚的理想，这就是体现在民粹主义身上的理想主义。

---

<sup>①</sup> James H. Billington, *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i.

马克思高度评价民粹主义为祖国勇于献身的精神。马克思在1876年给拉甫洛夫的信里高度赞扬他。“祝贺您在最近一期《前进!》上发表的关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激情的社论。这不仅仅是一篇杰作,而首先是道义上的大无畏行为。”<sup>①</sup>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关系》一文中,也高度评价民粹主义为理想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农民公社神奇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连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未能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了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精神使沙皇政府也不得不考虑一下投降的可能性和投降的条件。”<sup>②</sup>

我们承认民粹主义思想家在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偏离了现实,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俄国社会孕育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将会延长,俄国思想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将很漫长。俄国民粹派们描述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为了批判丑恶的资本主义现实,当多数人陶醉于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的物质生活时,他们却发现其中存在难以容忍的丑恶;他们在封建专制的废墟上看到明天社会主义的希望,在暗淡中看到辉煌。因此,他们保持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力图指明俄国现实社会的航向。虽然这种努力往往被人们称为乌托邦,甚至被愚昧的农民告密从而走上了流放地和刑场。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一群像俄国民粹派那样有“乌托邦”情结的知识分子,那么它的社会就不能健康发展。冯友兰先生的话被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57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第508页。

作民粹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评价：“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sup>①</sup>

康德有对理想主义的经典描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可以寻找到一个普遍的标准，使我们可以描述人类理智的基本结构，并把这种结构同所有其他可能的认知方式区别开来。他得出结论：知性不可避免地要在事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分。正是人类这种特征规定了人在普遍的存在系列中的地位。现实与可能只能是作为人特有的存在的一个特征，低于人的存在的动物囿于感观知觉的世界之中，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另一方面，超人的智慧和神的心灵，则根本不知道什么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它所构想的一切都是现实的。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可能发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被当成是纯粹想象的尽善尽美境界的一个显著例证。它已经成了一个绰号，专用来指那些好作空想的思想家头脑中的想法。……然而，我们最好还是竭力去弄懂它，亲自搞清它的真实含义，而不要借口说它是不可实现的而将其视为无用，弃若敝屣，这种借口是卑下而有害的。……因为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最有害最无价值的事情莫过于庸俗地诉诸于所谓（与理想）相反的经验了。”<sup>②</sup> 在柏拉图之后，一切已经形成的近代伦理政治理论，都表达了对一种可能性的追求。当托马斯·莫尔写他的《乌托邦》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292页。

②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页。

时，他用的书名本身已经表达了这种看法。“乌托邦”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非在的概念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孕育出马克思主义这种“定在”的理论。它表明“伦理思想的本性和特征决不是谦卑地接受‘给予’。伦理的世界决不是给予的，而是永远在制造之中”<sup>①</sup>。伟大的歌德也说过：“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sup>②</sup>

## （二）理想主义的当代价值

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理想主义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人们普遍把理想主义精神拒斥为“乌托邦”精神。但实际上，这就是人们为之敬叹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是东方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情操，就是俄国民粹主义文化的精髓，是民粹主义留给全世界所有人的珍贵的思想遗产。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大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要使自己生活有别于动物，要建立自由、正义和美好的社会。这种美好的向往激励着人们去奋斗，去抗争，去创造，而人类美好的未来就在人类自己对理想的奋斗和追求中实现，这就是历史的崇高目标和伟大意义。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知识分子应该超越个体生存去思考社会人生，除了在知识学理上探讨问题以外，更重要的应该是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人，知识分子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当下生活的满足。“不管是站在哪一种实际的政治立场或知识立场，作为一个知识

<sup>①</sup>（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sup>②</sup>（德）歌德：《歌德全集》（魏玛版）第47卷第2部分，第142页；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分子，他必须关心他生活于其中之社会的规范问题，关心他直接利益与经验以外之意义符号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对这类问题之创造性、批判性思考传统的守护者，因而他基本上是守护知性生活之伦理的道德家。……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接受时代的召唤，……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他代表了社会的良心。”<sup>①</sup>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唯心主义及极左思潮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但如若因此而陷入拒斥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之境地，走向另一极端，那么危害可能更大。这是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误解。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极不如其人意之现象，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一个秩序和谐、进步繁荣的现代化强国，离不开理想主义的张扬。

### 三、俄国民粹主义人民宗教意识的再评价

民粹主义思想家所崇拜的上帝是人民，把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理想化，是民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以为哪个人有掌握这些真理的特权，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认为群众应当通过这些特权人物学会掌握这些真理。”<sup>②</sup> 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托尔斯泰说过：“如果资产者和贵族希望得救就让他们变成农民吧，因为惟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正义在于农民不剥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们亲手给自己盖房屋、亲手做鞋子和缝衣服、亲手养活自己。（那是）人

<sup>①</sup> 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页。

<sup>②</sup>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6页。

类本源的、最初的崇高精神。”<sup>①</sup>

民粹主义思想家在对人民的崇拜发展到顶点，和俄国国教东正教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原罪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他们看到了俄国社会的不公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他们自己则恰恰是特权阶层的一员，这和他们所拥有的世界观发生了矛盾，于是，在民粹主义中形成了一种负罪感，他们觉得自己不劳而获，是对人民负债，他们有责任把这个世界颠倒过来。

首先，我们承认民粹主义思想家对人民的态度，是东正教的原罪说的变种，就是一种宗教精神。

其次，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人民的崇拜与奉献，实际上是历史的进步，“表现出了新知识阶层道德上的一种觉醒——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腐朽社会的憎恶”。<sup>②</sup>

再次，这种世俗原罪意识，可以产生对社会极为有利的影响。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种意识的激励下，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这种观念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无论是共产党国家还是其他社会制度，对这样的思想意识都可能给予高度评价。

19世纪的俄国是个农业国家，既没有马克思赞扬的产业工人存在，也没有近似于西方的市民阶层，新思想、新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从启蒙中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摧毁旧的封建农奴制度，能够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只能是人民大众——农民。如果他们不依靠人数众多的农民，他们将无法在俄国存在。后来，当他们被无知的农民出卖，走向断头台时，他们意识到农民和他们的想象差得很远，于是，他们只得依靠自己，走

<sup>①</sup>（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转引自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sup>②</sup>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向了恐怖主义的暗杀活动。

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始源于俄国民粹主义，他们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弱势群体农民呐喊，构成了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最强音。对农民的关注，甚至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农民学”在民粹主义的直接影响下诞生了。“农民学（peasantology）一词作为术语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作为一门学问，国外一般将其归源于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学者A. B. 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sup>①</sup>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应该构成其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可以说，谁把握了中国农民，谁就把握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新中国就是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靠着农民的车轮滚滚，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我们对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造成了时至今日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

---

<sup>①</sup>（美）J.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 附 录

---

### 民粹主义思想家简介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Herzen Aleksandr Ivanovich, 1812—1870）：最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民粹主义思潮的奠基者，激进的新闻记者和传记作家。是一个富有贵族的私生子。进入莫斯科大学后，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崇拜者。1846年离开俄国后从此没有再回到自己的祖国。1848年参加法国革命。由于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罪恶，首先提出利用俄国特殊的社会形式即农村公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赫尔岑在伦敦出版进步刊物《北极星》和《钟声》，偷运入俄国，在俄国解放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著作是自传《往事与随想》。

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 1811—1848）：是一个医生的儿子。文学批评家，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现实主义美学的创始人，社会学家和文学史家。1928年完成中学教育被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录取，但在1832年被开除。不久他开始进入斯坦凯维奇的文学和哲学圈子，且为《望远镜》和《莫斯科观察者》两份刊物积极工作。几年后他到圣彼得堡，成为被当作民粹主义喉舌的《祖国纪事》杂志的领导人。他使《祖国纪事》变成了俄国出版界中最出色的杂志。1847年成为《当代人》杂志领头人。其著名文章《给果戈理的信》表达了他对农奴制的抗议。最好的制度是社会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就得通过政变，通过农民革命。他无条件地认为农民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和最可靠的

办法。

巴枯宁 (Bakunin Mikhail Alexandrovich, 1814—1876): 俄国革命家, 民粹主义者, 欧洲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出生于贵族家庭, 毕业于圣彼得堡炮兵学校。1840 年离开俄国, 由于参加德国德累斯顿的革命被遣送回俄国, 并遭逮捕, 被判入狱 6 年, 后被流放西伯利亚。1861 年他从流放地逃到国外, 加入第一国际, 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同盟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872 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籍。巴枯宁的著作《国家和无政府》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的青年。他鼓动、劝说许多知识分子到民间去, 由此形成了 1870 年中期的一股“到民间去”的潮流。

车尔尼雪夫斯基 (Chernyshevskii, Nikolai Gavrilovich, 1828—1899): 民粹主义中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作家、记者、平民知识分子、最卓越的革命家。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 他首先进入萨拉托夫神学院学习, 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学习。1855 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硕士论文《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他最主要的贡献是从 1850 年到 1862 年做《当代人》杂志记者, 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杂志的领导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为著名的民粹主义的创立者和传播者。1860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高峰, 他成了俄国唯物主义派的领袖。1862 年他由于一个虚假的指控遭到逮捕, 1864 年被判 7 年劳役及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一段时间他写出了影响俄国几代革命者的小说《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逮捕、监禁和流放中度过了后半生。

甫洛罗夫斯基 (Beuvi, VASIL 'EVICH, 1829—1918): 民粹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喀山大学一个教授的儿子。1849 年他从喀山大学毕业, 在司法部担任行政官员, 由于谴责 1862 年的农民解放的不彻底, 遭到开除并被关在精神病院, 后两次入狱。

1862年12月，他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在流放中写了让他扬名于世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称他为严肃的观察家、勇敢的劳动者、公正的评论家、杰出的艺术家。

丹尼尔逊 (Adasnielson, Nikolai Frantsevich, 1844—1918)：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人。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由于涉及“涅恰耶夫事件”，1870年遭逮捕。在1870年到1880年间，他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代表。他长时间和马克思有着通信来往，马克思力劝他写成《俄国经济改革概要》。丹尼尔逊相信如果国家可以统一工业和农业，那么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可以完成劳动的社会化。丹尼尔逊的观点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批评。

拉甫洛夫 (Lavrov, Petr Lavrovich, 1823—1900)：最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和作家。毕业于圣彼得堡炮兵学校，后来在这所学校担任数学教授。他在1870年写成的《历史信札》里号召有批评思想的少数人偿还对大多数人民的债务。他这本书影响了1870年到1880年“到民间去”的运动。他还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逃到国外后出版杂志《前进》以及与人合作出版《民意党人先驱报》。提出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为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参加了第一国际，参加了巴黎公社，成为第二国际的创立者。自从1871年遇见马克思以后，他们建立了长时期的革命友谊。

洛帕亭 (Lotatin, German Aleksandrovich, 1845—1918)：在1870年到1880年最为积极的革命活动家之一。是个官僚的儿子，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积极广泛地传播民粹主义思想。在伦敦建立了和马克思的私人友谊。是首先将《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人。他是第一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协助马克思和巴枯宁作斗争。由于1879年试图组织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逃跑而被逮捕。在1881年到1882年大逮捕之后，着手复兴民意党组织，

成为它的新的领导人。他于 1884 年被逮捕判死刑，后减为终身监禁。

米海洛夫斯基 (Mikhailovskii, Bikolai Konstantinovich, 1842—1904)：重要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作家和新闻记者。出生于贵族家庭，毕业于圣彼得堡矿业机械学院。民粹主义最有影响的杂志《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主编。提出“主观社会学”理论。同情和帮助民意党人。民粹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被列宁当作靶子批判。

特卡乔夫 (Tkachev, Petr Nikitich, 1844—1885)：是革命活动家，同时也是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俄国雅各宾派代表人物。出身于贵族家庭，1861 年参加学生骚乱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1869 年被捕判刑，1873 年流亡国外。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实现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通过密谋来进行。特卡乔夫在 1874 年 4 月出版了《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一书，鼓吹不应该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而应该立刻进行革命。革命不应该依靠人民，而应该依靠少数革命家。1875 年，特卡乔夫写了封《致恩格斯的公开信》，认为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照搬进俄国，俄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他的论点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激烈批判。学界对特卡乔夫评价不一，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他是列宁思想的直接先驱。

乌里扬诺夫 (Ulianov, Aleksandr LL 'ich, 1866—1887)：民粹主义革命家，复兴民意党的领导者。列宁的哥哥，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在学校他成为民意党学生支部的主要负责人。1887 年由于计划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泄密，被判死刑。

查苏里奇 (Vera Ivanovna, 1849—1919)：民粹主义思想家，革命活动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78 年因枪杀圣彼得堡市长而失去自由，在一次大赦中被释放。她参加普列汉诺夫的“黑土平分”社，后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建立了“劳动解放”社。她给马克

思写信要求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的土地制度的前途作出回答。马克思四易其稿，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普列汉诺夫 (Plekhanov Georgi Valentinovich, 1856—1918): 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出生于一个退职上尉、小地主家庭。学生时代崇拜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874年进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1875年与民粹主义建立联系，1876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877年加人民粹主义组织，成为“土地和自由”社的积极分子。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他领导“土地平分”社。1883年和民粹主义决裂，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第二国际的创建人之一，最终加入孟什维克。

## 主要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82 年俄文版序言.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马克思. 资本论 1867 年第一版序言.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马克思. 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马克思恩格斯. 神圣家族.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16 马克思. 1853 年 6 月 2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17 恩格斯. 1853 年 6 月 6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18 马克思. 1863 年 6 月 14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19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草稿.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0 马克思. 1869 年 10 月 23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21 马克思. 1870 年 6 月 27 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22 马克思. 1871 年 1 月 21 日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23 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6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24 马克思. 1871 年 2 月 4 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25 马克思. 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6 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稿.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27 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28 马克思. 1881年4月11日给燕妮·龙格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29 马克思. 1870年2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30 马克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31 马克思.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北京: 中央编译局, 1996
- 32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33 列宁选集(1—4卷). 第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4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见: 列宁选集(第1卷). 第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5 列宁.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见: 列宁选集(第1卷). 第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6 列宁.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见: 列宁选集(第1卷). 第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7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见: 列宁选集(第1卷). 第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8 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见: 列宁选集(第1卷). 第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9 列宁.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见: 列宁选集 (第 1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0 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见: 列宁选集 (第 1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1 列宁. 纪念赫尔岑. 见: 列宁选集 (第 2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2 列宁. 两种乌托邦. 见: 列宁选集 (第 2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3 列宁. 论欧洲联邦口号. 见: 列宁选集 (第 2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4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见: 列宁选集 (第 2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5 列宁.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见: 列宁选集 (第 2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6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见: 列宁选集 (第 2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7 列宁. 论我国革命. 见: 列宁选集 (第 4 卷).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8 列宁. 论所谓市场问题. 见: 列宁全集 (第 1 卷).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49 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见: 列宁全集 (第 16 卷).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50 列宁.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见: 列宁全集 (第 9 卷).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51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 见: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52 列宁. 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 见: 列宁全集 (第 41 卷). 第

-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53 (俄)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54 (苏) B. A. 马里宁. 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55 (苏) B·E·叶夫格拉弗夫主编. 苏联哲学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56 (俄) H. O. 洛斯基. 俄国哲学史.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57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58 (俄) 普列汉诺夫. 我们的意见分歧. 见: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
- 59 (俄) 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见: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
- 60 (俄) 普列汉诺夫.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见: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 61 (苏) 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62 俄国哲学史论文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63 俄国民粹主义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64 最新哲学百科全书. 莫斯科, 思想出版社, 2001
- 65 (俄) 弗列罗夫斯基.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66 (英) 爱德华·哈里特·卡尔. 巴枯宁传.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67 (俄) Л. E. 塔塔里诺娃. 赫尔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68 (苏) Б. Б. 卡芬加乌兹, Н. И巴甫连科主编. 彼得一世

- 的改革（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69 （俄）H. II. 巴甫洛夫 - 西利万斯基。俄国封建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70 （苏）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71 （俄）普列汉诺夫。跨进 20 世纪的时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72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73 （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74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5 （俄）С. Н. 布尔加科夫。东正教 - 教会学说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6 （俄）叶夫多莫夫斯基。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77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78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
- 79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80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81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82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杭州：浙

- 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83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 自由的哲学.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84 (俄) БЛ·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思想.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85 (俄) БЛ·索洛维约夫. 神人类讲座.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86 (俄) БЛ·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与欧洲.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87 (俄) 尼·米·尼科利斯基. 俄国教会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88 (德) J. B. 默茨, (法) S. 薇依.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89 (美) 汤普逊. 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圣愚.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90 (英) 麦格拉斯. 基督教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91 (英) 汤因比.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92 (德) 卡尔·白舍客. 基督宗教伦理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93 (俄) 弗兰克. 社会的精神基础.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94 (俄) 弗兰克.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95 (俄) 赫克.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96 (德) 格奥尔格·西美尔. 宗教社会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97 (俄) 普列汉诺夫. 跨进 20 世纪的时候.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98 (英) 以赛亚·柏林. 俄国思想家.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99 (德) 罗莎·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100 (俄) 基斯嘉柯夫斯基. 路标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101 (德) 卡尔·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102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103 (美) J. 米格代尔. 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北京: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1996
- 104 (苏) 维·彼·沃尔金等. 论空想社会主义(下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2
- 105 (美) 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06 (法) 奥古斯特·科尔纽. 马克思的思想起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107 (俄) 弗拉基米尔·索罗维约夫. 神人类讲座.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108 (美) 巴林顿·摩尔.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109 (俄) 弗·洛斯基. 东正教神学导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10 (美) 悉尼·胡克. 历史中的英雄.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 111 (英)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 112 (美)保罗·约翰逊. 知识分子.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113 (德)威廉·狄尔泰. 历史中的意义.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114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 马克思的思想起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115 (法)马克·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116 李尚德. 苏联社会哲学研究.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
- 117 安启念. 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 118 安启念. 苏联哲学 70 年.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119 贾泽林. 当代苏联哲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20 刘嵘.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121 叶汝贤. 唯物史观发展史.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5
- 122 章海山. 当代道德的转型与建构.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 123 徐俊忠. 道德理想的解构与建构.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124 刘森林. 发展哲学引论.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125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第 15、16、17 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26 张百春.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127 孙正聿. 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 北京: 人民出版

- 社, 2002
- 128 曹维安. 俄国史新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29 张翼星. 列宁哲学神学的历史命运.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
- 130 商德文. 列宁经济思想发展史.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 131 李忠杰. 列宁主义论纲.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132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6、7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 133 中央党校课题组. 唯物史观新视野.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 134 潘逸阳. 农民主体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35 尹树广. 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36 叶险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 137 张云飞. 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38 刘怀玉, 张悦, 王友洛. 走出历史哲学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沉思.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139 张一兵. 走进马克思.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140 江丹林. 东方复兴之路.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 141 刘启良.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4
- 142 朱劲坚. 东方社会往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上海: 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1996
- 143 赵家祥, 丰子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44 吕世荣.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 出版社, 2001
- 145 杨耕. “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 146 刘祖熙. 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47 尹保云. 什么是现代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48 徐葆耕. 西方文学: 心灵的历史.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 149 文池. 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 150 贺来. 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 151 许俊达. 超越人本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152 王宇博等. 骁勇俄国人.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 153 乐峰. 东正教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54 姚海. 当代俄国.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155 陆南泉, 姜长斌. 苏联兴亡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56 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57 王增进. 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58 郑也夫. 知识分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59 孙成木, 刘祖熙, 李建. 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60 严建强, 王渊明. 西方历史哲学.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 161 杭之. 一苇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 162 于沛, 戴桂菊. 斯拉夫文明.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63 宋瑞芝. 俄罗斯精神.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 164 李伟. 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 (1)
- 165 Andrjet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y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 Notredame, Indiana. on press, 1958
- 166 Andrjet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 167 Arthru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legal popu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168 Avraham Yassour. The later Marx and the fate of the Russian OBSCINA. study in Soviet thought, 1987 (33) 3 - 17
- 169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Franco Venturi. Translated by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60
- 170 Frederick C. Copleston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1986
- 171 Frederick C. Copleston , S. J. Philosophy in Russian,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ve. University of Notredame, 1986
- 172 James H. Billington. 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 173 James M. Edie. Russian philosophy volume II. the Nihilists 'The Populists' Critics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1965
- 174 James M. Edie, James P. Scanlan, Mary - Barbara Zeldi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George L. Kline. Russian philosophy

- volume I, 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Philosophy , the Slavophiles and the Westernizers, 1965
- 175 James P. Scanlan. Russian thought after communism, the recovery of a philosophical heritage. 1994
- 176 Lynnvisson.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ranslated by Andrei Sinyavsky, 1997
- 177 Nicolas Berdyae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for the study communism and Marxism. 2nd ed. The 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 1966
- 178 RIASar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79 T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3
- 180 Valery A. Kuvakin. 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ries volume I, 1993
- 181 W. J. Leatherbarrow and D. C. Offord, Ardis, Ann Arbo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 1987
- 182 W. J. Leatherbarrow and D. C. Offord. A documentary history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Ardis, Ann Arbor, 1987
- 183 张建云. 跨世纪的争论, 几代人的思索——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评述.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 (4)
- 184 秦晖. 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学术界, 2002 (6)
- 185 方世南. 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多样性思想初探.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3 (4)
- 186 张建华. 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 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艰

- 难跋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1 (6)
- 187 曹维安. 俄国 1861 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6 (12)
- 188 曹维安. 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6 (6)
- 189 曹维安. 简论俄国的自由民粹派.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 190 向春阶. 俄国民粹派与马克思晚年探索. 湘潭大学学报, 1996 (4)
- 191 马龙闪.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几个问题. 史林, 2002 (2)
- 192 马龙闪. 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激进派的政治纲领. 东欧中亚研究, 2002 (6)
- 193 谷延方, 石凯霞. 关于民粹派评价的几个问题. 西伯利亚研究, 2002 (4)
- 194 郑祖铤. 马克思和民粹派关于俄国村社论述的比较研究. 史学月刊, 1997 (2)
- 195 古延方, 陈杰. 民粹派产生原因浅探. 西伯利亚研究, 1998 (6)
- 196 向春阶. 重评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 湘潭大学学报, 1997 (5)
- 197 戴桂菊. 俄罗斯东正教探源——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与后果. 世界宗教研究, 1998 (4)
- 198 雷永生. 宗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之关系探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8 (1)
- 199 金可溪. 俄罗斯的东正教伦理学. 江西社会科学, 1998 (3)
- 200 赵家祥. 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历史环境和前提条件. 教学与研究, 2001 (1)

- 201 姚海. 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及其根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3 (3)
- 202 王一多, 孟昭勤. 道德形而上学批判——评康德的伦理学. 天府新论, 1995 (5)
- 203 张建华. 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 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艰难跋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1 (6)
- 204 邹广文, 夏莹. 浪漫背后的现实——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回望. 东岳论丛, 1999, 20 (5)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

作者=

页数=235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绪言

## 第一章 俄国民粹主义概观

### 第一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概念

### 第二节 到民间去——自由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

## 第二章 俄国民粹主义背景文化

### 第一节 社会文化的孕育

#### 一、西风东渐

#### 二、18—19世纪俄国社会运动

#### 三、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

#### 四、俄罗斯民族特性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争启迪

####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三、法国启蒙运动

#### 四、德法的浪漫主义思潮

#### 五、德国古典哲学

## 第三章 宗教语境下的民粹主义

### 第一节 东正教文化

#### 一、从多神教走向东正教

#### 二、东正教的影响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和东正教精神的内在合一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路及其分析评价

### 第一节 “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村社

#### 一、俄国村社

#### 二、民粹主义发现“村社”

- 三、对民粹主义村社观的理解
- 第二节 革命的主力军——人民（农民）
  - 一、民粹主义的核心观念——人民（农民）
  - 二、民粹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分析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
  - 四、民粹主义晚期工人阶级作用观
- 第三节 一元多样的发展观
- 第四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
  - 一、“主观社会学”产生的原因、内涵、特点
  - 二、对“主观社会学”的评价
  - 三、对列宁批判“主观社会学”的思考
- 第五节 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 第六节 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
- 第七节 “英雄”和“群氓”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 第一节 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影响
    - 一、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的否定性评价
    - 二、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形成
  - 第三节 恩格斯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粹主义的态度本质一致
  - 第五节 列宁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
    - 一、列宁对待民粹主义态度的演变
    - 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民粹主义的“跨越论”的异同
- 第六章 民粹主义的评价及其当代意义
  - 第一节 苏联对民粹主义评价的变迁
  - 第二节 俄国民粹主义的当代价值
    - 一、批判精神

二、理想主义精神

三、俄国民粹主义人民宗教意识的再评价

附录 民粹主义思想家简介

主要参考文献